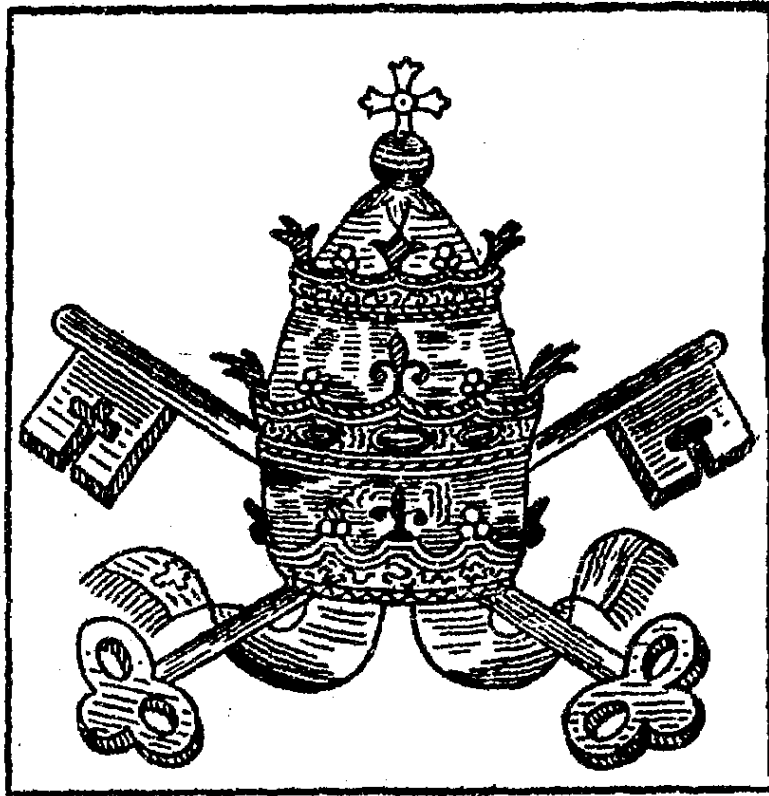


宗教比約第十

畢辣彌原著

周連墀譯



公教教育聯合會出版

畢辣彌原著
周連墀譯

教宗比約第十

公教教育聯合會出版



Deus repleat te omni benedictione.

Pius PP. X

必約第十序言

教宗比約十世寫給普世公教神職界說過：『我人雖自知不堪，不足以肩負管理統治全聖教會的職任，但以天主聖意所在，竟被擢為教宗。是以霄旰圖治，兢兢業業，整日地處心積慮，謀求良策，務使天下信眾，得獲神益而不致受任何損害』。（教宗比約十世致公教神職界訓誥書）。這幾句話，正可代表比約十世的全副精神；他不但任教宗位時，是那樣地誠懇認真，即他那一生的謙和仁愛，聖德超凡，也堪作後世修已成人的模範。

是的，比約十世的內修生活，委實令我人景仰欽佩。他自童年時，就迥異常人，他的本堂司鐸稱他是「本鄉中最高尚的人物」。在準備晉鐸的時期，他不但每次考試名列前茅，且又謹慎，表率眾人。他一生鍾愛神貧謙遜，即在樞機或教宗位上，亦不忘其幼年的儉僕生活。他的遺囑

上曾寫着：『朕生於貧窮，活於貧窮，今亦願死於貧窮。』。當他登教宗位之初，教廷宗譜委員會請命，是否尊封他的兩位令妹爲公爵夫人，或伯爵夫人。比約十世簡單的答說：應即稱爲『教宗的令妹』。

比約十世雖非貴族出身，而却不失爲聖教領袖。是在一九零三年八月中旬，比約十世登教宗位的最初時期，留居羅馬的各國使節團請見教宗。他們事先的疑問是：『這位教宗並非外交官出身，他對我們這職業式的外交官，將作何種態度，他的談吐如何？……』及至朝覲完畢，大家退出時，他們都不自禁地佩服比約十世的慈祥仁愛，而且又說不出他那吸引人心的所以然。的確：六十年來的沈思默靜，不停的對越上主，和他那與神聖爲伍的內修生活，並未曾稍減了他的謙恭，却使他毫無懼伏怯懦之態，而留給貴族紳衿們一種絕好的印象。

關於教宗比約十世的施政方針，當今教宗比約十二世說他『特殊維

持了公教教義的純潔，衛護了聖教會的自由權利和它的法典，培植了公教神職界和信眾的宗教內修生活』。我們都曉得：廿世紀的初年，現代主義的邪說橫行是比約十世給了它當頭一棒；是他根絕了各國元首干涉選舉教宗事宜的流弊；是他下令開始編輯公教現行的法典。至若提早兒童初領聖體的年齡，使勤領聖體的習慣普遍化，重整公教歌經和公教禮儀，這些，都仍該歸功於教宗比約十世。

還有一件事我們不可忘記：就是他極端重視了人類的和平，希望普世民衆幸福。及至一九一四年歐洲第一次大戰爆發，『他心痛欲碎，舉目向天，仰見天主公義的天秤高懸，他於是附首順命，而這時他的心已停止了跳動』（教宗比約十二世，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演詞。）：教宗比約十世作了和平的犧牲代價。

親愛的讀者，這樣偉大的教宗，我人應如何深刻地認識他，景仰他

的德表，步武他的芳踪。他一生鞠躬盡瘁，工作不息的精神，的確也是我們後生小子應該做效的一點。何況，教宗比約十世既是聖德高深的賢者，當然在天主前有大能力——這只是我們人的斷定，並不願在教會神長斷定之前表示任何意見——但我們不妨非公開地託賴教宗比約十世的轉達，以期得到神形諸恩，並藉此能使比約十世列真福品案得以順利進行。

以上是筆者對於教宗比約十世所有的感想，聊聊數行，不足以介紹如此卓絕偉大的一生。讀者能披閱周大司鐸編譯之「教宗比約第十」全部，當必更加景仰羨慕之情，而益信其真爲『強熱的火』“*Ignis ardens*”——愛主愛人的熱火，犧牲一己勵精圖治的熱火焉。

時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教宗比約十世駕崩第廿六週年 馮奎璋序於石門總修院

教宗必約第十

目次

教宗比約第十序言

一 誕生和童年

一頁

撒而刀家世。——必約的誕生。——聖德的童年。——聖召。

二 利塞村

四頁

必約十世的艱苦生活。——學生模範。——聖德增進。——每月考試常列前茅。——缺少餘資升學上進。——蒙准免費進入修院。

三 修院生活

七頁

青年的撒而刀進入修院。——青年修士的體質和個性。——典型修士。——每年在家過

暑假。——可愛父親溘然長逝。——一件新奇的事體。——畢業考試。

四 副本堂

一二頁

殷殷切望的一天畢竟出現。——被委修包羅副堂。——本堂副堂志同道合。——人衆以聽他道理爲榮。——常行哀矜。——青年人不再口出惡言。——步着聖斐理伯聶理的懿行。——撒而刀善有奇妙的方策。——本堂神父時常抱病。

五 塞匝納本堂

一九頁

奉委塞匝納本堂。——塞匝納處的信友疑慮橫生。——信友愛之如慈父。——所有收入大部分散貧苦。——加祿第二重活人間。獲得教內人士的愛戴和敬仰。——對於社會問題十分關懷。

六 「會議司鐸」

二五頁

受任「會議司鐸」。——塞匝納城不忍遽爾離別。——去主教座堂就職。——修院神師慷慨好施。——主教府秘書。主教忽染瘋癱症。——會議司鐸撒而刀宣講聖道。

七 代權司鐸

三一頁

吉愛林主教去世升天。——會議司鐸撤而刀署理教務。——明智。——聲明加來加利受任本區主教。——加主教榮遷至帕雕亞教區。

八 榮陞主教

三四頁

孟都亞教區之荒蕪狀況。——撤爾刀被簡任爲孟城主教。——司鐸最高品級。——進入孟都亞履新。

九 善 牧

三九頁

開始宗徒工作。——修道院。——巡視教區。——教區會議。——主教的日常工作。——本堂司鐸再不忽視自己的職責。——勞歪萊本堂司鐸背教。——宗教慶祝。——偉大的愛德。——孟都亞交相稱譽。——阻止誓反教之進展。——撤主教與未來的司鐸。——

十 樞機兼總主教

四八頁

撤主教陞任威尼斯總主教。——接受聖伯爾納多堂銜。——孟都亞熱烈歡迎。——回里

省親。——意政府與聖座。——「許可狀」。

十一 水城宗徒

五六頁

威尼斯。——新總主教的辭職。——貧窮者的慈父。——水手們的主教。——撒主教樸質而實際的講道。——對修道院的注意和關懷。——盛行着種種學說。——百週紀念和宗教慶典。——聖體大會。——巡視教區。——召集本區會議。——音樂和「額我額聖歌」。——秉公用人。——馬爾谷堂的鐘樓。——良十三駕崩。

十二 榮選教宗

六九頁

樞機大會。——抗議與政府的干預選舉。——撒爾刀樞機仲選。——加冕禮。——對新教宗的評價。——國務部秘書長。——謙抑的教宗。——照常工作。——所過施恩。施政方針「在基多上建造一切」。

十三 聖教權利的保障

八三頁

恢復選舉教宗的絕對自由。——同法政府絕交。——「政教分離法」。——「文化聯合

會」不能同教會的權益相存並立。——法籍主教坦白的承認教宗。——祝聖十四位法籍主教。
——葡萄牙教難。——西班牙與宗座。——德國無理取鬧。——別國政府起而效尤。——
塞爾必亞同教廷簽定「政教協定」。

十四 信德的干城

九五頁

「現代主義」。——制止此項異端流行。——改組意大利公教進行會。——對「比約九世
禁止教民參加立法的諭令」發表聲明。——指導範圍不只限於意大利。

十五 提高神職班的水準

一〇三頁

在教宗的視線中神職班佔着特殊的位置。——創立新修會的狂熱。——通令認真巡視修
院。——宗座視察員因時產生。——「對神職班的訓話」。——關於講道和教授要理的詳細
規定。——關懷意大利國外僑民的神靈。

十六 聖體與教宗

一〇八頁

勸諭開了明悟的信友勤領聖體。——病人不守空心齋也能領聖體。——提倡兒童早開聖

體。——提倡各種「敬禮聖體善會」。——聖體大會。

十七 禮節與教宗

一一四頁

改革「額我略聖歌」和「教堂音樂」。——彌撒，新日課兩經本同日公佈。——將天主的忠僕列入聖品。——百週紀念。——「聖母無染原罪」之五十週紀念。——教宗晉鐸金慶。——信教自由的十六百週紀念。——施放大赦神恩。——

十八 必約十世與聖律

一一九頁

修正聖教法典。——已往片斷的法典改革。——聖教法典之頒佈。——取消一部份罷工贖禮。——減輕大小齋。——宣示定婚與結婚的規條。——六位協理紅衣主教。——改組教廷內部行政機關的機構。——「宗座大事錄」。

十九 羅馬主教

一二三頁

羅馬的修道院。——羅馬教區。——添建新聖堂。——慈善場所。——普世信友莫不沐其恩惠。——教宗與美術。

二十 教宗逝世

一二八頁

透視未來的慘劇。——忽染氣管枝炎。——棄世升天。——教宗的遺囑。——信衆的熱情和敬仰。——葬於華帝岡伯多祿墓側。

二十一 聖德芬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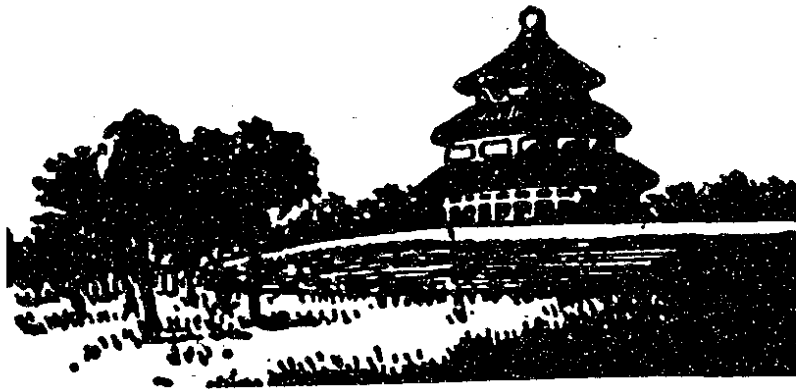
一三三頁

兒童。——修道生。——本堂神父，和任主教時期的聖德。——博得「一位聖人」的徽號。——生前的聖跡。——死後的聖跡。

二十二 呈請列品的案件

一四〇頁

衆樞機主教提議比約十世當列聖品的原因。——委任「請求人」。——各方響應。



一 誕生和童年

在(意大利)德利維斯(Treviso)教區裏，有一個愉快含笑的小村，居民約有四千五百左右，名叫利塞(Riese)。一八三三年二月十三日清晨，這小村裏，若汗保弟斯大撒而刀(Sarto)同馬爾加利大桑松(Sanson)在聖馬豆本堂中舉行結婚典禮。主禮者是本堂司鐸邁納巴柴(Menapace)的代表百里匝利(Pellizzari)神父。這一對青年夫婦在社會上的地位很平常。一所簡陋的莊院，三段田地，一頭母牛，這便是撒而刀先生的全部家資。同時他又兼任本村的執達吏，每日有五十生丁的俸給。此外，每年還可在本村募捐一次。瑪爾加利大以鄉村裁縫爲業，又管理一些家庭瑣事。他們既缺財富，又無爵位。可引爲榮耀的便是他們的家世：累代信仰耶穌；留下了活潑信德和深度熱心的美表。撒而刀夫婦共生子女十人：四男六女。即若瑟，若瑟默爾爵，盜熱，德肋撒，羅撒安多尼亞，馬利亞，路濟亞，亞納，伯多祿，加因大。其中最長最幼兩子，甫經誕生即已夭折。誰想下剩的長子，異日竟要作伯多祿宗座的繼位者？天主教士智的措置，確是奇妙無窮！

他自童年，便蒙天主的特別垂青；裝飾以各樣的美德，使他歷經「聖教統序」的各個階級，以便澈底認識社會的需要，和聖教內部的機構。在世道衰微的狂風巨浪中，穩妥的支撐聖伯多祿小船。這位天主特簡的孩童，生於一八三五年三月初二日。翌日，百里匝利神父授以洗禮，取名若瑟默爾爵。撒而刀家庭人口漸多，一切用度，自不免缺東少西；因陋就簡。家庭的收入原很低微，所有孩童又只能消耗，不能生產，因此當時這位未來教宗的服裝，簡樸的很。但是那一團極度和平同心的景象，籠罩着整個的家庭，使上下一致翕合主旨。日常飲食雖很淡泊，而每一角落却都充溢着洋洋的喜氣。撒而刀太太，典型的賢妻良母，富有教友精神，如何把承受於祖先的信德，灌輸給自己的孩童，而她的長子更如何比其他弟兄姐妹殷勤受他母親的指導，成爲父母掌上的明珠，家庭的慰藉，大家的景仰，自不待言。我們的小若瑟將駕乎儕輩之上，在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實已不難預料。他在聖德的路徑上長足邁進；有害於心靈純潔的伴侶，視之如毒蛇猛獸。因他的溫良，畏罪，好善，儼然成爲衆兒童的模範。若瑟對童貞聖母尤具熱心：在三勞來（Candole）地方有一座聖母小堂，離利塞村約有一公里，我們的若瑟不時前往那裏，展開他的胸懷告禱天上皇后。每在臨近聖堂的

曠野中，聽見彌撒上台的鐘聲，宛如患「思鄉病」似的，非去不可。因為他常穿着木屐，於是暫借同伴的皮鞋，欣然前往。他畢生對此堂懷着特殊的依戀；此堂却也時刻的喚起他童年最甜美的回憶。

若瑟撒而刀的熱火可謂與日俱增。凡引人認主愛主的事件，在他身上莫不引起不可抵制的興趣。對本堂的要理講解，或神修講話，從未缺過席。且加之天資聰穎，明理透澈，大家咸稱羨不已。進堂參與宗教禮儀，為他是一種樂事；若能登台輔祭，尤引為莫大幸福。在家中喜歡同他的小弟弟們搭架祭台，以兒童的一片天真摹仿各種儀禮。這種無意識的熱心行動在他心田裏，已經播植了聖召的根苗：異日必為上主的司祭無疑。他對司鐸職位這種明示的傾向，引起本堂神父福撒里尼（Fusarini）的注意和積極的同情。其時小撒而刀正在初級小學讀書，除刻苦勤學外，且聰明絕頂。才十一歲便被認為本堂兒童輔祭團的領袖，頗能勝任。

指導儕輩，循循有方，堪稱禮儀的優越指導員。而他的同伴也正因為他的恪守紀律，絕大的溫謙，切實的熱心，和聖教的真精神，全樂同他接近。流光如駛，初級學業不久告竣，

畢業成績列入最優等。於是副本堂神父奧來齊腰(Ottino)課讀以拉丁文，立即發現撒而刀的悟司活潑，記憶堅強，心地謙虛受教。確信此童俱有好修士的一切條件。決意派遣他到加斯歹爾弗郎哥(Castelfranco)受中等教育。彼時(一八四六年)若瑟撒而刀從加奧窪(Canova)主教手中領了堅振聖事。又於一八四七年四月六日，本堂神父福撒里尼准他初領聖體。這位久欲同耶穌合於愛情聖事內的兒童，擎着何等的熱誠與潔白，初次歡迎了這神聖的犧牲？誠所謂可以臆度，而不可以言傳。

二 利塞村

加斯歹爾弗郎哥同利塞村約有七公里的距離。是一座纖小優美的城堡。富有歷史性的紀念物：如：中世紀的敵樓，絕壁，殘缺不全的觸目皆是。牆垣上蒙着一層長春藤。纏束着曲折的戰溝。這座城坐落在母松河(Musone)左岸。一一九九年爲德里維斯人所興建。原初的作用，是爲抵禦帕離亞(Padone)及味晉薩(Vicence)兩地方人的侵襲。加斯歹爾和其他中世紀的城堡飽嘗過鬪爭的風味。將藝術，科學打成一片，給社會產生了一些有名的美術家和學

者。如：畫師佐一內（Giorgione），建築家普累弟（Preti），數學家理查弟（Riccati）等，不遑枚舉。自利塞至加斯歹爾弗郎哥的公路，兩邊點綴着楓樹和村屋，載直載曲的伸入富饒平原。平原的四週，阿左拉尼（Asolani）羣峯，科拉巴（Grappa）高山，蜿蜒縈繞。公路盡處，隱約出現中世紀的蒼老城堡——加斯歹爾弗郎哥，好一幅天然畫景！行人至此，不禁嘆爲絕境。冲齡的撒而刀自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零年八月，四年之久，一天兩次穿行這條公路，到加城中學去上課。衣袋裏裝着他的午餐——一塊麪包。且他既爲長子，深知家中之拮据的經濟狀況。多次在這樣思維支配之下；於赴校途中，竟自脫掉鞋履，赤足行路，以免損壞。若遇冬日，夜色尙在籠罩着大地，便披衣上路，方能準時到校。而小若瑟抱着克苦的精神情甘去做，將此一切奉獻給耶穌。於正午自由時間，則往菲納粹（Finanzi）先生家歇脚——菲納粹先生是本區的徵稅員，同利塞村的執達吏有深厚的友誼。並在那裏吃他帶來的麪包。菲太太如慈母般的愛若瑟：時常再另給他一些食物。甚致給他預備一些搭小祭台的材料，使他能如在利塞村一樣摹仿聖教禮儀。若瑟以德報恩：爲她的子女授課。且孜孜不倦攻讀下午的功課。有時經他父親的允准在加斯歹爾弗郎哥過宿，他便相幫菲先生清理賬目。又

一時期，繳若干款項，方能正午寄食於該城某親屬家。

撒而刀最末的學校生活漸入佳境。因為弟弟益熱那時偕同上課；他們的父親不忍見這雙心疼孩兒，一天兩次步行這麼遠的路程，尤其是遇着天氣不好的時候；惟恐他們積勞成疾，乃以節餘的款項，備置一輛小車，一頭小驢。既可用以代步，又可節省時間。撒而刀如何勤勞好學，溫和，謙恭，愉快，同窗如何親愛他，推重他，自不待言。教員等奉為模範。每月攷試常列前茅。學年終了到德里維斯參加會考，同樣的是鰲頭獨占。休假期中，回到本家，身體雖感覺疲倦，然仍即時勞作；遇有吩咐，欣然接受；或照管牛驢或從事田畦中的作業。最喜歡協助母親處理家中雜役，看守小弟弟小妹妹等，以便母親稍得片刻的休息。小弟弟小妹妹等真也尊敬他，不亞於他們的父母。若瑟每領聖事，內中熱心發露於外，令人起敬起愛。如遇主日或瞻禮日，若瑟於聖堂中執行兒童輔祭團團長職務時，本堂司鐸，全體教友莫不喜形於色。流水般的光陰，四年已過，畢業考試，成績優等。他若欲遵從天主的呼喚，便該入修道院，攻讀修辭，哲學，神學。然就若瑟撒而刀所處的經濟環境而言，頗有可憂慮的餘地。家中人口衆多，薄微的收入，僅能餬口；即或預料到他將要榮陞教宗，亦焉有餘資助

他升學上進？但撒而刀家庭並不因此灰心墮志，全心依恃上主。上主的慰藉不日來臨。

其時威尼斯的總主教正是摩尼高樞機（Monico）；帕雕亞修院有數額獎學金歸他自由支配，以便協助有志晉鐸的德理維斯教區的青年。摩樞機原籍也是利塞村人，門庭也很貧寒。有人以若瑟撒而刀的確實情形見告，乃慨然撥以獎學金，准他免費入院。未來教宗的功臣福撒里尼本堂神父向撒而刀青年報告這個喜信，興奮感動之餘，高聲喊說：「小若瑟，跪下感謝天主！天主一定注視着你。你將進帕雕亞修院，在不久的將來，同我一樣陞任司鐸」。青年的撒而刀觸動情懷，淚水滾滾湧出。先致謝天主賞此殊恩，次向本堂司鐸表示謝意，因為此事之成功，多有賴於他的鼎力。福撒里尼很為滿意。為他降福神職班制服，並親手着在他身上，馬爾加利大撒而刀目視自己的愛子，身穿長衣，儼然如同一位小司鐸，心內的愉快，不言可知。即日令全家人等改呼若瑟為「您」（Vous），以表敬意。——惜乎此優美的古風今日已不多見！

三 修院生活

提起帕雕亞城，主教座堂，聖儒斯弟尼，聖安多尼，三大堂的穹頂，同負有盛名的大學，及其他含有歷史的建築物，相峙虎視，逾越飛揚，高插雲霄。一八五〇年秋季，未來的教宗必約十世投入他的懷抱裏。八年之久，寄居在他膝下。該城的修院，爲真福巴爾巴利高主教所建設。學術，紀律，俱見稱於世。今日收錄一位最得意的門生。中世紀的加斯歹爾弗郎哥若已掀起若瑟的美術興趣，今者，帕雕亞的藝術家，如：多拿底羅（Donatello）喬托（Giotto）米蓋安治（Michel-Ange）阿馬納提（Ammanati）路諾萃（Canova）等的精華傑作，琳瑯滿目，若瑟的愛美情緒更該如何的澎湃？青年的撒而刀進了修道院，那時的年齡不過十六歲上下。中等身材，不高不低，體質清瘦而肌肉却很堅強。家庭的艱苦生活，自利塞村至加城在田野中的奔跑，有時是櫛風沐雨，有時是浴首馨香的氤氳；這一切的一切，對他的健康，不但無損，而且有益。對嚴格的院規，緊張的工作，均不感覺絲毫痛苦。個性方面：氣質沈重，素性溫和易教，恬靜熱心；處此世外桃源，胸襟開朗。習習清風吹拂之下，他以為是升到另一種新世界。四週的事物，全吸引他祈禱，修德勤學。對於同窗，謙和禮讓，笑容可掬；對於上司，一味服從，極度尊敬，堪稱爲「尊長」的大胆維護人；不久便爲謙虛，誠實諸

德的表率。師長同學，莫不重視他的驚人天資；而他本人却等閒視之，絕不尋找機會出風頭，顯露自己的才能。

撒而刀修士每年在家中過秋假，闔家快慰融融。不斷住拜他的恩人「福撒里尼本堂」，二人往往對坐一二小時，重叙舊話，毫不厭倦。以絕度的熱心，進堂領聖事，鄉里親友無不驚奇他的舉止端莊穩重，態度和藹，熱心超羣，而毫無矯揉之概。在利塞村，人人全曉得撒而刀家庭的困苦狀況，同時也曉得他在修道院食宿固然免費，然衣服，書籍，一切零星物件，還該自備。有些喜愛青年撒而刀的熱心教友，在明哲本堂指導之下，爲他湊集一些金錢，以備不時之需。甚至每年假期終了，爲他舉行一次募捐，久而久之，演成一種習俗。

在入修院的第二年發生了一件大不幸的事：即是他最可愛的父親，於一八五二年二月四日溘然長逝。偌大的家庭，一母八子，盡陷入灰色的悲哀。家中的生計本極困難，今又失掉了執達吏的薪俸，實走上了山窮水盡的末路。特是因爲他年歲較長，或能爲家庭有所裨益。在此窘迫的環境中，遇到一位慰藉的天使——本堂神父福撒里尼。撒而刀先生嘆氣以前，福撒里尼鄭重的許下必要設法扶助他的家屬生活，對若瑟求學尤必竭力維持。因此青年的若瑟，

，毅然決然不顧一切，翕合天主聖意。於此他的妹妹告訴我們一件新奇的事：乃翁去世前數日，若瑟哀慟異常，請求院長准他回里，並言乃父病重垂危，院長百思不得一解。特是若瑟不久還接到家書，書中所叙盡是一些好的消息，及等彌留的噩耗傳來，才恍然大悟。自此以後的幾年工夫，若瑟的聖德蒸蒸日上；所思所行，常將天主放在眼前；意志純正，到處散布耶穌基多的馨香。深知澈底的認識聖教，爲一位欲作世界光明，大衆鹹鹽的司鐸如何重要，乃精心研究聖經和教父學，終身對此兩種學問格外努力。請展閱他留下的演講，公函，通牒，足知所言之不虛。對音樂聖歌，也頗有得：上司派他爲修院小堂歌經導員。五年之久，任級長之職，處事明智謹慎，上司以該級紀律的良好，慶幸得人，驚奇不已。

他的胞妹德肋撒同包林 (Parolia) 先生結婚不久。休假期前，母親打發他們套着車往帕羅亞迎接若瑟，想此事必定使他高興。果不出所慮，若瑟一見，喜悅非常，但一轉念當偕同胞妹一齊行路，愁眉頓鎖。他想事實上她是胞妹，但在額角並沒有明明刻出，又有誰人知道？難免不疑竇叢生。但他仍從容不亂，將行李搭在車上，催促他胞妹登車，說：「過人煙稠密的地方，我願在地下走，以便有一清晰的認識」。一邊這樣說着，一邊驅馬前進。來到利塞

村，向母親陳叙一切，懇求母親以後若再派人相接，萬勿使女人同去。從這件事實我們可以透視他如何重愛端正與貞潔了。

晉鐸後，在修包羅（Tombo）撒而撒納等處服務。因為職務的關係，不得不同女人接談時，則以謹言慎行爲原則。識者咸加以聖人的徽號。他的舉止，注視，言談，無意識中給人一個端正的印象。公務之餘，便在收心祈禱中度時光，不肯一時安逸閒坐。克苦肉體，磨以煩難的工作，許以些微的休息。這樣，精神可以自由支配肉體，但同時對自己的肉體，也有相當的尊敬；視爲神聖宮殿；升教宗後，寫遺囑，嚴禁依照慣例用香液塗抹他的屍身。駕崩之前，沒給他注射延壽藥針，大慨也出於他的意旨。他神工架中或講台上，苦口婆心的也勸導別人，愛慕潔德。在他那龐大的整頓風化方案中，第一步是改善——特是神職班的風化。於一八五七——五八學年告終，若瑟的學程宣告結束。考試成績的美滿打破以往的紀錄。獲得以下的讚譽：「品格全院第一，天資記憶，均出人頭地，的是前途遠大的一位青年」。范黎納主教授以剪髮禮，四小品，二大品；因爲他還沒有到法定的年齡，無教宗特許，不能領受司鐸品級；但在他特殊的成績，便爲他呈請教宗，破格允准早日升登鐸品。的確他在修

院八年之久，在這八年的過程中，時刻表顯着堪稱天主的忠僕，典型的修士；長上褒獎不已，從未有一字不好的批評或申責；留下一道聖德的深刻痕跡，人人敬愛。

四 副本堂

范黎納主教果然獲得特別恩准。乃定於九月十八日（一八五八年）在加斯歹爾弗郎哥座堂，親為主禮授品。這位未來教宗的欣悅情感的澎湃，令人難寫難描。多年以來，黃卷青燈，吃苦犧牲，殷殷盼望的一天畢竟出現。恬靜的侵晨，有如六品的心靈，一輛車載着若瑟撒而乃向加城奔馳。心急如箭，感覺征途遼遠，彷彿車子比往日徒步走還要慢些，古城的壘堡墮墜，驀然的屏列眼前。回憶以往的情況，傷感之情，油然而生。繼而一想，十數年的辛苦，終於獲得代價——至高司祭的品位，不免又冰消雲釋，轉悲為喜。翌日清晨，喜氣充盈，天神圍繞，於利塞本村歌唱第一台大禮彌撒。由本堂神父贊禮；家屬，朋友，鄉鄰等全體參加。多年的渴望，今日始得滿足。預測他將來為天主的光榮，聖教會的利益，人靈的拯救，必做一番偉大的事業，感動落淚者大有人在。

一八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便開始了司鐸生活。晉鐸不久，范黎納主教委以修包羅副堂。暗中希望他將來成一位優越神牧。修包羅本堂區管理一千五百上下教友，本堂神父是一位佼佼不羣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i）神父。撒而刀在他指導之下，實際操練妥盡司鐸職。遇有經驗不敷，當承指示各點，本堂神父則竭誠相告。二人一見如故。雙方面的感情，不是上峯對僚屬，或僚屬對上峯；實是父對子，友對友。志同道合，共同取捨。二人都喜好音樂，祈禱，演講，神學；處事明智，居處雅靜。他們惟一的希望是謀本堂教友的幸福，救濟他們精神與物質各方面的痛苦。當時君士坦丁神父曾與友人寫信，有下面的幾句話：「今蒙上峯遣來一位青年司鐸充任副堂，並囑隨時指導善盡各職。我敢斷言，所來者適恰相反。他懷抱着高度的熱心，富有審斷力和其他罕見的優長。我學他還恐不及，何敢指導他？將來有一天他的頭必戴峨冠。此後……此後……誰曉得？」

君士坦丁自幼擅長口才，期望他的副堂神父也善於講道，甚或超而過之。最初幾年撒而刀演講脫稿之後，先在他面前朗誦一遍，遇有不恰當之處，立即指正。撒而刀萬分感激，欣然領受。間或有時，關着堂門，命若瑟登台演講，作實地之練習，以便考察他談話有沒有

錯誤，發音是不是清晰。撒而刀以非凡的天才，加上這樣學校式的嚴格訓練，又以廣博的學識作根基，不久聲名大噪。鄉村城鎮莫不以得聽他的演講爲榮。他的言詞簡易，村夫走卒，全都了解。敘說坦白，論証透徹，到處如同「興奮劑」，喚起教友的精神。憂患者從他道理中可得慰藉和勇力；罪人得以反省認錯，作補贖；素日熱心者，更加倍自修。他方面，他不敢掠美自誇；將這些好結果，全數歸功於萬善之源的天主，他自覺若能替天主爲人靈的幸福，作一些微末的事情，斯已足矣。

青年副堂之進益，原很微薄，本不足以度那適合身分的生活。然而他還常行哀矜，凡有求者，無不盡量施捨。對自己的衣食，毫不講究，以期節省下一星半點，周濟窮人。有時連日用必需品，也舉以授人，毫無吝色。甚至有一次將別人贈給他的一份銀器皿，也典當現銀，行了哀矜。他講道的酬金，本來預定全部作他老母的贍養費，他却多次提出一部分散給窮人——在他們身上他看到耶穌的肖像。本堂神父「理會這事，便勸告他多顧慮母親的生活。他答說：「還有比家慈更窮的人呢！況且天主必顧慮她」。依靠天主之心，何等真切！

當時在修包羅及其他各處盛行一種可痛可哭的習俗——即出言詛咒天主。撒而刀愛主心

切，深以爲憂，曾竭力剷除，不見功效，然亦並不因此氣餒灰心，畢竟獲得了良好的方策，卒臻成功。

青年人對他都有一種特殊的好感，時刻不忍離他左右。每日在他面前，陳說不會寫，不會念，不會算的痛苦。撒而刀乃乘機自薦，情願每晚爲他們補習作課。他們問說：「你要什麼代價呢？」他含着慣常的微笑答說：「我不要金，也不要銀，却向你們要一件更寶貴的物品，即改除詛咒天主的惡習」。青年人深明他的教訓，因着教師三番五次的督責，與聖寵的扶佑，意志的堅決，卒能革面自新，不再口出惡言。一般青年，對於撒鐸頗具信心，都肯盡心學習聖教的音樂與聖歌，這樣在本堂行禮節的時候，他們也能出一勝之力。

爲指導青年脫離犯罪的機會和危險，他常找得着充分的時間，他講敘故事，適合青年悟司的水準，頗能使人心向神往，而青年們有過錯，絕不肯輕輕放過：剛柔兼施，十次有十次達到他的目的。他亦往往步法斐理伯聶理的懿行，在愛德驅使之下，同兒童們一齊玩耍，參加他們的遊戲。這正是後來他們中有些位，向副堂神父陳述他們感覺天主聖召的原因。撒而刀喜喜歡歡的培養他們的聖召，按能力，時間的許可，親自授以初級拉丁文，並陶冶他們

的精神。他們日後進了修院，成績很好。除掉惡習，往往不能利用正常的方法，撒神父善於利用奇妙的方策，收到滿意的效果。在修包羅有一個悠久的惡習，很當指責的，即：每當聖體降福，神父手捧聖體降福完畢，不等念完降福後經（意法等國慣行的禮節是：神父降福畢，解去聖披，同教友跪念「天主當受讚美云云」。念畢，重登祭台，恭放聖體於聖龕中。譯者註）紛紛起立，急速出堂。熱心的本堂神父，對此惡習，深惡痛絕。千方百計，設法剷除。但南轅北轍，成效毫無。一日，向撒神父憂嘆此種光景，撒神父遂說：「神父，您不要憂慮！讓鄙人來辦！賴天主的扶助，未有不成功的理」。後其言果驗。

原來，在修包羅聖堂，供着一張歷史最久的聖母像。教友們對這聖像的敬禮，非常隆重，真可說是逸出範圍之外。主教作觀察，曾經大加責斥。同時，古來的習慣，非燃着幾枝蠟燭，不許揭開這張聖像。即在私下無人的場合，也有禁令。聖像揭開的整個時間，必須屈膝端跪。不然民衆則視爲嚴重的褻聖。撒神父因人制宜，用他們的偏見，改正他們的惡習。請看他的辦法：下次舉行聖體降福時，撒神父命將聖母像前之蠟燭，也一同點着。本堂神父手捧聖體，適才降福畢，教友仍如往日，紛紛站起，準備出堂。不料，撒神父忽把聖母像揭開

。教友一見，宛如被一種無形的神力所推動，立即復又跪倒，直至掩蔽後爲止。撒而刀乃乘機促使他們注意到自己的錯誤；以柔中有剛的腔調，陳叙他們不該如此作的理由。因此一舉，竟將多年的積習，剷除一乾二淨。本堂神父，喜悅非常，感激之情，不可言喻。

撒神父多次昏黑起床，替管堂的打晨鐘。彌撒一完，立即開始聽神工，有些日子，一直聽到午後一點，還不會用早飯。公務之餘，則回自己屋中，從事祈禱。讀書，預備講道。普通說來，整天在忙碌中過生活，責任所在毫不推却，去往各家安慰憂患，息止紛爭。凡有需要他援助的場所，無不勇往直前。曾有人發覺副堂神父屋裏的燈，深夜不滅；清晨，別人尙在睡鄉，他又早早點着。考查之後，方知撒神父每夜只睡四小時；其餘時間，盡皆用在祈禱，閱書，默想上。然而白晝仍照常工作，待人接物，面龐上常浮着一層笑容，大家對此，咸驚訝不止。

三年以來，本堂神父，身體多病，羸弱不堪，什麼也不能作，甚至多次連登台舉祭也得放棄。職是之故，本堂神父的整個責任，全壓在副堂神父一人身上。看慰病人；援助他們精神與物質雙方面的需要；遇有愚鈍者訓誨之；頑惡者開導之；講解聖經，在堂中恭行各樣禮

儀，爲兒童，爲青年，講解要理等等。自早至晚，忙個不了。撒神父極端顧慮本堂神父的健康。經了常時期的忍耐，才得見本堂神父又能登台獻祭。爲不打斷管堂的工作起見，他便親去打鐘，扶持病人進堂，相幫穿祭衣，並親爲輔祭：儼若本堂神父的看護。還有時可以看到天主的忠僕，腰中繫上圍裙，在廚房中從事烹調，或其他低賤的工作。那麼，我們的確可以把評論耶穌的那句話，取來貼在修包羅的副堂神父身上：「所過施惠於人」。修包羅實乃撒而刀的職務訓練所，君士坦丁即是他的教師，學識經驗都很豐富的教師，光陰荏苒，屈指九年。這九年的時間，在黯淡，緊張，美滿的工作，和堅苦卓絕中度過。而且他時刻在作着「畢生在這窮鄉僻壤，度着韜晦的生活的美夢」。有以下事實可資參證。吉愛利（Zinelli）主教數次聘請他担任德里維斯修院講座；他援引家庭方面的嚴重理由，堅辭不就。該主教認爲合理，不肯相強。

原來，天主的安排，預選他爲基多在世的代表，先使操練各個神級的職務，按步升遷，直至神權頂點爲止。

五 塞匝納 (Salzana) 本堂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五月，撒而刀僅三十二歲，便被簡派本堂。塞匝納市距麥特來 (Metz) 不遠，爲該教區優等堂口之一。教友總額約在四千五百上下。別墅花園，鱗次羅列。未來必約十世，九年之久，將住的宅院，也有一富有詩意的花園，四週環繞着石墻鐵柵。外表之華麗，不減於王公府第。聖堂嵯峨高大，格式奇特，鐘樓輕秀堂皇。高度七十公尺，最高點兀立着一位天神，衝向蒼天。修包羅乍聽到他們副堂神父擢升的消息，悲憂情緒，填滿他們的整個心胸。原因是因爲他們將要失掉一位慈父，一位愛兄，一位知己，一位指導員。——他多年以來，又明智，又勤奮地爲他們盡了司鐸的職責。至論在君士坦丁本堂神父心中，可謂憂喜交集，掀起了劇烈的鬭爭。喜的理由，是撒神父數年的成績，理當高陞，憂的理由，是將永遠失一位忠實可靠的工作伴侶。他方面，塞匝納的教友，慣見往昔充任此處本堂者，不是教授，便是紅衣司鐸，或有相然資格之本堂；今見這渺小副堂，驟升他們的本堂，因而不免疑慮橫生，毫無歡迎的表示。數日之後，歌唱大禮彌撒，舉行就職典禮，撒神父於萬

頭鑽動之際，跨上講道台，作了一個驚人全演講。在場的全體人衆，帶着驚異的眼光，相互問說：「主教爲什麼將這樣的天才，埋沒於修包羅素莽之下呢？」只這一篇演講，足以改變了教友對他的評價，而開始愛他如慈父。撒神父上任不久，給他母親寫信，哀叙遠離修包羅可愛的教友之痛苦。然而緊接着便表示他對於新堂口之滿意，因爲任所內有一個美麗的花園，種植樹木，最爲適宜，無論如何，均可到裏邊去消遣。並請羅撒胞妹前來主持堂中瑣事，掙幾個錢，補住家中生計。且說在塞匝納村，撒神父的救靈神火，不滅從前，整個的犧牲自己，去課所屬信友靈魂的神業。聽神工，講道理，看顧病人，指導青年，救濟困苦，行聖事，曾組織歌經班等等，都是在修包羅的日常工作。今在塞匝納也同樣的教導兒童們，識字，唱聖歌；並以和藹的面孔及各樣的小贈品吸引他們的心，使他們愛護聖堂。此地的收入，雖比修包羅寬裕百倍；然而也不足以填滿他那無底的愛德深淵。所有收入，大部分分給窮苦信友。除他本人以外，無一人不在他顧慮的對象之內。拿着能給別人盡一點義務爲自己莫大的幸福。遇到緊要關頭，將必須物品，舉以授人，亦所不惜。甚至床頭金盡的時節，曾經數次典當「本堂的戒指」。完全是愛德強迫撒神父吐出口中的麪包，轉贈與他人。這種過度的施捨

，特使他胞妹衷心不快。本人的衣服，鞋襪，自己反毫不顧計。因此他的胞妹羅撒質素與他交好的幾位司鐸，不得不越俎代庖，暗中先爲他置買停當，然後才做通知，米已成粥，他沒有旁的辦法，只有低首付價而已。塞匝納所轄之領域，深入四鄉，幅員廣大，天主的忠僕爲出外方便，節省時間起見，置備了一匹馬，一輛車。但事實上，有還不如無。教友見他溫良易與，乃常常借用他的車馬。自然來者有求必應，遂成爲塞匝納的公共車馬。一日某甲把馬牽回，馬脚鮮血淋漓。某甲態度很不自然，百般道歉。而本堂神父不改舊日溫和的神氣，口中不斷的說：「這不要緊，這不要緊，這算不了什麼」。他也喜歡相幫減輕他人的形體勞苦。特對老人，病人，尤多憐惜。多次看見他很早很早地做開堂門，洒掃灰塵，整理祭台。人問他爲什麼作管堂的工作？他含笑答說「幾時我年老或生病，管堂者則該早起了」。

一八七三年是維尼斯最恐怖的一年。霍亂症大展淫威，死亡枕藉。在這陰慘的氛圍中，他大大的表現了愛德，勇敢和犧牲的精神。實乃加祿第二，重活人間。他深知本堂神父扶助病人之責任，比任何人尤加沈重。不願他的副堂神父去冒傳染的危險，而他本人却將生命置之度外。親往病人床頭，施行聖事，以慈父的心腸，好言撫慰：這是屬於精神方面的援助。

對於形體的扶助，也萬分關心。因爲一般居民，對於看護，治療應有的衛生常識，絲毫也沒有。遇有不得已時，他便盡醫生或檢察員的責任。單服侍病人還不夠，尙須鼓勵，安慰強健者。事後有一老農常說「當瘟疫盛行之際，若無撒神父，我久已死於焦慮恐懼之中矣」。一般病人知識淺陋；以爲醫生調治的目的，是輕減患病者之痛苦，提早結果他們的性命。職是之故，若非本堂神父親手服侍湯藥，他們寧死拒絕不受。撒神父得醫生的同意，乃爲藥方，分配藥劑，甚至親手碾磨藥料。無論晝夜，有請必往。各處奔忙，連吃飯，睡眠的時間也找不到。所以人稱之爲「永久活動者」。當此恐怖時期，爲注意並衛生起見，嚴禁晝埋葬死人。即在夜間，亦只准許緊要的幾個人相追隨。撒神父深恐葬禮不合聖教典禮，乃放棄睡眠，參加昏夜之埋葬；末次降福亡者的屍身，而祈主賜以永安。一日，撒神父往離城很遠的義地去，參加葬禮；不知爲什麼緣故，只有三個人抬靈柩。撒神父朗念「亡者誦」祝聖靈柩畢，身披白衣領帶，毫不遲疑，從容的替第四人肩起棺木。撒神父終日風塵僕僕，焦思勞力；目覩若干家庭困苦顛連之狀況，歎嗟哀傷。又加以睡眠和營養，力求簡單，因而素日健強的體格，受了嚴重的影響。週身憊疲，不思飲食，聞者莫不駭然。醫生，親屬，朋友等，堅決的

勸他珍重身體，做長期的休養。他無絲毫的表示，完全委託於天主的照顧，仍照常作他的日常工作。這種對天主的堅決依恃，得到了相當的酬報。自然界束手無策的時候，超性界的恩寵由天而降。先恢復了他的食慾，如影隨形的，健康也日漸增長，畢竟完全恢復了原狀，且比從前更加健狀。撒神父以他的救人心火，無底的愛德，品行的純潔，聖德的馨香，各種事業上的功績，而獲得教內外人士的愛戴和敬仰。在塞市有一猶太人名叫羅馬寧亞谷（Romanin-Jacur），在該市設有一座紡織廠，規模宏大，廠內工人共有三百多名。他雖是猶太人，然對撒神父却非常敬重，時常捐助款項，襄助慈善事業。他深知教友主日瞻禮若不到堂與祭，本堂神父難過異常。乃嚴令本廠工人主日瞻禮，到堂與祭；若無充足理由，不完盡此種責任者，立即開除，絕不寬容。此外撒神父得到上峯的准許，任他兒子的家庭教師，此兒後來竟陞為國府秘書。這位可敬的本堂神父，人人敬為聖人：一見他的面，足以使人化憂為喜，聽到他口中的一句安慰話，則引為莫大幸福。倘有人不知天高地厚，凌辱或玩笑這位本堂，實乃自尋煩惱：他的教友絕不肯輕輕放過，總不惜採取任何行動，以完成報復之公義。某瞻禮日，撒神父駕車出外看視病人，途中遇到幾位素不相識的青年，乘車閒遊。這幾個無神的蕩

子，願欲試探本堂神父的忍耐，竟敢攔住去路，阻止前行。本堂教友聞知此事，刻不容緩，蜂擁而至。本堂神父雖極力阻擋，却仍打的頭破血流，車輪四分五裂。幸而他們腳腿還快，得以「逃之夭夭」。這是他們魯莽的代價！

撒而刀的愛德，兼顧靈魂與肉身。前任本堂神父，亞來格利 (Aletch) 創辦了一座醫院，經費拮据，委靡蕭條。撒神父乃運籌帷幄，增加了經費數字，院務得以順利進行。堂內石板，一律加以整理，換置新風琴，以彩券所得之利潤，購買全幅十四處苦像。又重新嚴格組織業已衰落之聖體會。創設歌經班，教導青年們聖歌。莊嚴的禮節，加上悠揚聖歌之陪襯，愈現隆重堂皇。聖母聖月之敬禮，當時尙未盛行，撒神父既特別孝愛聖母，乃在本堂口首先提倡推行。由此發生之效果，頗足以使人滿意。此外尙建樹了其他許多有價值的事業，所費不貲。有人以「從何處獲得偌多的進益見問，他常用同樣的答覆回答說：「從天主的眷顧」。對於社會問題，他也十分關心，籌劃各種方法，改善本堂教友的經濟狀況。爲此他不遺餘力的提倡着「農村儲金」。農村經濟之發展，以及勞動階級之生產效率和福利，多有賴於這種方策，此間不便詳細介紹。我們當注意的一點，撒神父之所以提倡農村儲金，非專爲提高教

友的經濟水準，而主要的目的正是使教友們固定於祖先的信仰，原因是：因為他曉得神職班實謀教友的幸福，教友才肯與之開誠接近。時代的輪子不停的連轉，撒神父業已四十有一歲了。自九年以來，任塞匝納本堂工作的成績與在修包羅交相映照。一言抄百總：變化神靈，移易風俗，以他的言語和善表，支配他人的心靈，以基多為準繩，改造一切，謀他人的福利，是他惟一的歸宿；忘掉自我，淡薄權位。情願在這簡陋的彈丸小城，度他的一生歲月。然而天主教上智之安排，另有所在，要使他再升一級。

六 會議司鐸 (Chanoine)

德里維斯雖名城維尼斯 (Verise) 約三十公里，居民約兩千左右，有主教常川駐此。德里維斯也如維尼斯一帶的其他城鎮，富有藝術作品，和中世紀遺下來的紀念物。偉壯的城垣上橫列着參錯的雉堞，下部縈繞着積水的鴻溝，景色適意，空氣清爽，水流通潔透明，迷戀這個所在的不知凡幾。一八七五年，德里維斯主教座堂裏三名會議司鐸的職位出缺了，同時主教府秘書和修院神師也虛懸無人。主教吉愛林擬簡派一位司鐸同時担任三項職務。素知撒

神父德才兼優，正是他意想中的人物。毫不猶疑，便授以上本兼各職。此項委任，除量材取用，酬報勤勞的動機以外，還有兩種不同的動機。即第一，使他離別塞匝納，減輕他的工作。否則他的健康將受嚴重的影響。第二，使他避免經濟的困難。因他心腸慈善，來者概不拒絕，如自己的腰包艱澀，勢必舉債告貸。今若升為神師，則必常期寄住修院，同教授們一齊飲食，當然再不能忍飢節食，利用餘款，賑濟窮人了。吉愛林主教的此番措施，極為得當。因為撒神父對於窮人，什麼犧牲也不肯辭。他的胞妹曾叙說：「在修包羅塞納任內，每主日只食兩次肉，餘則蔬菜粗糧。於下嚙時，如果飢腸鹿鹿，則念想如沙數的人，連果腹的食品也絕無僅有，以壯自己的志氣」。預備什麼，吃什麼向來不曾挑揀過。以至後日升了主教，甚或總主教，每次只不過吃一盤肉。連這一盤肉多次還不免要果了窮人的肚腹，因為當主教進齋的時候，窮人往往走進主教府。若不遇另外光景，從來不准預備豐美的飲食。

這位熱切的司鐸，聞悉此番委任消息之下，懇請主教收回成命，允許他畢生遷居於他所鍾愛，而且業已習慣了的鄉野本堂。主教答以不異議，撒神父惟有俯首從命而已。塞匝納城一如昔日修包羅村，深知他們的本堂神父，若論功績，確當高遷；但從自己方面着想，則又

茫然若有所失，不忍遽爾離別。撒神父離塞城後，德聲載道，有口皆碑，每次談話，提念及他，必顯深度的敬意。這是繼任本堂神父給我們作証的。

一八七五年七月廿一日，撒神父奉到主教函示，令往德里維斯主教座堂就職。後因欲在本堂得些進款，以資償還債務，乃仍留塞城，直至同年十一月廿七日，才與塞城完全脫離關係。翌日——將臨第一主日——出現於會議司鐸之列席。今將當時全體會議司鐸芳名列後：

副主教包利 (De Paoli) 撒而戟刀 (Sar-zetto) 馬爾納奧 (Martignano) 撒而納澆刀 (Serna
giotto) 巴傲深 (Pagnoscin) 前塞匝納本堂神父郎畢尼 (Rampini) 高肋費來 (Colferai) 撒

巴底納 (Sabbadini)。當時的修院院長是亞各齊 (Jacucci) 神父，副院長刀納地 (Donadi) 神父。吉愛林主教每月到院視察兩次。院內教育包括十七班：小學五班，初中五班，高中三班，神學系四班，學生共二百三十名，其中七十名是神職班修士。撒神師指導修生，剛柔並用。在演講上注意實際，不以空洞玄奧的理論衒示自己的才能。第一次講道，以極度的謙遜，先聲明自己是鄉村本堂，德淺學薄，不堪當此重任。然而事實上他的演講，很引起了大家的驚奇，同聲讚嘆說：「你們聽見了他的道理，此乃一位鄉村本堂」！撒神師本着侮人不倦

的精神苦口婆心，闡明神職班的責任，牧守人靈當有的精神和德行；道破神職班的錯誤各點，及不善盡職責的司鐸給予民衆的壞影響。剴切講明遵守紀律，敬上服從之重要；缺乎此，惟有雜亂，殞滅。以種種方法，循循善誘，引導學生們熱心愛主，燃起救人之熱火，總而言之，凡與神父身分有關之善德，無不竭力提倡。他的工作已經相當的煩多了，然爲滿足大衆的志願，又担任宗教訓練科講座，撤神父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對於病人尤顯出他的內心慈愛。但不良的惡習，如犯院規，忽視聖教禮節；在聖堂中輕躁，不端肅，弛鬆，怠慢，則絕不能容忍。有一次，一個學生進堂畫十字，如驅蒼蠅一般。天主的忠僕不肯輕輕放過：於下次講道時大加申斥。自此以後，該學生再不敢草率從事。其他「前車是鑑」，自亦不敢效尤。紅衣司鐸撒而刀在德里維斯是同樣的慷慨好施。嚴格的遵守聖經的遺訓：「左手施哀矜不使右手知道」。爲避免旁人的耳目，常暗暗相幫拮据的修士。爲這個製衣服，爲那個買帽子，購書籍等等，焉知那有不透風的牆：「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此種愛德不只限於院牆以內，卽連外界的窮人，——特是羞澀不敢開口的，也常受到他的恩惠。因此他常是兩袖空空。雖然如此，仍不斷行哀矜。一日，某貧寒修士的家庭，陷於極大的困厄：非一百五十利

耳（約合國幣三十元，譯者註）不能解此當前的危急，青年修士焦愁萬分，含着眼淚，來見神師，請求資助。撒神父慈心大動，乃舉債相助，該家庭得免於難。撒神父待人寬容親切。而持己甚嚴：對於當穿的衣服，鞋襪，漠不關心，其次可有可無，但適宜身分的物品，更等閒忽略。德里維斯的天氣，冬季嚴寒逼人，往往很長的時間給學生，修士們聽神工。神工一完回到自己屋裏，從不想法溫暖自己的身體。

撒神父的確是模範秘書：良善，明智，勤敏，對自己的責任，盡的是盡善盡美。主教吉愛林深自慶幸，曾向人表示他從來未見過這樣有謀略，待人處事這樣靈敏的秘書。吉主教的評價完全以事實為根據。本教區中最錯節的問題，一經撒神父的手，便可迎刃而解。教區上下，無不滿意而愛戴。一八七五年吉主教於視察教務之際，忽染瘋癱症，幸賴醫治迅速，調護殷勤，得以復生。然欲恢復舊日之精力，實屬極不可能。且普通患此病者，腦力日漸衰弱。吉主教自也不能例外。於是主教府整個責任遂完全壓在撒神父身上。原因是：因為主教已失掉工作的能力，副主教也年老力衰，主教府內雇員，又常生病。撒神父也真能幹，雖身兼數職，從容不迫，游刃有餘。他將各種案卷帶到修院，精心閱讀考量。所有批示，無不中肯

。慣行之散步，不得不多次犧牲。且晚睡早起，以增加工作效率，這還不夠，又被委爲主教座堂主任，教區主考員，教會法庭顧問。在執行以上各職務上，証實他有精深的法律學識，超群的明智。在修院中匝奧刀（Zanotto）教授的房間與撒神父的房間緊相接連。往往萬籟沈寂的深夜，聽到撒神父尙做響聲，得知他絕未上床，在校讀文件或從事其他工作。一次，匝教授從自己屋裏大聲喊說：「神父，休息罷！明日再處理這些煩瑣事件！養養精神，工作效率更當提高」。撒神父答說：「神父，慫有理，躺下好好安息罷」！他却仍繼續工作，非至中夜不止。而次晨四句鐘起床矣。僕役們理會他的床舖，多次絲毫未動，無疑的定是工作了一整夜。

撒神父在這百般職務纏繞之下，仍不時去往維尼斯及臨近各城鎮鄉村等處宣講聖道。對預備兒童初領聖體，最感覺興趣。爲他們做短篇的訓話，言詞懇摯，側重實際。甚至犧牲大部份光陰，或更好說，是犧牲全部公餘之暇，亦所弗惜。本院副院長屢次勸他珍重身體，不可操勞過度，該讓別人去訓導兒童。但撒神父婉轉答辯：「這種職務是屬於良心的責任」。當然撒神父之所以如此者，是完全由於爲天主而愛兒童之愛所驅使。深知耶穌聖心樂與兒童

交遊。溫良的耶穌，在世的時候，曾舉手於他們頭上，並親自降福之。救世主申斥門徒忿怒的聲浪，打入他的耳膜：「許兒童到我跟前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大概從此時起，胸中已有計劃。異日榮陞教宗，由計劃進而實行，敕令天下兒童早歲可以領聖體。

七 代權司鐸

數年之後，吉愛林主教舊病復發，醫治罔效，臥床僅數日，竟於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廿四日去世歸天。他既為羊羣捨了性命，整個教區的教友，哀悼逾恒，如喪慈父。撒神父親侍在側，哀傷之情，可想而知。即時發出訃音一道。諄請區內司鐸教友，同為亡者祈禱，並求主早賜繼位的賢明主教。

主教葬後三日，全體會議司鐸按聖教法典之規定，共同開會，選舉「代權司鐸」。開票結果，撒神父中選。堅辭無效，乃在新主教到任以前，署理教務。自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居「代權司鐸」職。時間雖短，但他做出的事業，却頗有可觀。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在改革人心上大顯天才，講道的次數較前更愈增加；攻擊惡習，不遺餘力。在法典

規定的代權司鐸權內，從事改革。另一方面仍如從前出席歌經班時，端莊嚴肅，熱愛之誠，溢於容表。給一般教衆，灌輸聖教教義；訓練兒童預備初領聖體。這兩種職務，在他心坎上佔了首席地位。會議司鐸染有一種惡習，深使撒公不滿。即無特別恩准，佩帶徽章與制服。

按法律之規定，這等徽章與制服，只准高級神長享用，即「紅衣司鐸」和「宗座秘書」亦無權利染指。身爲「代權司鐸」，以責任所在，不願新主教再見此不良習慣，遂運用靈活的手腕，寬容的政策，促使他們明瞭這舉動之不當，而自動放棄。他們這次的服從，將見豐厚的酬報，當這代權司鐸日後升任教宗後，委他們爲「宗座秘書」。一八八零年二月二十七日，教宗良十三世於御前會議中發表若瑟加來加利(Callegari)爲該區主教。撒而刀代表司鐸立發公文一道，曉諭週知，文曰：「可敬德里維斯教區神職班；今奉華帝岡示令：至聖聖父於今日御前會議中，簡派維尼斯總修院教授加來加利爲本區主教，敬悉之下，不勝快慰。凡我本教區堂口，俱應於下主日正午鳴鐘慶祝。加來加利主教之愛德，熱忱，學識，遐邇聞名，今者主教斯區，必爲心靈之善牧，民衆之慈父，此乃完全出於上主之措施，本區教胞，俱宜惶恐感恩。彌撒中之聖神祝文，易以感恩祝文。惟仍一心一意爲新牧代禱。在此艱難時期，主教之

重荷，天神爲之震恐，當獻之犧牲，筆墨豈能形容其萬一？職故凡屬教胞，責任所在，義不容辭，俱宜爲之呼求豐厚的上天降福。仰各本堂司鐸轉示全體教民週知。若瑟撒而刀代權司鐸。一八八零年二月二十七日發於德里維斯」。加主教收到國王「認可狀」，於當年六月二十日赴任。在民衆熱烈歡呼中行就職禮。加主教身體碩大，門庭顯赫。學識手段，俱出人頭地。因此最易獲得屬下人的敬重和愛戴。就職之後，先追認包利爲副主教兼會議司鐸組長；撒而刀神父仍爲主教府秘書。其他職務無任何變動。加主教的銳敏觀察，立即發覺這位秘書於處理本區事務上的驚人才幹，慝勉和勤勞。主教對於教務行政乃是一位新手，不時探詢撒神父的見地。兩心相印，互相敬愛。沒有彼此的同意，絕不解決任何問題。一言以蔽之：撒神父非只是主教的秘書，儼然是他的友伴，顧問。爲是兩人意見非常相投，撒神父之升任孟都亞主教，加公出力不少。他方面，撒公也很重視加主教的德行，功績。日後將賜以樞機榮位。加主教在任僅二年，便榮遷帕雕亞教區，德里維斯定然依戀不捨。繼位的亞得利亞(Adria)主教亞波羅尼(Apollonio)，於一八八三年六月九日來德履新。新主教諳練教務，親手處理一切。撒神父的工作遂以減輕，得有餘暇，從事講道，恰合他的志願。時間的輪子不停的旋轉，

撒神父會議司鐸的生活，屈指九載。他的本堂神父君士坦丁的預言，頃刻即成實驗：「他的頭將戴峨冠」。的確，談到主教爵位的準備，無人比撒而刀神父更完善者。所有一切職務，在教區腳踏實地，一一走過：由副堂而本堂，而會議司鐸，神師，秘書，主教座堂主席，主考員，法庭顧問，副主教，到處稱職。尙缺主教一級，以做日後榮登伯多祿宗座的準備。

八 榮陞主教

孟都亞城很能以過去的光榮歷史自誇自譽。建於冥橋 (Mincio) 三小島之上。在多量堡壘護衛之下，成爲軍事重鎮。它是咪吉爾 (Virgie) 的故鄉，受過但丁詩聖的歌頌。一時期曾屬過聖路易公撒格的祖先治下，產生了少數的學者和藝術家。湖泊明媚，波來亞爾卑斯峯魏勞納峯相離咫尺。而亞爾卑，榮米山自遠處虎視眈眈。這一切的一切，在國防策略上給人以「金城湯池」的印象。現下該地教區牧守無人：前任主教白藍高 (Berengo) 升任吳地那總主教。但是，孟都亞城雖留下一些光榮的紀念和對美術的諸多貢獻。惜乎在倫理，信仰，宗教的立場上應當改善之點，却觸目皆是。史米特林氏 (Schmidlin) 爲必約十世傳路者之一，請

看他的一段記叙：「孟都亞城，政見紛歧，因此在主教與擁護新意大利的教民和過半數的神職班之間，煽起了很深刻的裂痕。若干司鐸忽略學術和司鐸的真精神，繫不起各種新的打擊，甚或有沈醉於羅斯米尼（Rosmini）「實體論」者。是以頹廢殆盡，「實體論」受了德國哲學的影響。禁止愈嚴，流播也愈廣。更有人，如該地會議司鐸亞爾底高（Ardigo）完全同聖教會斷絕關係，背棄了信德。該地自意大利佔領後，神職班之社會地位，日益降抵，不堪設想。副堂司鐸每年必須募捐三四次，才可免於飢餓。聖教會的威權，蕩然掃地。一部分教友宣告脫離教藩。神職班的行爲不檢，罪不容辭。兩個整個的村落，拒絕服從指導，與主教斷絕關係。聖經班席次，再也看不見會議司鐸的踪影。本堂神父忽視講解教義，講解道理。惟其有「這般樣的牧童，才有這般樣的羊」。無論城市鄉野，謾罵之聲，不絕於耳。主日瞻禮，照常工作，「巴斯卦領聖體」，大小齋期，更無人過問。結婚典禮亦不在聖堂舉行。上層階級率皆傾向秘密黨，自由主義。下層階級多染有富野氏（Felti）及「宗教社會主義」。前主教勞答（Rota）死於戰場。繼任的是白藍高主教。自主教維尼斯人，前曾充任聖教法典教授，繼任時年已老邁。對此摧殘一切的狂流巨浪，無可奈何。所迫不及待的是需要一位真正宗徒

。此人非他，乃撒而刀主教。

撒而刀的勳績，才幹，聖德深為良十三世所垂青。因於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日的御前會議，簡任為孟都亞城主教。以示倚重酬勞之意。此項消息由他本主教亞包羅尼轉遞。亞主教先領他進入小堂，向他說：「可愛神父，你跪在苦像前，現有某件事體，你我二人均有祈禱的必要，因為這件事體同你我二人全有關係。撒神父立刻應聲跪下，心中慌亂如麻，暗想家庭方面定遇不測的險禍。及等他站起，亞主教帶着感動的聲調說：「得到聖父簡任您為孟都亞主教的^{消息}之後，我同時既喜歡又難過」。撒神父聞聽之下，非特不表示喜悅，反視這高遷為凶禍。哭泣哀求天主，呈請羅馬收回成命。陳叙自己無德無才，不能勝此重任，當此榮光。辭呈毫不發生效果，無計可施，乃忍曲接受，委諸天主聖意——只從他那裏可以得到助力和安慰。撒神父榮陞的消息不久傳遍遐邇。凡認識撒主教的地方，無不同聲申賀，先期斷言，必是一位為羊捨命的善牧。未過多日，首途到了羅馬，於同月十六日，在聖京亞巴利納堂（S. Apollinare）領受司牧品級。主禮者為巴勞機（Parocchi）紅衣主教。贊禮者為二位前任孟都亞主教，即：勞大（Rota）與包藍高。祝聖之日，正逢該月第三主日。撒神父所以選定此

日者，只因是日乃孟都亞主保——聖母始孕母胎無染原罪瞻禮。覲見教宗，朝拜聖堂，瞻望耶穌受難刑具，暨殉教英雄坟墓，更加其愛戴聖父的情緒。自羅馬歸來，以一心光榮天主，拯救人靈爲己任。遇有犧牲，絕不肯推委退却。

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撒主教收到國王「認可狀」，五月五日會同公函一件，移交孟都亞市長。公函的命意，不抗不卑，其中有以下幾句話：「：欣然向閣下聲明：予深知敝職之使命：忝爲教會職員，尊敬合法政權，是所當然。聖教會素以和平爲標幟，友愛爲使命；深信若無切實和平，爲司鐸者不能有所貢獻。故於工作領域之內，予將竭盡全力，用以維持和平。萬不得已時，準備犧牲一切，以避免無意義的衝突。此項衝突，於地方之福利，人心之團結，均有不良影響。予切願與閣下攜手合作。若能爲教衆同鄉，稍盡慈父愛友之職責，則鄙人幸甚。於自由行使公民及主教職權一層，閣下定必鼎力相助。託庇大衆之恩愛與同心，予之使命必有美滿之收穫：」。最末結束說：「：新主教一無所有，而內心富裕，除拯救人靈，招聚大衆，共成一個友愛，一個兄弟家庭外，別無目的……」。字裏行間，無意識的流露出慈父的心腸，善牧之熱火，純正的目的，堅決的意志。以天主榮光爲一切行爲的前

提。盡力與衆人相周旋，謀教區的福利。良十三的確說的有理，他說：「孟都亞教區此次若還不愛他的新主教，這是任何主教不能受他們愛戴的鐵証，爲的沒有一位將再比他更勝任，更可愛的主教了」。

五月廿八日於孟城主保——聖安瑟爾莫瞻禮，頒布第一通公函，充溢着智慧與恩愛。鄭重說明，煩勞，犧牲非所畏懼，並準備着抵抗一切危機，恥辱和磨難。以後的公函，常以此項思想爲中心：「鼓我勇氣，使我接受此艱鉅使命者，確爲望德。予選定船錨像徵，望德爲我印章之特徵。因爲聖經上（黑伯來書，六章，十九節）說：「望德乃神靈之穩固，堅牢的鐵錨」。望德乃我生活之惟一伴侶、百般疑慮中最穩妥的指導。無能中最有效的助力。望德不是仰望於人；仰望於人，不免遭幻想的欺騙；乃是仰仗基多，他既許必踐，扶持弱小無能人」。簡單說來：他聲明將自己委諸天主。勉力常常以溫良，和藹，摯愛，對待自己的羊羣——即連在危機困難顛連中，也是如此。

新主教於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在民衆熱烈歡呼中，金鐘報慶之下，到孟都亞履新。全體會議司鐸，本堂神父，修道生等，鵠立主教座堂門口歡迎。其他司鐸，修院教授，公教團

體等，則於主教府參見。當本堂紳耆進謁主教時，一般平民在主教府第左右高聲喊道：「我們願見我們的主教」。撒主教乃登陽台，致謝，降福而退。他宛似一位天使走入工作的園地。可惜不幸遇到孟都亞教區淒涼與渙散的情況，已達極點，上面已經約略提及，然他依恃天主的助佑，積極開始改革的工作。

九 善牧

凡負有重大使命的人，天主爲他預備的前途，真是神妙莫測：往往不惜以艱難困苦磨煉他，陶冶他，使他慣於奮鬥，對未來的職責先有充分的經驗，然後才能勝任愉快。天主對撒而刀也採取了同樣的方策。他先當親自嘗過各級職任的滋味，撞碰種種最難越過的障礙。在艱難阻撓中找到成聖自己的方法，給人立善表的良機。然後才能登「伯多祿宗座」。在那榮登之先，最大難關，無疑的是在孟都亞。孟都亞好似一塊當開墾的荒田，佈滿荆棘，無從落脚，惟有堅決的心志和對天主不可動搖的依恃，大刀闊斧，勇往直前。首當其衝的厥爲神職班，其次是教友。教友與主教之間，由舊有的裂痕曾一度發生誤會。而主教深知長此以往，定無良

好的結果。乃委曲求全，雙方復歸於好。

目視若干本堂區，荒蕪無人管理，自不免唏噓嘆息。但有什麼方策呢？原因是爲了缺少司鐸，這樣繼續下去，豺狼勢必跳入羊棧，吞噬一乾二淨。惟一希望，寄託在修道院中。而本區修院因政治的背景，多年以來，封固停辦。所有寥寥修生，或散居附近教區修院，或在本堂司鐸監視之下，寄留家中，由本堂司鐸兼爲授課；但多敷衍了事。包藍高主教有鑑於此，乃先恢復修院，惟因經費支拙，修生的數字很受限制，絕不敷教區的需要。撒主教根據多年信望二德的經驗，毫不灰心。到任伊始，立發捐啓一道。不分貧富，向各界——特別司鐸等——剴切呼籲。懇請各盡己力扶助修院事業。蓋教區前途的盛衰，全繫於此。並促人注意到社會上一切的不良精神，與物質上無量的災患，皆以缺少司鐸爲主因。此種施捨善舉，在天主聖教會以及人前均有絕大價值。捐啓一發，立竿見影。大家爭相解囊，勇躍輸將。主教畢生救困扶危，不斷施捨，此次當然更不居人後。經此番大量捐助，經費寬裕。修生數字增至一百四十七名。撒主教在百般業務中，特別致力於培養修士司鐸的真精神，犧牲自己而救人的超凡熱火，迎合着時代的需要，選訂科目，幾乎每天視察修院一次，探聽院生各種情

形，親自監考，以甄別修生的進退。深信本區特別需要善盡職守，擅能駁闢現代邪說的司鐸。爲此，凡不充分表現堅固聖召和充足智慧者，概不收錄。他們的熱忱，祈禱，默想，領聖事，服從，操行等詳細情形，甚至每人的個性，主教完全清楚知曉。如往日在德里維斯時，用簡短而動聽的談話，勸他們進修聖德，躲避空閒。怎樣奉獻小克苦？對於善者，和善可愛；對於不善或好起爭端者，嚴肅不屈。於提高修生道德學識水準上，訂定若干有益規矩。曾一度自任修院院長與神學，聖歌教授。甚或在堂中爲他們實習禮節。目的是爲越同他們接觸，認識越清楚。逾時不久，撒主教一以對於教區的現狀，得有更切實的認識；二則爲了欲謀徹底改除政治紊亂所產生的惡習，遂宣告第一次巡視。此番巡視，大顯辦事認真，勤勞明智。雖細微瑣事，亦不肯輕輕放過；遇有當解決的糾紛，便嚴刻的審問雙方理由，以便公正裁判。他深知本堂司鐸的日常收入原很微低，不願加重他們的責任，嚴禁他們鬧排場，張設筵席，他曾說：他惟一的希望，是拯救人靈。拒絕慶祝，習於淡泊生活。與神父等同桌共飯，不求適口，只求溫飽。這樣，便足可以使他感恩稱謝。遇有舉行儀禮來歡迎他，撒主教便說：最美的儀式是進堂望彌撒，領聖體。剛踏進堂門，便走進神工架裏，相幫神父預備教友領聖體

。此次巡視的結果，深使主教快快不快。很多的婚配應當補禮，而不合法的子女也須予以追認。若干司鐸當引入正軌，有些邪說當施之以抨擊，有些頑惡人當與以開導，有些亡羊當引回羊棧。又有等等習俗該當改善……。

爲打破一切難關，撒主教於一八八七年二月十六日曉諭全教區，召開會議。以期集思廣益，制定——前此會議所夢想不到的——應付新時代，新危機，現時代社會需要的規律。阻難在所不免，主教業已先期料到。然因天主的呵護和他本人靈敏手腕，卒能踏伏一切，大會圓滿閉幕。該大會之議決案，遂奉爲教區行政之準繩，同時也就是他明智工作的紀念品。

撒主教很願把教區內的一切問題公開討論。關於教友的宗教教育，遺下了嚴格的規定：每主日必講解聖經，給成年人講要理，教授兒童淺近道理，切實並急速預備他們初領聖體。並創辦公教青年會，藉以使他们遠離罪惡的機會，而勤與教內禮儀聖事。又組織第三會，施予青年人正常的訓練。不睦的家庭，設法使之和美。審度當時的情形，確定教權與政權的關係，然以不得職責，不損教會權利爲原則。此外也涉及有關慈善事業的遺產問題，婚姻問題，教會對「社會問題」的立場等等。總之，此次會議討論了許許多多，且具有重要性的問

題。吾人若以此次會議爲孟都亞教區走上道德，宗教改良之軌道的出發點，亦無不可。

主教全部生活，便在苦幹，敬主中度過。早五點起床，於私人小堂恭獻彌撒大祭。謝聖體畢，直接往主教座堂聽神工，時間長短，視教友多寡而定。略進早點，然後便看聖書，開始辦公。他的這種工作往往被人打斷，不拘何人，不拘何時，均有拜見他的權利。晚飯後回到自己書房，祈禱閱書，直至深夜。

新主教爲愛人熱火所驅使，遇有三日敬禮，九日敬禮，百週紀念，必親赴教區內外講道。在巡視中，竟有時一日講道四次。

嚴重監視遵守大會議決案，對此表示反對的司鐸亦大有人在。主教循循善誘，非完全屈伏不止。某位本堂司鐸本不喜歡早晨起床聽神工。主教又擬用他素日慈愛手腕，改變他的心志。孰知一片美意，付之東流？一日清晨，主教早坐在該本堂神父的神工架裏，代替他聽告解。該本堂聽說主教如此，自慚行穢。自是而後，再不忽視自己的職責。

遇有司鐸操守不嚴，主教的傷心痛苦，不言可喻。以善牧作模範，拋下九十九隻羊，飛奔尋找一隻亡羊，找到之後，撫摩照料，引入原棧。不幸在孟都亞城，誓反教的勢力，已入

根深蒂固的境界。連神職班中受到這種影響的亦不在少。主教老淚橫流，泣求天主，光照亡羊的明悟，開啓亡羊的心門。然更加劇他的疼苦者，確是勞歪來本堂（*Novere*）克里桑狄（*Crisanti*）神父。克神父竟敢露出本來面目，毫不掩飾，聲明自己是誓反教徒，爲衆人大壞表樣。撒主教激於榮主教人之熱情，對於既成的事實，不免焦愁萬分；對於未來的隱患，不得不設法補救。時雖嚴冬，於該本堂區毅然組織講道班，自任講道員。但從民衆——或至少神職班——方面，遇到不少新的阻難，人以爲他必將因憂成疾。撒主教爲止息天主之義怒，補救不良表樣，乃明供聖體四十小時。但當時的恐怖情形，真夠使人咋舌瞪目。甚至連供聖體的聖體光，也會被人盜去，這事據說是該堂副堂神父所作，此人此後也背了信德。

撒主教頒發了多數適應時代的公函。內容充實着高深理論，及切合實際的指導。於聖安瑟而莫，聖路易，真福亞立山，掃黎百週紀念及教宗良十三世金慶日擴大朝聖，又組織朝聖團，赴本區或外區聖堂朝聖。常獨自担任朝聖的大筆用費，且都親往參加。並重修加斯弟腰（*Castiglione*）地方聖路易小堂。

在會議期間，常輔助比較貧困的本堂司鐸。關注遷移的教友，注重刊物，創辦一種公教

機關報，名叫孟都亞公民報。時時處處，撒主教顯出傑出愛德，尤其對於「反對派」和磨難他的人，尤爲顯著；從來不記仇，常爲人代禱，遇有機會，則以德報怨。現在，試以曾經披露於「苑拉來（Fenase）日報」的一段軼事爲憑証：「有人暗中印散傳單，破壞主教名譽。不久真像揭穿，多數人主張起訴，要求賠償名譽。撒主教一味謙虛良善，步法天上導師——他在十字架上曾寬貸仇人——因向人說：「我想爲這種可憐人，念經比責罰更緊要。事實上撒主教每次想到這人，或聽到他的名字，便念一段經文，求主矜憐他。但天主是至公義的，「有善必賞，有惡必罰」的話，往往在現世即已驗證。那人曾投資經營某種企業，孰料命途多舛，一變而爲赤貧。債權人好似一羣餓犬，時刻不離左右。且散布謠言，誣讒他隱匿財產，欠債不還。法庭出而干涉，加以拘捕，經嚴密審訊，顯係空空造謠，毫無根據。但另一方面，畢竟債台高壘，償還無力，乃奔走呼救。不幸到處碰壁，眼看大難臨頭，忽然出現一顆救星，得以早早解脫；逃往別處，重整旗鼓，再作發財的美夢。而此救星，爲他始終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原來救星正是孟都亞主教。主教自從得到了上項消息之後，日夜籌劃，思量怎樣用巧妙

的方法，拯救這位可憐蟲。他說：「我稱之爲可憐蟲，爲的我不能用別樣名字稱呼他」。打開慈善箱，估量那可憐蟲需要多少，裝入一個信封裏。託一位上了年紀的熱心太太，轉交那人的妻子；再三叮囑，不可說明來源。主教說：「小心，你當嚴守秘密，如果那人的妻子再三追問，那麼你該說是來自最慈善的太太，患難中的救星，聖母瑪利亞」。何等偉大的愛德！較諸大聖，亦不多讓」。

在刷新教區方面，撒主教卓絕的天資，傑出的聖德，儉約的生活，全佔着重要的地位。人們談起話來，無不交相稱譽他學識的淵博，辦事的殷勤，長於組織的本領。不分貧富貴賤，一律和藹相待。總而言之，他抓住了衆教友，特是低賤教友的敬仰和同情。真正是地道平民化的一位主教。常見他去醫院，宛似一位解憂的天使，增加病人心身的勇氣。卽連該城中左右金融的猶太人，也對他表示同樣的好感。當他走過他們的店鋪門前，也都恭而敬的問候他，並說：「我們需要這樣的慈父」。甚致業經叛教的亞爾地高（Ardigo）也不能不說撒主教是一位憑良心，按規則，盡責任的人。

當時在孟都亞城，誓反教的勢力，一瀉千里，發展之速，非常驚人。卒賴主教的聖德，

阻其進展。他常如蕩子之父般的伸張兩臂，歡迎悔過自新的司鐸。遇有背棄信德的，更積極設法召回，至於勞瘁犧牲，則不在他顧慮範圍之內。本城的一位中學教員，傾向自由主義；一旦病人膏肓，危在旦夕；主教遣人問他願不願接見自己的友人撒而刀？垂死的病人，一聞此言，不得不屈伏這偉大的溫良之下。主教接到答覆，時已天黑夜闇，道路又生疏不平。但爲尋找亡羊，不顧一切，奮然前往，在病人榻側守候一點多鐘，卒使他同天主重歸於好，善領終傳聖體。

修院事業佔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設計產生有益於社會需要的大量司鐸。爲提高神品數字，在西大帶拉城（Citadella）商酌購買一所房屋，立一座免費小修院。但好事多磨，仇人的百方阻撓，致使他的計畫半途而廢。撒主教的滿腔熱血，遭此失敗，那肯干休？自思來日方長，候諸異日，再辦不遲。孰料時間已經不容，有更高的職位在等待着他。這樣分毫不爽，實驗他恩師君士坦丁的預言。除上叙第一次巡視外，以後又出巡數次，赴聖京朝覲教宗述職。同軍政各界，感情亦甚融洽。因主教的努力，孟都亞改頭換面，一切爲之一新：燃起了神職班的熱火，洗了教衆的積習；以紊亂著稱的孟都亞，在善牧牧守之下，竟成了一座秩

序，和平，典型的聖城。舍撒主教外，誰能辦到？而撒主教謙虛爲懷，一切全歸功於上主。但天主舉揚謙卑者，壓伏驕傲者。撒主教雖極力掩諱，但他的芳名，如風馳電掣般的傳聞遐邇。巴勞齊(Parocchi)樞機評判說：「孟城的主教是這一帶地方最優秀的主教」。教宗良十三世也深知他的功績，能幹，遂計議委他管理更重要的教區。

十 樞機兼總主教

亞得理亞海中的最美麗的皇后威尼斯城，樞機主教奧斯定尼(Agostini)於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病故。翌年六月十二日教宗良十三世於御前秘密會議中，簡任孟都亞主教爲樞機主教。同月於御前公開會議，授以帶爾默(Des Thermes)聖伯爾納多堂職銜(即該堂之名譽主管，譯者註)。此外，出乎常規，未在秘密御前會議，反於公開會議委任爲威尼斯總主教。由孟都亞主教一躍而爲紅衣主教。教宗之所以出此，完全爲表示對撒而刀主教倚重之殷。但撒主教謙虛成性，自揣不堪勝任，堅辭不就。而教宗漠不置顧，囑其勉遵主旨。

此消息一經傳出，到處惹起大家的興奮和歡欣，特別是孟都亞城，尤引爲榮幸。然念及

失掉一位可敬愛的善牧，不免又夾雜些憂傷的成分。威尼斯更極度踴躍，表示歡迎；爲了人們常聽他講道，早已認識他的聖德。至論他內心的大方，天賦的溫良，神學的高深造詣，愛靈熱火，處世有方等等，也未嘗不爲人衆所週知。十四日晚五點教宗延見撒而刀，哥辣尼羅（Graniello）二位新紅衣主教，行賜方帽禮。哥主教以年長之故，向教宗致謝詞。今將聖父談話有關於撒主教的一段，抄錄於後，以見當日情形之一斑：「最可愛神子，朕也同你共同歡樂。主教，你將赫赫有名的孟都亞教區，治理得非非有條，不愧稱爲善牧。今喬遷威尼斯總主教職，朕深信乃分所當然。期待你在那裏工作，不愧爲聖老楞佐如斯定，與其他負有盛名之主教的繼起人，愛施的田園更加擴大，在彼一帶區域，宗教得到民衆的信仰。種種良好事業正在盛昌絕頂，你的工作必產生很豐滿的收穫。今日所領受的榮光，卽是朕所希望的保證」。當場有威尼斯孟都亞德里威斯各教區代表。撒主教妹丈巴勞林（Parolin）也在場。求教宗降福他本人，闔家和他的岳母。教宗驚喜不已，轉身向新樞機大聲說：「你的老母尚健在，朕愛祝你」。當場即令人拍電報，賜以宗座遐福。威城興奮之情，達於極點。代權司鐸充滿神樂，曉諭教區全體神父，教友，鳴鐘唱「吾儕讚頌天主，認爲真主……」，以表謝

恩。因為天主俯允祈禱，賜一可心的總主教。

二十一日撒主教身著盛裝紅服，在華胄侍從簇擁之下，行接受「聖伯爾納多堂爵銜」典禮。主持該堂事務的「西都隱修士」，殷勤招待。院長為戴羅茂（Dell'Uomo）神父，當眾滔滔演講。講詞大意：先追叙該堂職銜之源起，次回憶該堂原為羅馬大帝刁開先（Diocletian）浴房之一部，修築此浴房之工人，均屬教友，歷時七年之久。這些教友是從帝國各角落拘掣到了羅馬：唯一的罪名是皈依基多教。最饒興趣的一段：戴院長揭示天主的上智，如何酬報了這些聖教初興，信德干城的大無畏的恒心，堅苦卓絕的勞力，紛身碎骨，死而無怨的精神。事實上數座帝王浴房，今已改為聖堂——聖伯爾納多堂，宏大而富有歷史性的天神之后聖母堂等——充了果敢殉教者的葬身所。這些正是他們在虐王鞭笞督責之下修蓋了的。未來必約第十——撒樞機以素日驚人的口才，動聽的詞句，慈父的情調，起致答詞。大意謂：今天特別快慰，約有以下兩種動機：第一，爲了得到致命先聖親手築起的聖堂底職銜。第二，爲是本堂的主保——聖伯爾納多——是敬禮聖母的聖師，且現爲聖人的弟子所主持。致命聖人加強我的信念，使我的信仰永不屈服。爲保持信仰，我該步法他們的後塵，積極奮鬥，雖肝

腦塗地，在所不惜。又接續着說：本堂既獻給聖伯爾納多，我不能不聯想到這位聖人令人愛慕的去處很多。然另外因他是熱忱敬禮聖母的典型，於此能任意向聖母表示心中的愛火。又講敘兒童時代往朝三勞來聖堂情況，從聖母手中所得種種特恩，及如何在危急時期依恃聖母，妥妥當當，化險為夷。今任命爲主教，當肩負重大的責任。他惟一的保障是他的主保聖母瑪利亞。天主即願委他爲威尼斯主教，沉着的心靈，業已準備走上聖老楞佐如斯定的寶座。因他知道在每個十字街頭，小島，濱岸，威尼斯先人全立有敬禮聖母的偉大紀念物。這些紀念物在啞言無聲中，告知來往旅客，這座水城完全托靠給聖母的助佑。

參加此次典禮的，有很多主教，司鐸、紳商、婦女。演說完後，莫不驚奇喊道：「這位樞機怎講的這麼好！真是一位天使」。他所說出的話，實在是懇摯動人。以後每次來羅馬，必往朝此聖堂，視爲嚴重的責任。此堂又樸質，又簡單，宛似這位樞機畢生的寫照。

孟都亞也熱烈籌備歡迎樞機主教。合城教友，不分富貴貧賤，莫不爭以一觀爲快。樞機於六月二十三日抵孟都亞車站。神職班和市民代表齊集迎迓，普通民衆則於另地鵠候。紅衣主教剛一出現，有如山洪暴發，「萬歲」，「歡迎」之聲，衝破雲霄。主教揮手降福，大爲

感動。自車站至主教座堂，人山人海，有如奏凱還鄉：萬鐘爭鳴，宛如最大慶祝。主教所過之地，民衆列成兩行。門窗和陽台上，凡稍高的所在，全擠滿了人。手裏揮着汗巾，口中歡呼着「萬歲」。一言以蔽之，合城興奮如瘋如狂，誠孟都亞空前的盛況。座堂內外，點綴一新，歌唱「吾儕贊頌天主，認爲真主……」。繼之以大禮聖體降福，致謝詞。主以衷心感激，不覺熱淚奪眶而出。

二十四日，本城官紳要人前往祝賀，主以一一接見。二十九日，聖伯多祿聖保祿瞻禮，唱大彌撒。典禮之隆重，不說絕後，至少空前。所有本區小城和較大村莊，也請主教命駕光臨。

一切應酬完畢之後，乃決定回里探視老母。此意一經發表，如風馳電掣般，傳遍各處：利塞村以及樞機主教行將路過的村莊，鄉民無不喜出望外：各等階級的人，成羣結隊，奔赴車站，倘能從火車門窗見他一面，領受他的降福，則引爲莫大榮幸。到達加斯歹爾弗郎哥，在民衆熱烈歡呼中，走下火車，本地神長，官紳趨前拜謁，改乘馬車，向利塞村進發，倘有若干車駕尾隨於後。今日所走的路，正是那五十年前肩上搭着鞋，袋裏裝了麵包而赤脚所走

的路，樞機主教撫今追昔，心中作何感想？吾人只有以悟會領略之。

喜鐘首先報到。鄉民傾村空巷，望眼欲穿。主教進村，在歡呼鼓掌夾雜聲中，先入聖堂，舉行降福。後偕同全班人馬，走進陝陋的祖宅。翌日早晨，神職班，諸善會會友在前引路，主教又步入聖堂，舉行彌撒大祭。彌撒中演講，闡述聖母的貞潔，爲的昨天正是聖母瞻禮，乘機向歡迎者一一道謝，又追叙他幼年時代的往事：初領聖體，從福撒里尼本堂神父手中領穿修士服，第一台彌撒等甘飴的回憶，使他懷念故鄉。當年的伙伴多有情緒觸動，嗚咽流涕者，樞機主教亦不禁涕泗滂沱。凡遇認識的人，必站住說些懇切的話：大家全脫帽跪倒，爭先親權求降福。附近村莊的居民，亦不辭跋涉之勞，蜂擁趕來，慶祝新樞機；這乃是利塞村最動人的一幕。

午後，主教行聖體降福，加斯歹爾弗郎哥的歌聲，別有一番美妙的聲調。夜晚燃放煙火的同鄉。這一天是利塞村有史以來最可紀念的一日。樞機在故鄉逗留兩天，付洗了三個新生嬰孩，給多許兒童授堅振聖事，兒童的父母感激不盡。去往三勞來獻祭一次，那是兒童時代

屢往熱心祈禱的所在。現在該把新樞機見他老母最動人的一幕情況描寫一下：彼此一見面，先行親面禮；喜淚瑩瑩而下。老太太看見自己的小若瑟，榮膺教會王公顯職，昔日的艱苦——節衣儉食，養活偌大家庭——全然忘掉。心靈深處，喜樂叢生，怦怦跳動。離利塞村以前，又同老母行親面禮。此次樞機心中不免藏着隱憂：因他料想這會是末次的會面。末次親老母的面頰，老母年事已高，且多疾病，不能久活於人世了！明年二月，果真安然棄世升天。合家老幼及樞機主教，莫不哀傷逾恒。在威尼斯孟都亞德里維斯，凡樞機主教的朋友區域，均舉行獻祭追悼。誰想到一位熱誠，謙卑的馬爾加利大，不停的辛勤勞作，為可愛的家庭，準備犧牲一切，在靜默茅舍中度了一生，死後得到偌大而又這麼隆重的哀榮？甚致在威尼斯馬爾谷大堂中也為之舉祭；在墓旁豎立碑碣一方，碑文係樞機主教親自擬撰：「桑松馬爾加利大不愧為賢妻良母：於一八五二年五月四日喪失愛夫撒而刀若汗，一心依恃上主，無憂無懼，大有男子之風，對其子女九人，施以宗教教育。於一八九四年二月初二日，功全德備，棄世升天，享年八十一歲。紅衣主教若瑟撒而刀率弟與妹為已亡慈母泣求「息止安所」。

樞機主教除喪母的悲痛外，尚有很多不順心的事。時光飛也似的一月一月的過去了，他

却仍不能赴任履新。意政府同宗座既沒有什麼好感，又加上受威尼斯市政府大多數「反神職班」的推動，拒絕發給「許可證」。所持的理由，則謂在分施教會進款和職符上（具體說來，即對於委任威尼斯總主教）政府享有特殊權利。

因着這個問題，我人對於威尼斯總主教職的經過，倒有一番追述的必要。威尼斯總主教職，遠始於一千四百五十一年，先是總主教公署設在亞歸來（Agriole），後遷於荷辣刀（Ortado），終於遷到威尼斯。威尼斯與奧大利共同獲得委任總主教特權。其後意大利繼與國獲得政權，在教會方面也願享受同樣權利。但此項要求毫無根據。第一，此項特權可以經教宗自由收回。第二，無教宗同意，不可視為隨政權而可轉移的一種物品。事實上奧大利和威尼斯共和國間，確是經過了這番手續，怎奈宗座並未同意。當時首相克里斯必（Crispi），頑強抗爭，以報復華蒂岡反對他的馬松計劃。衝突日益尖銳化，解決的路徑也日益壅塞。許多主教座位，虛懸無人，兩方均以歷史法律為根據；各執一詞。若干聞人名士，目視此種境況，於心不忍，乃起而進行調解。無奈舌敝唇焦，究未發生絲毫效果。

天主的措置：一件新的事體，解決了本問題的難關。當時意大利適才征服了厄利特里亞

(Erythrae) 計劃怎樣徹底從事該地的建設。原該地傳教士均屬法籍味增爵會士，對意大利頗懷敵視的心理。依克里斯必首相表示，願代以意籍嘉布遣會士。宗座以為機不可失，雙方成立協定。關於威尼斯總主教事，政府讓步，而對其他各地主教也一律發給「許可証」。同時宗座由厄利特里亞撤回味增爵會士，易以嘉布遣會士。威尼斯教友會致全力要求政府許可主教到任，今聞此信，喜出望外，但孟都亞城眼看即將失掉可愛的善牧，未免怏怏。司鐸，官員，紳士，工人，全欲末次拜見主教致候，求他降福，亦有獻贈珍貴禮物以表謝忱者。又有人欲在總主教動身時為之舉行盛大歡送會。樞機主教深恐屆時依戀不捨，因此絕對秘密了起身的時刻。於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清晨，天色朦朧，兩眼含淚，離開了聖安瑟而莫城，取道德里維斯，在那裏又受熱烈歡送，遂即動身直赴任所。

十一 水城宗徒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撒而刀樞機主教行抵水城。帶着得勝的威儀，跨進威尼斯。一般居民大都是很熱心的教友，頗不滿意市政府當局之所為。今者藉此機會，欲表

示政府的措施，並不能代表民衆的輿情：因此海軍造船所派遣了最精美汽船一艘，等候在河內，供主教驅使。若干小艇船艙相接，尾隨於後。一切藝術化的宅第的窗口，遍插旌旗，惟有市政府公署杳然無聲。閩城居民焦急等候，市政府參議員則倍增煩惱。樞機主教一登汽艇，各堂金鐘自鐘樓高處叮噹齊鳴，致候「因主名而來者」。窗口涼台碼頭橋樑上，帽巾揮舞，到處熱烈歡呼。紅衣主教含笑點首示意，降福他的新羊羣。

次日早晨，首次在馬爾谷大堂舉行大禮彌撒，禮節隆重嚴肅。彌撒後歌唱「我儕讚頌天主認爲真主」，感謝主恩。在場教友目覩這一幕信仰的勝利，大爲感動，多有潸潸落淚者。唱完聖經，樞機主教演說工作方針，每人心中全讚賞這是天主特遣的水城宗徒。

以後的幾天，專事回拜當地市長，總督，領事。二十七日朝往瑩地，爲前任主教獻祭，也爲一切死亡教友祈禱。並赴醫院探視病人：他的一言一行足使病人獲得無上慰安，多有喜極流淚，求他降福者。又去修道院，巡視青年修士，藉表他內心的特別關懷。最後拜訪海軍造船所。足跡所至，以他的溫良誠懇，得到熱烈的同情。

前面說過，樞機機是一位愛德宗徒，救濟病苦，散盡他的資財。在威尼斯也同樣以愛德

著手，實現他的工作方針。是年西西堂（Sicile）加拉伯里（Calabre）遭大地震許多村落城鎮，顛倒毀滅，無數的生命，活活埋在地下，生存的也悻懼不安。新主教大發慈悲，向本區教友竭力捐募。廣收各盡己力，踴躍輸將之効。此後遇有別項災難也採取了同樣辦法。

在威尼斯也如在孟都亞，不分等級，來者必見，且規定除休息日外，每天自十二點至午後兩點爲會客時間，而於主日瞻禮五兩日十二點行施堅振聖事。遇緊要事項，隨時更改他的日行常規。在天主賜與他的任務上，十足表現出他是一位貧窮的慈父：他出身貧窮，一生度着精神上的貧窮生活，對遭患難者的痛苦尤其特別關懷：視金如糞土，從來不計劃如何儲蓄以防老年，即使能夠這樣做，他也不肯。他的個人收入，成了窮人的養廉。遇有直接向他告急的，或遇有慈善事業救濟等工作；無不傾囊相助。自己受貧寒受飢餓，則非所計慮。本區神父中經濟困難的，也多得到他的補助。樞機主教自幼習慣了貧寒生活：雇用幾名僕役料理府中雜事，據他看來算是一種浪費，因爲他的幾位賢妹足以應付一切。某天有人給他介紹一名廚師，他帶了平日和藹的面孔說：「總主教爲他的簡單飲食，有他的妹妹足以勝任」。他所以這樣的緣故當然不是由於慳吝，却完全是由於愛德在後面推動着。

任何困乏艱難，不能阻他執行他的任務。不時側入貧民窟中爲垂死兒童付堅振聖事，臨走以前必放下幾個錢。更勤往探視病院，瘋人院，監牢，所到之處倍受歡迎，有如和平之天使。一千九百年，尤太加（Geddes）監獄中，爲得聖年大赦，舉行數日避靜。撒樞機，誠如聖經上記載的善牧，拖下九十九個羊去尋找失去的一隻亡羊，親到監獄聽他們的神工，一連數點鐘之久，毫不厭倦；末日又爲他們舉行彌撒；二百五十名囚犯都領了聖體，其中還有九名當天領了堅振聖事；主教又作了一篇演講，聽者無不動容，也有涕泣流淚者。

撒樞機的活動範圍，是不可以界線來劃清的。家庭內起了糾紛，必使他重歸於好；遭憂患者，必得到他的慰藉；在不損害聖教權益的原則下，同軍政各界採取友善的聯絡。威尼斯當局原本抱定敵視的態度，然而潛移默化，最末竟水乳交融，對一切事體均肯極力幫忙。

撒樞機主教的和藹謙讓，竟成了大衆的口頭禪，每次出外散步，走至他脚下親權求降福的，屢見不鮮。特別是水手們一見他來，便興高彩烈的喊着說：「請看水手們的主教」！但如果說：「請看一切人的主教」！則覺更爲適當。爲的他不拘見了任何人，全有一兩句鼓勵勸勉的話；並且來者不拒，一視同仁。

他那種捨己爲人的精神，着實令人欽佩：某次，一位知己司鐸寄宿在主教府，晚間詢問總主教，次日可否提早作彌撒，以便趕登火車。主教說：「請放心吧，一切都準備妥了」。翌日司鐸踏進堂門，看見總主教正在預備應用祭品。該神父怎樣的驚惶失措，自在意料之中。穿祭衣時，總主教親爲挈領提袖，他更覺愧不敢當。而總主教謙虛性成，又欲親爲輔祭，該神父雖百搬拒絕，終扭不過總主教的誠懇。在許多場合，特在出外散步時，只要爲主教地位沒有不良影響，常是穿着神職班普通制服，從人叢中穿過，以免惹人注意。不喜外表排場，竭力避免虛榮。一八九九年八月間，管理女生宿舍的仁愛會修女請他主持學生休業典禮，他應允前去。但他當在巴撒那（Bassano）車站下車，預料將必有人在那裏歡迎，因致書該地的一位朋友，略謂將有兩位威尼斯司鐸，前往該地。因道路生疏，請屆期遣馬車一輛，至車站迎候。這位朋友應命前往，一見來者不是兩位普通司鐸，乃是紅衣主教與秘書。驚異之餘，張開喉嚨，喊說：「紅衣主教」，紅衣主教立刻作手勢，不許聲張，且說：「別說話，趕緊走」。遂登車加鞭，奔赴目的地，在車站鵠候的民衆，還不知他已經過去了呢。

樞機主教該施展熱火的園地，荆棘蓬勃；斟酌當日的社會情形，立刻發覺非用有力的戰

略，絕難奏效。爲了愛耶穌的緣故，本着捨己爲人的精神，大踏步地走上堅苦卓絕的長途。過去，在威尼斯多次聘請赫赫有名的演說家，擔任講道理，但是他們每多標奇立異，將天主的光榮，神靈的利益，反置諸腦後。撒樞機的樸質而實際的講道却以光榮天主裨益人靈爲歸宿，極力推行講道或輪流講道——這是訓誨教友信條教規最妙的方法，同時也能使他們遠離惡習，努力修德與勤領聖事——他常催促本堂神父講聖經，講要理，爲年幼兒童灌輸基本的公教知識，在可能範圍內，准他們早開聖體。遵照教宗良第十三的訓令，由威尼斯總主教召集該區全體主教會議。關於該區神職班工作所有議決案，皆側重實際。本堂司鐸對所屬教友——特特對於青年，當切實施以宗教訓練；在司鐸直接指導之下，成立公教團體，於每一本堂區創辦扶助窮苦病人的慈善機關，如「味增爵慈善會」等。司鐸們每次集會，宜試習解答倫理學上的難題，且當認真從事不可苟且塞責，每次又應有一篇闡述神職界責任的演講。爲宣傳公教教義，對於刊物的重要性，也有相當的討論。敦囑全體司鐸繼續研究神學，甚至對普通學科也不可等閒視之，以期克盡厥職。

至論對修道院則一本從前的主張，常給與非常的注意和關懷。在視察途中親同修士和院

長做蜜切的談話，設法單獨一一認識他們。這些青年修生，即是聖教將來事業的主人翁，故不惜百般努力，使他們認識自己的職責，是該成一位優良的司鐸；熱誠敬主，渴望救人，充實學識，愛戴教宗。屢向他們說：「你們該愛聖教會，並愛有形的領袖。」遇有教宗節辰，則令他們演劇慶祝。此外為提高修生研究神哲學的興趣；特在一九零二年，呈准良十三成立聖教法典系，及「授與學位權」。選擇飽學司鐸擔任講席。每年開學，放假，考試，必躬身參與，及修院慶辰也從不缺席。其時在威尼斯境內盛行着種種邪說：免費學校，到處林立，以便招收大批兒童，盡量施以反道德教育。總主教一經察覺，大為震怒，對遣送兒童就學該種學校的家長，嚴加申斥，並揭破此種學校蘊藏着的危機。同時表示雖經濟支絀，願盡可能逐漸創辦公教免費學校。同時他的確言行一致的去實行，造福青年實非淺鮮，他本人也感覺到無量的欣慰。

他的已往的宗教社會事業，業已得到教衆景仰，今者益深刻化了。勞工問題也惹起總主教的注意；致力息止勞資雙方的衝突，按公教的社會觀，為之成立種種協定。又廣設慈善團體，成立青年聯合會，以便改善下層階級的生活。又助長經濟的發展，聖馬爾谷銀行即其努力

之一。自開幕伊始，行務發達，又附設工人儲蓄部，便利工人儲蓄。

在撒樞機任威尼斯總主教期內，慶祝了聖馬爾谷名堂八百週年紀念。又慶祝了本城第二主保聖伯多祿與爾塞羅 (S. Orsello) 聖撒克來刀 (S. Sagredo)；及比約第七任選百年紀念。同時並在「聖若爾日公共運動場爲這位教宗的紀念碑行奠基禮：作了一篇很有價值的演講，將這位教宗在艱難時期，如何治理教會的偉大人格，並其勤勉的精神活躍的呈現目前。每次舉行這類的紀念，必出公函告知所屬信友，字裏行間充溢着深邃的教理和有益的指導，又慶祝教宗良第十三初領聖體七十五週紀念，借此良機，叮囑本堂司鐸注意兒童初領聖體，並用該教宗登基二十五週紀念，勸諭信友愛護服從教宗，與聖而公會緊相聯繫。

總主教自幼對於聖體更具有極度的熱心：設法務使一八九八年屆的聖體大會在威尼斯舉行，果能如願以償。總主教事事注重實際利益；當大會未開幕前，先舉行講道班，並親赴本區五處本堂，給信友講道，以促起他們對於聖體的熱情。屆日，總主教演說，行大會開幕禮。參與典禮共計四位紅衣主教，五位總主教，二十三位主教，許多位紅衣司鐸和司鐸，教友更難以數計。大會期中所討論的問題，領聖體的數字，典禮的隆重，都值得特念紀念。爲的

此次大會的主持人即是撒而刀樞機。他孝愛聖母之情，也可謂達到極點，在這熱愛推動之下，他欲親赴哥勞巴（Groppa）山頂祝聖獻與聖母的一坐小堂，前往觀禮的民衆人山人海，途爲之塞。總主教跨騎騾背，蜿蜒攀登，山路艱險曲折，毫不退却。山上一切概不方便，而總主教却欲同教友在此留住一夜。此次旅行好似一種勝利的凱旋：每過村落，必鳴鐘致敬，而總主教謙抑爲懷，將光榮完全歸於天主並聖母瑪利亞。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曉諭所屬教區，將作正式巡閱。路經各處，一車簡從，不欲別人爲他排場。大小堂口無不一律檢閱。即無關緊要的一些小規模的公教事業也不輕輕放過。對成績美滿的本堂司鐸大施獎勵；對那疏忽懈怠或操守不嚴的也毫無情面的嚴加申斥，若遇悔過自新的則又不究已往，推誠收納。他以個人的經驗，慧利的眼光，立即發現當時罪惡的淵源和挽救的方策。我們在下面記錄的會議便是這評價的鐵証。威城人士見他們可愛的**主教**從事這般煩難的巡閱工作，很爲他的健康擔憂，而他本人反不知珍重自己！救人心靈，鞠躬盡瘁，大有非死不已之勢。

巡閱竣事後，不久又於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通諭召集本區會議。規定與會人員在大會

開幕前，應在修道院做數日的避靜，以資準備。在會議席上討論的問題，涉及各方面。其中大部分與孟都亞會議無甚差別，相同問題大致也採取了同樣的議決案；不相同的則迎合着時代的潮流規定了新方策。此次會議的成績實乃撒主教勤勞和經驗的結晶。大會閉幕之後，竭力監視使人遵守此次會議的議決案。

撒主教自幼嗜好音樂和「額我略聖歌」，見屬下堂口所唱聖歌的音調煊染着世俗氣味，與戲劇場的歌樂相差無幾，便私自決定要從事改良，採取真正的「額我略音譜」。不久，實踐理想的機會到來，乃頒佈定章，嚴令遵守，又設立委員會，專司督促等事宜。

他藉着悠久經驗，初次見面即能認識來者的脾氣，秉性，優長；有德者，重視之；有功者，遇有機會褒獎之。擢升嘉獎，完全以在天主眼前的勞績大小為標準，鐵面無私。假若因此至引起他人的反感或民衆的不同情，則非所願忌。

撒總主教最不喜歡本區司鐸藉第三者——特是世俗人——的助力請求他所不願允准的事體。但他不拘駁回任何事件，須有相當的理由。白世尼 (Pescini) 主教告訴我們一件事實：當時死了一位本堂司鐸，該堂教務因過去本堂神父和副堂神父的漫不經心，荒涼不堪。總主

教乃選了一位吃苦耐勞的司鐸繼任，滿望這位新本堂定能振興該堂教務。殊料該副堂司鐸對此位置早存覬覦之念。他在羅瑪認識幾位名望卓著的朋友，乃拜托他們在教宗耳旁代為說項。教宗良十三世爲此事件致書於總主教，總主教見信之後，將真情實形全盤托出陳稟教宗，並聲明情願遵從聖父旨意，惟事後不負任何責任。教宗良第十三對總主教這種至公無私的態度褒譽有加，而總主教乃得自由行政。

一九零二年七月四日，乃是威尼斯本城和一般愛好威城光耀和藝術歷史者的悲痛紀念日。原來該城馬爾谷堂的鐘樓——已往輝煌事業的惟一寄託者——屹然兀立，大有摩天摘星的氣概。不料竟於該日，刮啦一聲，自相瓦解。「桑松維諾 (Sansovino) 劇場，和他的全部精華，也做了這不幸事件的犧牲者。幸而大堂未受影響，也未損傷一人，令人不能不歸功於聖蹟。總主教心中蕩漾着感動的情緒，致書於所屬信衆，請分受他內心的憂痛，並同聲感謝上主，賞此不幸中之大幸。肇禍不久，議決重建鐘樓。非特威尼斯人，意大利人，即普世的藝術愛好者，亦皆樂於協助。總主教乃於一九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聖史馬爾谷瞻禮日，行奠基禮。所選的日期可謂再好沒有，威尼斯許多過去的光榮回憶同此瞻禮有不能分離的關係。

政界方面，參加典禮的，有國王代表杜林伯爵（Comte de Turin）政府代表美術部長納西（Nasi）威尼斯市長克里馬尼（Grimani），法國教育部長少密野（Chaumie）；此外尚有許多重要人員，和著名藝術家，也都踴躍列席。正午鳴炮，金鐘悠揚，典禮開始。在廣場臨近的窗口，走廊，陽台上，黑鴉鴉萬頭攢動；各色旗幟，隨風飄動，又經春日陽光的點綴，別有一番美景，每人的面龐上，全浮着一層笑容。幕的神職班與總主教自大堂內依次走出，在場民衆，揮巾高呼，熱烈的情緒，不可復加。國王代表杜林趨前握手，其他人員則排列成行，鞠躬致敬。稍叙寒暄畢，克里馬尼，納西，少密野，先後發言，大致尙稱良好。只有納西部長吐出幾句不中聽的說話。當時杜林伯爵偷眼看總主教，他除額眉緊鎖外，態度如故，面不改色。

白石一方，上面刻着「一九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字樣。還有聖瑪爾谷的象徵——獅子，撒沃亞（Savoie）皇家的印璽，並撒樞機和威尼斯市長的徽章。總主教降福完畢，將石繫下，鼓掌如雷的音波，一直達到大聖若爾日烏，喜悅的氣氛却籠罩着多數人的面孔，爲的昔日散漫的情緒今日又合而爲一。最末樞機主教發言：闡發此日隆盛典禮的意義。開始說：「一

個民族着手一件事業，求天主降福，含有極深的意義。原因是因人間的智慧非葡萄於永遠光明和平之源之下，不能升騰高翔；人間的事業，若不呼籲全能者的祝福，它的嚴肅與莊重性無從顯露。諸位可敬威尼斯代表，我同你們共同雀躍，爲的你們以民衆的心情爲心情，以宗教禮儀行此鐘樓奠基禮，又特選定聖馬爾谷瞻禮的今日。昔日威尼斯在他的呵護之下數世紀之久，昌盛興隆，今在同一的庇翼之下，行將開一復興的紀元。我同你們共同歡樂，原因你們表現出你們是威尼斯祖先的肖子，這是你們堪可自信的；但天主若不指導，人乃徒勞無益。這座公教城自建築以來，卽選定此日爲本城紀念日——此日曾經見過救世奧跡的開始，不先呼求耶穌聖名，和聖母的助佑，絕不興辦任何事業」。樞機主教並揭示威尼斯的光榮，悉得力於它的信仰和宗教。然後再向杜林公爵和其他官員致謝，敬謝他們爲本典禮增光不淺。

最末結束說：「行將建築起來的鐘樓，必邀天主的降福，滿足藝術的需要。這座鐘樓，與這全球僅有的聖堂及其場所，配置適當，在人心靈深處，必要掀起藝術的美感！行將建築起來的馬爾谷鐘樓，必獲天主的降福，摧殘貧弱勞工的慘禍，必不能實現於我們眼前！行將建築起來的馬爾谷鐘樓，必被降福，希望歌頌『天主受享榮福於天，良人受享太平於地』的時期

，早日實現！」詞畢，杜林公爵及各個代表均向樞機主教握手申賀，樞機主教不改素日的神情，不抗不卑，浮着溫和的面孔，向皇室代表說：「閣下正在青年，將必目覩鐘樓告竣，敝人年老力衰，恐將不能再降福此垂成的建築物了」。但就事實來說，撒樞機畢竟不是百無一失的先知：他雖未得親自恭與新鐘樓的落成典禮，然尚活了好多年，從聖伯多祿寶座，得享精神參加。那時，威尼斯城九年的工作又將告一段落，天主暗中派遣他踏進更廣闊的領域中，爲普世宣勞。一九零三年七月二十日教宗良第十三駕崩，整個的世界均沉入陰慘的氣氛裏。樞機主教悲痛之餘，訃告職屬教區，通令爲亡者靈魂行大禮彌撒，並求天主早賜可意的新教宗。略過數日，訣別威尼斯，去羅瑪開全體樞機會議。

威尼斯人士好似預先感到不能再見這位可敬的總主教，乃成羣結隊的到車站歡送，致最末一次的敬禮。有些人歡呼萬歲；有些人先期求宗座遐福；有些人涕泣淪淚；總主教態度安祥，報以安慰的詞句和輕輕的微笑。他說：「放心等待吧，我既買妥來回票，死活必回威尼斯」。到了登車的時刻，幸賴憲警，衝破羣衆，得以安然上路。

十二 榮選教宗

撒而刀紅衣主教，偕同他的秘書柏萊桑 Bressan 於一九零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來到羅馬，寄宿在隆巴爾宿舍 Lombard，范辣利 Ferrari 紅衣主教已先他們而到，二人同赴籌備會，在籌備會中，撒樞機與別一位樞機的談話煞有意味，日後在他故鄉的某一個著名雜誌上，提起了這回事，是這樣的寫着：『某次一位法籍紅衣主教，問他——當時的撒樞機是那一教區的總主教。他答以不諳法語。該主教說：『君若不諳法語，便沒有陞教宗的可能。爲的教宗理當懂得法語。』他用着固有的溫和腔調答說：『多謝天主』。可惜這位樞機主教不是言出必中的先知。

追悼教宗九日祈禱完畢，正式召開樞機大會。到場的共有六十二位紅衣主教，來自天下各方，於緘默，祈禱，幽靜中，進行推選聖伯多祿宗徒的繼承者。撒樞機出隆巴爾宿舍的剎那，對當臨的變化，無意中彷彿覺得一種預感似的，胸頭情緒驟然緊張，向左右圍繞的人說：『現在我們走進監牢獄中』，說時一滴淚水不自主的奪眶而出。的確天主上智的安排，業已規定他不再越出華帝岡一步。

會議開幕了，撒樞機照例操拉丁語演講，以選教宗爲題，先解釋聖伯爾納多致愛熱尼教

宗第三的自省錄，然後就目前的情形，將教宗與教宗職責的真義，滔滔發揮，並稱學識，公義，慈愛，是每位教宗，尤其是目下當選教宗不可缺少的條件；外界雜亂事務，不當阻擾他治理教務；貧窮者，遭苦患者，無論何人，均有權力依恃教宗的恩愛；教宗非特是神靈的善牧，且也是形體的靠山。在推選教宗上，人事的動機，黨派的心理，均不該有立足的餘地。全體樞機當以天主的榮光，教會的利益，教律，道德，權利的保持，與人靈的救援為前提。的確，除少數細微的觀點不同外，整個的會場，可說是為同心一德的空氣所籠罩，各個樞機的心田中都懷抱着純正目的，努力從事於選舉適合天主聖意的新教宗。把一己的榮光，拋在九霄雲外，連些微細紛爭的痕跡，也不使它存留。

如果我們相信來自可靠方面的傳聞，那麼在一九零三年的樞機會議中，被選為教宗的當然要是一位教廷裏面樞機中的一位。前任教宗的國務卿郎包洛樞機 Rampolla 學識淵博，長於外交，他的社會事業，犧牲一己的精神，早已昭彰在人耳目，故以他的呼聲為最高。在最初幾次會議，雖然大部份的選舉者居反對立場，但他確得到相當多數的票額。當時奧國政府，通知全體樞機，奧國對於郎包洛的仲選，將努力反對到底。奧政府的這種無理干預，在這

關係重大的事件上——選舉教會領袖——實屬破壞教會的自由。以故憤懣的氣象充滿了會場的每一角落。郎包洛樞機，自開會議以來，心志平穩，沈寂寡言，將私人的榮位，利益，置諸九霄雲外。樞機長職責所在，首先擁護選舉教宗的絕對自由，郎樞機繼之立起，態度莊嚴，鄭重抗議說：「予對政府摧殘樞機院權利，破壞教會自由的妄舉，甚表惋惜，但爲我個人，將再沒有比這更榮耀，更愉快的」。全體樞機對此抗議一致讚成，倘他們在受着本能情感的支配，郎主教必仲選無疑。但在靜然祈禱中，大家覺得受着另一種無形力量的推動，不得不在聖教會與個際間的這般情況下選擇另一位更能勝任的教宗，應付鉅難。

撒而刀見全場的空氣爲之一變，他的票額繼續增加，憂悞漸增，雙眼含着淚珠，話不成聲，哀求各位同僚，不要再爲他投票，原因他無才無德，不能踏上這崇高的地位。每次開票之後，撒樞機必苦口婆心陳叙本人的缺少頭銜，無陞任教宗的資格。在他這般謙抑之下，撒刀里 Satoli，亞里亞第 Agliardi，范刺利三樞機遂從事於勸導他的心志。范刺利向他說：「你回威尼斯，常住那裏，你的心靈，將永不得片刻的安寧」。撒而刀答說：「責任太重——拒絕的責任更重大，我的健康欠佳，恐被職務的牽累而死」。米郎總主教巧妙的插言道

：「蓋法的那句說話該貼切在你身上，『更好一人爲衆人而死』。」

教宗的仔肩，如何艱鉅！在天主教在聖教會與人羣前當負的責任，如何衆大！這類的思想，不時縈繞在撒樞機的胸懷，忐忑情緒的沸騰，適與票數的增加成一正比。徹夜不寐，潑泣祈禱，白晝自由的時間完全用在朝聖體，拜聖母。天主的意旨到來，就此獲得了犧牲自己的精神。非石 Fisher，熱本兩樞機會說：『純粹爲了他在會場中的謙抑，良善，翕合主旨表現了他堪當耶穌的代表——謙抑至死。』

八月四日早晨，末次會議，撒而刀樞機事先料到此番前去必擔負重大的任務，面色蒼白，顫慄着，步進「西司丁小堂」Chapelle Sixtine，爲了失眠與不斷的淪淚，兩眼紅暈，宛如久病初痊一般。果然撒而刀樞機以五十票仲選，超出法定的票數八張，那是第七次的票選結果。

當票匭開啓宣讀的時候，撒樞機每聽到自己的名子，便越發惶恐起來。在死一般的沉靜空氣中樞機主教們囁嚅耳語，表現他們高興的神情，選得了天主的忠僕，民衆的好友，澈底了解社會的需要，富有聖德，適應時代的人做教會的牧守，爲此而交相慶幸。但當時的仲選

者却俯着頭，閉着眼，口中低聲念經，靜聽宣告。依照典禮規則，葡萄地上，祈求至高無上天主的助佑。樞機長走近他身旁，用慣常的格式問說：「按着聖教法典，選你爲教宗，你是否願欲接受」。仲選者雙目含着淚痕，抬頭向天，好似耶穌在橄欖園中的情景，答道：「若我非飲此苦爵不可，請隨天主聖意吧」。聽命的祭獻完成，若瑟撒而刀利塞村執達吏之子立即陞任教宗。教宗一經選出，所有紅衣主教面前的帳幄，立刻放下。樞機長第二次走近他身旁，問他取什麼名字，他略爲思索，答說：「爲紀念聖賢的教宗：並爲紀念最近曾沉毅忍受了相反教會及相反他們本人一切磨難的那些教宗，予取名「比約第十」。隨後穿上白衣衫，小皮肩，領帶，接受衆樞機的敬禮，繼之樞機長行加權禮，於此權上鏤刻着「比約第十」字樣。其時「教宗選出來了」，「教宗選出來了」的呼聲疾如閃電，立即傳入鵠候在「伯多祿廣場」羣衆的耳鼓。這般羣衆自會議開幕以來，每日都聚在這裏引領等待，愈聚愈多，以驚人的忍耐抵抗八日酷熱的暑光。終於他們的目的達到了，得以親身參加慶祝新宗教，因而呈現不可形容的喜悅。

大堂迴廊上正中崇大的窗戶豁然開啓，逾時未幾，馬齊樞機 (Macchi) 出現，廣場中屏

息着呼吸，鴉雀無聲，一個高強的聲調喊着說：「我報告你們一個大喜音：最可敬的若瑟撒而刀紅衣主教被選爲教宗，取名比約第十」。緊接着歡呼和舞蹈如醉如狂：對新教宗的信賴，尊敬，愛戴，表現無遺。各堂抑揚的鐘聲自鐘樓高處，響應着向耶穌代表致同樣的敬意，教友們如潮如湧的爭先恐後擠進伯多祿大堂，霎時間自門口至祭台擠得水洩不通，所有的視線均集中於大門上的窗戶。移時，新教宗在樞機主教，典禮員簇擁之下，映入每人眼簾。掌聲重新雷鳴，宛如向慈父致初次敬禮。教宗面龐上浮着笑影，稍待一時，乃發動顫動的聲音，頒最初的宗座遐福。

在選舉教宗時，我們承認有時也不免滲雜些本性的動機或黨派的紛爭；然而常有天主暗中扶助，選舉適合的教宗——人羣需要的慈父。此外還該注意，新教宗不拘是誰，一經發表，必立即視爲主的代表，而喚起劇烈的興奮。編者不才，得以三次在羅瑪參加選舉盛典，以親身閱歷過的經驗，足以証所言之不虛。在未選之先，毫不隱諱地常聽見有些人在發表意見：甲樞機或乙樞機，更宜仲選，也陳叙他們的理由。特在伯多祿廣場中，尤其議論紛紛，然而一經報告「教宗選出」，各種不同的意見，如風雲見日，頃刻無存。異口同聲，熱烈歡呼

「我們已有教宗。願欲找到教宗，今已找到，斯已足矣」。沒有一位教友不顯示是新教宗的孝子。這不是聖跡，還是什麼呢？

最動人的一幕加冕禮，是在一九零三年八月初九日舉行。先在伯多祿大殿前，郎包洛樞機致詞，該堂參議會致敬禮。教宗乃登輦輿，全體樞機圍護左右。騎士持刀，金碧輝煌。貧窮的撒而刀目視這般景況，五內爲之顫動，帶着慈祥的凝視，降福密集的教衆。鏗鏘的樂聲，灌滿堂中所有的耳膜。「你是伯多祿」繚繞的音波伴隨着縷縷的煙氛，翱翔在新教宗面前，其時必約第十的心絃真有些不寒而慄。從他面孔上的表情，看來他一定將這些榮光盡數歸還天主，求天主萬勿舉揚他；他想自己乃利塞村貧窮執達吏之子，從前衣袋裏裝着一塊乾麵包，每天徒步奔馳數里的征程去上課；今者則榮耀無雙，任何國王皆望塵莫及。他方面從人心，中默默稱讚他，正因爲他貧窮不移，正因着他衆人都要變成福音化的眞貧窮人。在堂的王侯貴紳亦均明瞭，今日的榮光，是他往日貧窮的酬報。每人心中的快樂達於極點，無可復加。

新教宗在伯多祿塚墓——那是永久和信德的象徵——的致命祭台舉行彌撒大祭，自始至終，漫着興奮的情緒。及至六品樞機率領歌詠班降到祭台前部空地，唱加冕禱文時，情緒愈

形緊張。歌詠團每歌唱禱文的一句，教友們自心中深處答道：「請爾助佑他」！更有人淚流成行。全部禮節最隆重的一段是加冕的刹那：慈祥的教宗，頭戴三級禮冠，頒賜宗座降福，被感動的人啜泣不已。有些人對撒而刀樞機的仲選，表示驚異的神情：以爲他從未在教廷服務過，也未處理過聖部裏面的煩雜事務；外交一節，爲治理整個教會尤不可不知，然而撒樞機却尙是一位門外漢；治理教區之成績，誠斐然可觀，大有聖人的遺風，然而除威尼斯一區，知之者却寥寥無幾；他也沒著作一本有價值的書，顯示他的學識。因此有人相信他對內對外茫然無知，將來他的功績如何，很是一個費解的難題。然而這種疑慮很快的冰消瓦解了。原因是爲了比約第十素日除工作外，便是自修，連睡覺的時候，也與書本相見，不久便証實他的學識淵博，實不愧爲一位出類拔萃的神學士，造詣淵深的法律家。多年光陰任本堂，秘書，主教等要職，在教會行政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對於教會或社會方面的需要，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策，早已明若觀火。簡單說來，實乃一位天主特簡的人，負有駕駛「伯多祿宗座小船」穩度暗礁密佈的滾滾洪流之使命。

據說當時在米郎城電車的搭客中有一位老者，衣履質樸，大約是受過孟都亞城主教，或

威尼斯樞機恩惠的，他對比約第十遺下了幾句引人深思的褒語。當然在電車裏，談論的資料，不外乎每日重要新聞，選舉教宗，各人發表各人的意見。這位老者懇摯的說：「他是一位天主的忠僕，了解生活的困難，蘊蓄着慰藉衆人的赤心」。老人這段話，言簡意賅，真可說再沒有比這更好的頌揚。比約第十富於鑒別力，勇於果斷：遇有棘手或模糊不清的問題，先將盤根錯節，分割清楚，其餘便迎刃而解。對外有威武不屈的精神：教會和國家雙方權利的界限，劃分井然。奉守聖經上「責撒助的歸於責撒助，天主的歸於天主」那句說話的鐵則。爲解決政治外交等重要問題，必先作一懇切的祈禱，然後從容不迫，決必中肯，以致他的對頭咸驚訝不止。

新教宗仍繼續聘請曾在威尼斯任過秘書的柏里桑與白嗜尼兩位名譽主教充當秘書。同時又委任貴族學院院長邁里總主教 (Merry del Valc) 以國務院秘書長之職，旋又擢升爲樞機。那時邁樞機只有三十八歲。邁主教自比約繼位伊始，襄理教務，勤勞敏捷，如左右手。且愛教宗如慈父，敬之如大聖，直到教宗駕崩之後，這種敬愛心情，仍是有增無減。

謙抑的教宗，榮登至尊交椅，對外部的服裝與儀式視爲畏途，經過一個很長的時候，才

能漸漸習慣，或更好說，永沒有完全習慣。「請看他們怎樣整理我」！這是某日延見他的朋友大聲喊着說的，說能哭泣不止。又一日向別的朋友說「遵守這些教廷儀禮的我，是何等的苦惱，在兵丁結隊圍繞之下，時領我至東，時領我至西，我想我正似橄欖園中被俘虜的耶穌」。據說他曾下令，裁減儀式：直接對他個人的敬禮，完全取消。

他絕不存心藐視教廷的禮儀，確是因為他的天性，不好外表的場面，雖然合理的也是如此；同時他出身的微賤，以及自幼所受的教育，也都操縱絕大的影響。無論何次舉行大禮，從未含着翹翹自得的心情：常將天主的光榮，放在目前為不可離的標的，甚至行大禮節宛似是他練習謙德的好機會。關於這個德行，從他對待親族的態度上，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明顯的証實。雖然對他們很關切，然絕不願提高他們昔日貧賤的地位。登極後數主日，管理誥封的官員，請示恩賜他的妹妹什麼爵位。叩問再三，只聽到了以下的答覆：「新教宗的親族，仍當如從前一樣；他的妹妹則改稱為教宗的妹妹。這是吾主耶穌御封的爵銜。」他方面，他的妹妹侄輩及其他親屬，也真安樂自如，毫不改舊日的生活方式。

撤而刀陞任教宗後，毫未減輕他的工作，反之，在天主上智安排的廣漠無垠的田園中，

極力擴張他的活動。在可能範圍內，保存原有的日行常規：絕早的便起床，獻祭，由一位秘書輔祭；彌撒後再望這位祕書的彌撒，以謝聖體，有時僕役不及趕到，他便爲之輔祭。麻煩別人，是相反他的本性；爲此多次自己繕寫來往信札，更有時親手寫完了信，簽署祕書的名字。放棄歷代教宗的定章，使凡有請見者，無論公私，很容易的獲得允准。他常帶着可愛的表情，延見衆人；賜給他們座位，引逗他們談話，訴說他們的窘難；有出示他們的照像請求題字者，他均一一如願以償，親筆寫幾句動情的話語。常說：「我不能到我子女那裏去，至少使他們感覺聖父離他們不遠」。貧窮無告者在他心坎上佔據着特別位置，「他有一顆最偉大的心」，信哉斯言！只對痛苦的注視，即足以使他悲痛撒淚，無論物質或道德的痛苦，均可使他的心靈發出同情的顫動，他的手不自由的散施救濟的甘露，他的口流落下安慰的雨珠。他的愷悌仁慈，路人皆知：聖經上「所過施恩」那句話，恰好貼在比約第十身上。有勢力有錢的人朝覲教宗，深被他天神般面龐的溫靄所激動，聖德的馨香所迷戀。

他怎樣以慈父的心懷延見天下各處的朝聖團，讀者可想而知，概無贅述的必要。某次向摩拉威 Moravie 朝聖團說：「我祝福你們衆人，大小貧富均在內。善者仍繼續爲善，走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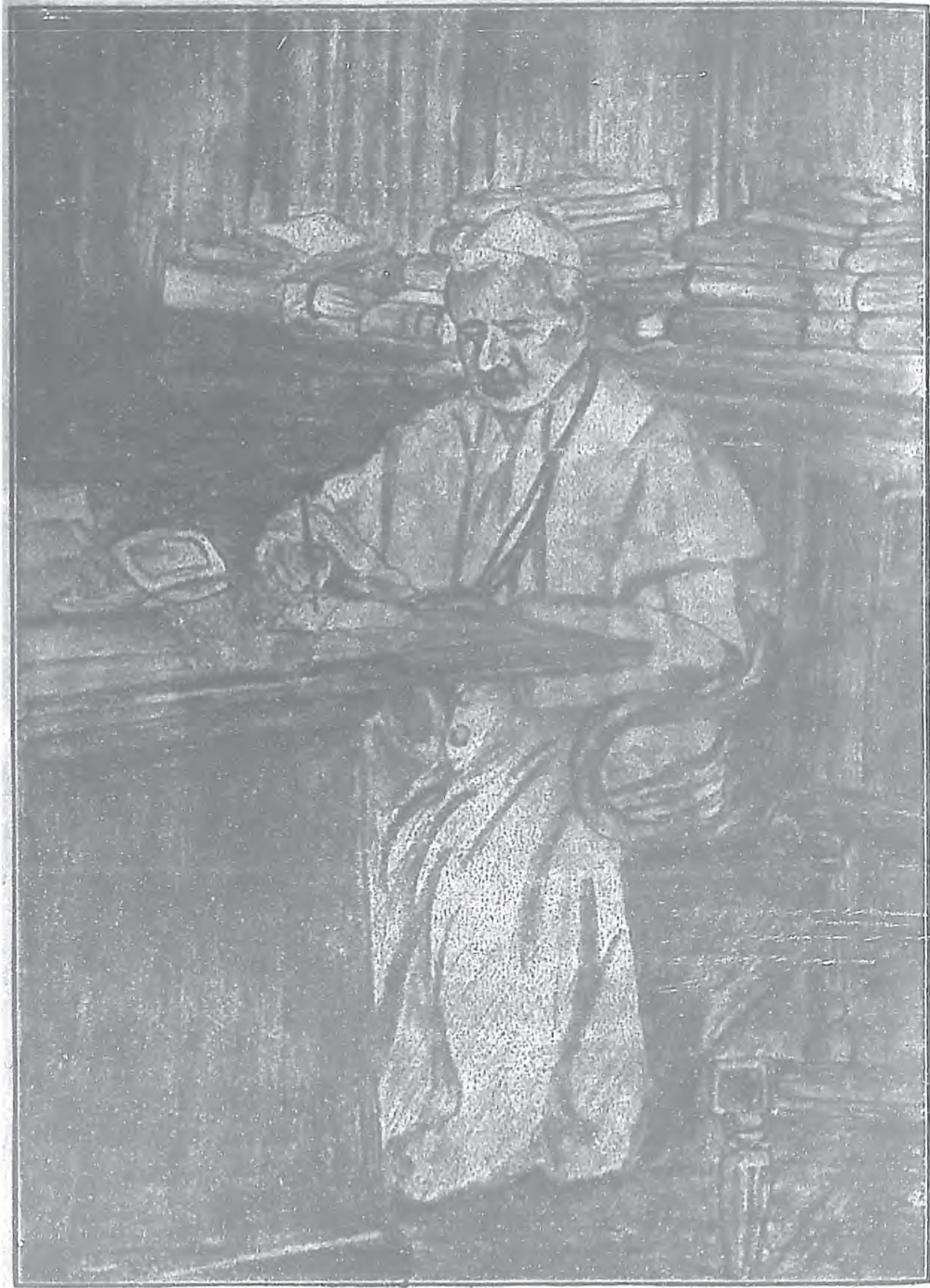
路的，要改歸正道；爲父母的要好好教育子女，爲子女的爲你們的父母爭光，爲你們的祖先增榮」，又一次說：「請寄語富貴人，令他們輕財好施；請寄語貧窮人，勸他們以做耶穌的活像爲榮；切勿妬恨富人，反當承行主旨，忍耐無怨。這位教宗性情的柔和，言詞的懇摯，含着嚴肅性而富於情感的注視，以及他行爲的率直，都使不遠千里而來的朝聖者，讚嘆不置，而不能不以聖人視之。

凡認識他的內修生活和他在孟都亞，威尼斯所興辦的事業的人，不難看出他所要宣佈的施政方針：「在基多上建造一切」，這是他以口舌，以筆墨再三曉諭，晝夜反側實踐了的。他的龐大的政綱向全世界發表開去，一位未署名的「公教文化雜誌」編輯，寫了以下幾句簡賅的話「他（比約第十）使人憶起古代的偉大航海員，足一着神祕的船，即張帆撐舵，毫不回顧，立向海洋深處鼓棹，與濤浪澎湃的大西洋相搏扎。雙目凝視着聖保祿的格言，奉爲北斗，颯颯無阻，向前邁進，常向唯一的目的地進行，即是保障天主的光榮，教會的權益，擁護正義與真理。一位不知勞倦的工人，編織布匹，緯線錯誤百出，花樣眩目，而他的經線常一貫直垂，不難尋找。比約第十便是如此：誰不知他十年之久，苦心焦慮所擘劃的，無非是

實現他的預定政策。爲保護聖教的權益，鞠躬盡瘁，雖犧牲性命，亦非所辭」。實在我們若翻開「宗座大事錄」，檢閱一番，對他的功績，頗可得到一個正確的觀念：將要理會歷代教宗能有如此多的成績者，概不多見。他的德聲雖然遐邇揚溢，而所受的報酬適得其反：「辜恩負義，陷害誣蔑」；他個人簡直成了仇方報紙和誹語譏言的矢的；對他的合理設施，吝意曲解，妄事批評。更有些誣盜誣淫的刊物，竟敢虛構事實，肆意破壞名譽，負責的政府裝聾做啞，毫不加以制止。比約第十處事穩健，主張寬容，盡可能的避免與政府衝突：寧願負曲忍辱，不願招怨政府。然而若遇有人侵犯教會的權利，破壞教律條理，則那時或抗議或懲罰，絕不姑息。與額我略第七先後媲美。

十三 聖教權利的保障

至上教宗，以耶穌在世的代表及聖伯多祿合法繼位者的資格，定是聖教會權利的自然保護人，和信衆信仰的監視者。自古至今的教宗，莫不妥善的完成這個使命：遇緊要關頭，有的堅決保障聖教會的權利，有的保全信仰，有的整頓神職班，有的改良社會。窘難，囚牢，



比 約 第 十 自 修

充軍，死亡，均不能使他們畏怯退縮。不過在恐怖時代的過程中，奮鬥有長短急緩的區別罷了。比約第十的處境屬於第一種。甫跨教宗崇位，瘡夷百出的傷痕，便映入了他的眼簾。他豈忍坐視蔓延，故不惜以任何的代價，籌思醫療的方策：於是本大無畏的精神，先以恢復選舉教宗的絕對自由為開端。原來自十九世紀以來，奧政府即不斷地磨難聖教，於威尼斯城樞機會議，選舉教宗比約第七世時，業已越俎代庖，開始侵犯教會的自由。額我略十六世駕崩之後，奧政府又委任米郎總主教嘉路克 Gaisruck 在樞機會場裏發表反對馬司太 Mastai 樞機被選。孰知這位總主教來到羅馬時，教宗已選出二十四小時了。最近這次又干預選舉教宗事，不料又遭了樞機團嚴重的抗議，而犯天下之大不韙。比約第十恐此類禍事復萌，乃採取去火抽薪的澈底辦法，於一九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頒出上諭一通，將「選舉教宗法」，大加修正；嗣後又繼續增補，直至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為止。

法國政府多年以來，計劃政教分離，却蓄意嫁罪於聖教會。先是一八零一年宗座同拿破侖一世簽定了「宗教協定」，一八零二年，拿破侖又增添些附節：聖教會既不知情又不同意，因此也沒有履行這些附節的責任。按着以上協定；當由法政府及教宗共同委任主教：政府

推薦，教宗追認，但所推薦者當具有相當資格。普通說來，政府推薦以前，為避免宗座駁回，乃先徵求教廷大使的同意。貢波 Cohes 對此手續，很不以為然，嘗稱之為詐取，剝奪國家的權利，因此尋找機會，完成政教分離。一九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不先通知教廷大使，逕向宗座推薦兩位候補主教，且措辭傲慢異常。華帝岡根據教廷大使的報告，得知兩位候補人員資格欠缺，且其中一人前者已受多次拒絕，有案可憑，乃答以礙難照允；華帝岡的如是答覆，正中貢波的奸謀：此番拒絕，恰是政教分離的導火線。法政府得到虛妄的口實，藉以攻擊教會，脫離教宗。紛爭的局面遂由此展開：公文往復，互相辯解，討論協定的內容。無須說，法政府牽強附會，不顧字句的真義，忽略講解條約的慣例：宛似關於委任主教一節，羅瑪聖座只有用吸墨紙拭乾委任狀的權利。聖教會為表示同長子合作與篤愛的至意，在不妨害教會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的原則下，委曲求全，孰知法政府存心刁難，聲言此次的推舉若不獲得批准，絕不再推薦候補人員。這樣，多數的教區淒涼荒漠，無人經營，貢波的陰謀，因是得逞。法總統魯本 Loubet 的羅馬旅行，更使事態嚴重化。抑且禍不單行，別樣不幸的事體又接踵而至。拉哇爾 Laval 主教齋易 Geay 及地雍 Dyon 主教傲爾帶 Nordes 被

召至羅馬述職。法政府出而抗議，以爲那是違犯「協定」，制止該主教等前往，諭令繳還原令，並通知教廷大使當即收回成命，宛似羅馬宗座對於瀆職的主教毫無過問的權利。法政府的目的，既在政教分離，是以任何方法均可採用；法總統成見在心，霹靂一聲，宣佈同華帝岡斷絕國交，發給教廷大使老楞佐利 Lorenzelli 主教護照，請其即日出境。又積極從事修定政教分離法；於一九零五年，議院投票，表決通過。此項法律一經公佈，刻不容緩，立即實行，沒收神職班，修會，慈善等團體的財產；驅逐備大尼逆 Montanini 主教出境，凡客籍修士也遭了同樣的待遇。更有甚者；將國際公法，視如草芥，竟敢盜取教廷駐法大使館的檔案；解散修會，強迫修女脫離所在服務的醫院，學校，孤兒院，收容所——然而這些修女爲能委身於照料瘋癲，孤幼，貧苦無告之人，才拋棄了父母，親友，財帛，光榮，及世間所有的一切，那麼他們對法蘭西之貢獻，該是何等的偉大！——主教，神父，修士們從自己的住屋中被人逐出，當於自己的家庭中尋覓安身處所，仰恃信友的愛德生活；褻聖之事，層見疊出；派遣警察，施行登記聖物；往往民衆激於義憤，從事抗爭，政府不得不借諸武夫，保護登証員，有些地方，竟而訴諸武力，流血死亡者亦大有人在。

十二月十一日比約第十於御前會議廳上提出嚴重抗議，而一般批評家，以為教宗的抗議未免太晚一點，比約第十以慣常的慈祥答說：「原祖違命後，天主本能立刻派遣救世主，而事實上天主從容不迫，乃使人等待了數千年。救主基多既然叫人等待了這麼長久，那麼他的代表，豈肯不加思索，立即發出嚴重而不可挽回的宣言？的確，他是完全受着天主的支配，「時刻到了，方可代表天主說話」。「時刻到了」這個時候，便是一九零六年二月十一日。當日比約第十頒發通牒，沈痛駁斥「政教分離法」。只此通牒，已足使他留名千古。通牒中以嚴峻的辭句，痛斥法政府的不當，同時明哲而沈着的揭破法政府的虛妄；並謂雙方的條約竟被單方面撕破，這是何等的違反信義。文化聯合會的組織，無非以顛覆聖教統序為宗旨，這又是何等的巧計陰謀……通牒中又抗議侵奪教會產權：稱那種律法實屬拆除公教的基礎，拔去教民心中的寶藏——信德。因此特敦請神職班及全體信友，期待上主的助佑，暫時安心忍耐，善守信德，同宗座一心一德，堅持到底。法政付的政教分離法，我人若加以縝密的觀察，那不僅是一個政教分離法，却是一種物質界的「搶奪法」，精神界的壓迫與殘暴的律法。至論在不妨害公教教理與教會權益的條件下，文化聯合會是否能與其他公教事業共同合作，這

很是個問題。爲了解決此項問題，必須費上很長的時間和若多的腦汁。羅馬宗座特請法藉主教研究這個問題，自由發表意見，這是對法政府讓步的地方。而比約十世自此問題之展開，早用慧敏的眼力，聖神的護佑，看透那文化聯合會同天主的使命，如冰炭之不能相融；他說：「我苦求天主把啓示於我的也啓示於法藉主教。」他既聽取了法藉主教的意見之後，遂在一八零六年八月十日，單爲解決這個問題，發出一道通牒，內云：「我人聲明法政府所宣示的文化聯合會，定不能與教會的權益相存並立。關於其他聯合會的批准，備案，亦當有一先決條件：即必先有明白承認公教是天主所創立的宗教，教宗和主教們的權柄是不可侵犯的，教宗和主教對教會財產與田舍，有絕對的自由支配權。」

這般的訓示，可謂盡善盡美，然而不少的論者，却信口雌黃，強謂比約十世爲駁斥文化聯合會，却斷送了在法國的全部公教財產。我們的偉大教宗，却用慣常的溫和態度答說：「批評朕的人未免太重視物質的利益，而輕視靈魂的利益了。」言外他們不知政教分離法與文化聯合會之目的何在。蓋法政府原計劃着：若法國神職班一旦逼於生計壓迫，不得不屈服於政府意旨之下，政府便進而破壞信仰的統一，促成政府與羅馬教會及教宗完全脫離關係的局

勢，最未締造一種國教，任憑政府恣意支配。但天主的惜施與人的計劃往往背道而馳：因着掌握法國政權的秘密黨的這些詭計，法國的主教，神職班，與大多數的熱心教友，同他們的最高領袖——教宗所有的聯繫反益加緊密。這真出乎政府當軸意料之外，或更好說：那正違反了他們的本意。必約十世保護教會權利的那種沉着，勇毅，與不屈不撓的精神，拯救了在法國的天主教會；固然在物質方面未免受些損失，但精神上却更適得了自由。尼窩 *Nevers* 主教高帶 *Gauthier* 在他的慶祝比約十世金慶公函中，寫得頗近情理，他說：「比約十世從奴役中解放了我們；為救拔法國的天主教會，不惜犧牲全部財產；却不肯屈服於強權之下，這樣的偉大者，是可祝福的。他將法藉全數主教團結一體。政府侵奪了我們的金銀，却不得不打碎束縛我們的桎梏。」該藉全體主教在答覆教宗通牒呈稟中，坦白的承認說：「吾儕同你緊緊聯合這是你所深知的，賴你明確的指導與祝福的護佑，我們以絕對的自由，開始我們的工作。奉公守法，在不違反信德和職權的原則下，為祖國準備犧牲一切。這優美的評價以後又經十位法藉主教和萊因總主教呂松 *Ligon* 來證實了它。那十位主教，是「政教分離法」公佈後，比約第十在伯多祿大殿親手祝聖的。那次共祝聖主教十四位，都屬法藉；其中只這十位尚健存人間，該

十位主教曾在一九二三年，在羅馬觀察報上發表呈文一通，懇請檢查比約第十的聖德，那部呈文先以簡略的文詞，追述比約十世任內的顯著史事，接着便稱讚道：「比約第十實乃法國的主教，他的超性精神，宗座信仰，與夫大難臨危時的沉着應付的邁力，不能不使我們以顫動的情緒稱之爲偉大信仰的表現者。這是他一生的優長，也即是 he 處理法國問題的導星。在解決問題前夕，他曾手指苦像，向我們十人中的一個說：「我除吾主耶穌以外，未向任何人討主意；我所說的是由他的默示而來。他那種引人犧牲，奮鬥的餘音，猶在我們心絃上時時作響。他又向我們說：「我召請你們，不是爲享受榮光，乃是爲背負教難的十字架，走向加爾瓦略山」。我們深信聖教會將永遠享受比約十世政策的遺惠；他的聲譽達於四方；他的毅力，使敵人爲之胆寒。他的德名，瀰漫遐爾，吸引了無數信友前來朝禮。爲此我們不能不深表慶幸。樞機團發起的比約十世列品案，若深得意大利神職界及信友的同情，則必約十世自身特選的主教，更該如何雀躍的贊同呢」，至論呂松樞機則有以下的幾句話可以代表他全篇談話的大意：「在法政府糾葛時期，特別是與高唱「政教分離」的「法政府抗爭時期，擁護真理正義與教會的權利自由，是比約第十的唯一目的。他以大無畏的勇毅，來抵抗

權貴的暴怒，任輿論之嗟怨。寧可失掉一切財產，不願忍受政教分離的實現和文化聯合會的組織。爲的那種規定，乃是無神品者要起而掌管教會罷了，比約十世單獨負擔起來這般艱鉅的責任，該是何等的勇敢！任憑環境如何轉變，無時不以聖教的利益，羣衆的拯救爲前提。他常說：「我盡我教宗的責任，其他留給天主料理」。當時法國神職班以及一般教民與宗座的情感日臻火熱，這在酸苦的痛楚中，比約第十還可獲得些須慰藉。主教們的舉止雖予他以更深的打擊，然不久他們又都負荆請罪，寬宏的教宗慨然寬釋，且許下每年撥給相當津貼。「協定撕毀，政教分離法」，聖教會反獲得了絕對自由：消除了干預組織聖教統序的一切教會，致使教宗在一九零六二月二十一日，未徵求任何人的同意，自由擢拔了十四位才德兼優的法藉司鐸，充任主教。教宗此舉，實含有深遠的意義：一則爲表示他對法國的恩愛有增無減，二則爲政教既已分離之後，遣發第一批新使徒至法蘭西，使這酷似基多宗徒的使徒窮於財帛而富於學識與道德的使徒，懷抱着滿腔拯救人靈，改革積弊的熱忱，到艱難的田圃中，努力去工作。這還不止，可敬的教宗，既簡拔了這些位法藉主教，還要在同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聖伯多祿大殿舉行親手祝聖典禮，儀式非常隆重。典禮完畢，新主教回入更衣所，彼此勉勵

妥善完成這艱鉅的使命，每顆心靈感動萬分，默默定志，誓死效忠不渝。

法國糾紛剛剛告一段落，新的痛苦葡萄牙教難緊接着又來壓扎他的心靈。這次教難比法國教難尤爲殘暴，尤爲粗野，嚴格說來，實乃「無紀律的叛亂」，一切的一切均在打倒之例。主教神父們多被充軍，唯一的罪名，是因他們保護聖教會的權利。比約十世邁着同樣的步伐，抵禦這狂妄的風浪，於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頒發通牒一紙，對葡政府倒行逆施的一切法令大加申斥；同時勸勉信衆，同心合意保守信德。葡國神職班和信友，步隨法國教胞的後塵，服從犧牲的偉大榜樣，同樣的也驚動普世。而讓比約第十同樣的實踐了聖經上的愛德，救濟此次教難下的犧牲者；而對於被驅逐出境的主教，司鐸則張臂歡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班牙對於境內修會，大加威脅，因而引起聖父的悚懼與懸念。西政府雖未召回駐華帝岡代表，但故意拖延，不派大使，頗有步法葡政策的趨勢。幸賴天主特殊助佑，得以恢復國交。

比約十世在保衛聖教權利上，見義勇爲，毫不畏縮。因認真施行「公教法」，解除「現代派」教授，又同德國起了衝突。事實是這樣：一九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爲米郎總主教聖

加祿列品三百週年紀念日。是日教宗頒佈通牒，曉諭天下教友，褒譽聖加祿為捍衛信德之健將，改良風化之導師。對他的多種工作大加頌揚，引用聖伯多祿的話，（黑伯來書五，三，）稱聖加祿為「羊羣表率」，為社會各階級的絕妙模範。對聖人那種攻斥異端，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的毅力，尤其大加稱許。通牒中又指明真改革與假改革的區別：謂從前的改革與今日的改革兩相比較，後者較前者尤陰毒險辣。蓋今日的改革欲剷除信德。因此天下信友該善度教友生活，勤領聖事，積極拯救人靈，奉聖加祿為模範。至論那些受了假改革的欺騙，而迷路的亡羊，則該歸入「一牧一棧」。這道通牒，誠乃充盈了撫慰，揚溢着溫柔；指破亡羊迷津，而導向聖教清泉的大塊文章。

誰想在誓反教徒視線熾染之下，竟成一紙蓄意誣蔑的公文？這真是大錯而特錯！事實上若不是那些背叛聖教的欺詐分子，特別是客居羅馬的某一位，曲解了通牒的原意，刪改了通牒的字句，在原文送達之前，把刪改了的通牒，加快的寄到德國，那末做如是想的人，恐怕一位也沒有。這些背教者的目的顯而易見：欲藉此機會掀動誓反教人反抗教宗的情緒，孤立華帝岡的外父。德國這種無理取鬧，同教宗良十三世頒佈真福賈尼錫 *Canisius* 時，如出一

轍。必約十世對於德國此舉甚爲悲痛，尤其是因爲通牒裏採用的辭句，不能再籠統再慎重了。該通牒沒有指出某地的誓反教，不過只叙說誓反教的原始，及十六世紀時，各國教徒的情況：意大利，瑞士，均包括在內，並且聖加祿所直接攻斥的教徒，也正是這兩國。這場風波賴教宗的洪福與處理得當，幸告平息。一九一零年六月八日，教宗在羅馬觀察報上發表聲明書，言辭沉靜，不做不卑，以不喪辱宗座權利爲原則，使鼓動風波者無機可乘。此聲明書說明聖父毫無蔑視德國非公教人士的意向，細看該通牒的上下文，則不難明瞭。在論叙加祿時代史事上，並未指出某一地方，某一國王的名字。此外在通牒內所提出的教徒，是違抗教宗訓令與權利的公教徒。綜集上叙理由，若謂教宗有意尋釁，實屬極不合理！且前此不久，教宗還向德國表示恩愛呢！

同日，普魯士代表，照會教廷國務廳秘書長。秘書長的覆照，於十三日公佈；對前日的聲明書，加以解釋；然並非如意大利和其他各國的自由黨與社會黨，大聲疾呼所宣傳的「教宗業已收回通牒」。同時覆照送達德國大使，並當面聲明聖父採取的步驟！此種步驟，是一種自動的權宜的辦法；絕沒有類似道歉的情事。教宗的步驟是勸告主教等無須在堂中宣讀或

在本區雜誌上發表此項通牒，以避免非公教人士的妬恨，而使日以挑撥離間爲事的人，無所用其伎倆。不過通牒全文業已在德國宣讀而公布好幾個主日了。德國政府及保守派誓反教徒真心希望和平，對此讓步，認爲滿意，不久便作了正式聲明。同年同月十七日在威尼斯辯護報上有這樣一段評論：『這場風波，遺留下了一個偉大的教訓，即是宗座對各派誓反教的無端生事，報以容忍的機警。從這種應付的態度，我們透視出來華帝岡愛護和平的苦心 and 眼光的遠大，即對那些陰險，自私自利的狡計，也答以寬柔政策。這個教訓，對於欲做耶穌信徒的高尙人士，當不無小補。』

其時別國政府也有起而効尤的，現在只簡單提出哀瓜多爾國。該共和國在秘密黨推動之下，出而違反正義，傷害公教。一九零五年五月十四日，教宗於致該國主教書中提出抗議。又一九一二年六月七日，於致拉丁美洲主教「可痛哭的」Lamentabili 公函中，嚴重抗議：謂該國對於居住白祿山 Potos 及附近區域的印第安人，不該施以欺壓。總之，比約十世的確是偉大的教宗，聖教權利的干城；他抵抗有權勢者的倒行逆施，攻擊民權黨派的卑陋手段；爲他本人雖不免因生出不良影響，亦非所顧惜。他那「建設工作」所懸的鵠的是：公理的

戰勝」。天生斯人，沉靜，勇毅，真有戰士的天資，以資完成「公理戰勝」的使命；睥睨諸般惡習，大聲疾呼：可折不可曲。的確，他的剛毅性格，是很多痛苦的來源；但屢次的勝利，也當歸功於他那可折不可曲的精神。甚致一般無神派也情不自禁的驚嘆比約十世的政績。他的威勢吸引他們，強迫他們同宗座締結邦交。如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塞爾必亞 *Serdie* 同教廷簽定「政教協定」，使該地公教教胞得以享受宗教敬禮上的自由。此外塞爾必亞又立為公教行省，直接隸屬羅馬。又在白爾克辣 *Belgrade* 創設修院一座，塞政府堅許永久尊重聖教權利。一切難題在互相諒解之下，常得以和平解決。

十四 信德的干城

聖奧斯定說過：聖教會的死對頭魔鬼，有兩種做戰的方式。一種是猛獅式的，用武力威嚇：如暴王在青天白日之下，磨難聖教會。一種是狡蛇式的，躡足潛踪：如背教徒在陰影裏計劃他的破壞陰謀。教宗良十三世的末年，外部的教難，至少在相當觀點之下，可以說澈底肅清。這位偉大教宗踐位之初，同德國會一度起了糾葛，然而終究重歸於好，互相尊視。法

政府不斷地鬼鬼祟祟，然爲尊敬這位以中世紀大教宗的威儀諭令首先承認共和國的教宗起見，自始至終未肯揭出假面罩，露出猙獰的面孔。其他各國更積極的同輩帝國保持着友善的關係。這位操事教會最高神權的耆老指導國王，民衆，走向幸福的大道。德風所至，罔不披靡。意大利的秘密黨時時蠢蠢欲動，但表面上的感情也趨向緩和，良教宗爲袒護阿比西尼亞囚犯的仁義政策，因政府方面之阻撓，雖歸泡影，但已引起一般人深刻的同情。

不過，這無非是表面上的和平，骨子裏險詐的魔鬼却早已採取了狡蛇式的戰略，進行陷害教會，陷害社會的毒計：欲利用新異的學說推翻整個的公教。當時盛行着一個新的學說，專事改革公教舊有道理，而易以迎合潮流的新理論：宛似公教信條不是一成不變，反當隨時增減，隨時更易；又宛似宗教理當遷就人事，而人事不當吻合宗教。主張這類學說的一般人是放任的，縱欲的：他們所希望之未來的宗教，就要如此。他們又說：「青年神職班當出更衣所，深入民間」。但當如何引回更衣所，如何默想，祈禱，陶心養性，則完全不談。結果，莘莘修士，缺少司鐸的真正精神，浸染些狂悖學說的腥氣。對傳統的真理茫然無知，將怎樣完成他們神聖的使命？又怎能以言語，以行爲，引人靈魂歸向天主？這些洩瀦各處的錯誤

論調，無非是些先人的糟粕混合着更毒酸的近代口涎。這更是今日所稱的「現代主義」。勞西 (Loisy) 神父即是這個主義的主要角色之一。「護教家」對他的著作深懷疑懼，呈請列為禁書者大有人在。教宗良十三世在禁書目錄公佈之前，竟而駕崩。

以上所述是教宗必約十世登極時的大略情況。他早已成竹在胸，正該他籌劃刻不容緩的對付方策。他研究，他祈禱，反復思慮，哀求天主神光，做解決這重要事體的準備。他方面新主義的健將，積極提倡廣漠的時髦文化，他們以為這種文化足以填平隔離公教與社會，信仰與科學的鴻溝。藉着提倡文化的美名，內裏包藏禍心，設法使一切書籍皂白不分，盡投在神職班的案頭。他們說一切教理，都該從新估價；至論那些被聖教會因誤解妄加禁止的學說，也頗可以服膺。他們利用文字宣傳，效力非常宏大。他們宣傳的手腕也真靈活，把所謂「現代主義」當作唯一引人向化的門徑。他們的目的是將耶穌同魔鬼熔為一爐。必約十世自永不能錯的寶座上俯視整個的教會與整個的世界，賴聖神的助佑，因耶穌許給伯多祿的神光之照射，看透這「現代主義」將給予公教信條的威脅非常嚴重，極端深刻。為的那「現代主義」將破壞信德的基礎，強迫「真實」與「虛偽」相携手，「正教」與「異端」相妥協。的確

這種新學說導源於「無識」及「內在」兩主義，若欲承認這種學說，便當根本推翻聖教會。根據此樣的學說，則公教所主張的「超性界高於一切」，「聖經出自天主」與「教會擁有訓誨權」等，均不值一笑。爲的這種學說主張着：信仰當隨科學而演進，聖經的默啓無非是個人的經驗；教會與國家截然分開；社會制度，以及自然界的一些問題，教會對之絕無染指的權利。質而言之，依據這種學說：信德無非是虛名；聖事無非是神秘的象徵；聖經乃荒誕無稽的小說；聖蹟只是納匝肋弟子及最初信徒們活潑想像的幻影。當此危機，聖教會最高領袖比約第十，真可謂不寒而慄。目視天主的榮光，聖教會的尊嚴，與人靈的利益，遭此絕大打擊，週身血液，不覺又緊張萬分。事已至此，責無旁貸，乃不顧一切，出而制止此異端的流行，防範神職班的操守，保持信德的完整。首先便從宣禁「現代派」的書籍着手。同時敕令主教與修會總長，設法使屬下司鐸，特別是青年修生，萬勿染此鴆毒。一九零七年九月八日，繼之以反「現代主義」的通牒，予以致命的打擊。指責出「現代主義」在哲學，神學，聖經，歷史，社會，考據各方面的謬點。並謂「現代主義」那種譎詐毒辣的狠心非特能誘掖無知的民衆踏入歧途，即智識階級也很容易掉入這骯髒的漩渦中。如此，「現代主義」隱密的詭

計，眩惑迷離的伎倆，均被一層一層地揭開。通牒中更聲明着：凡袒護這種學說的書籍刊物，一律禁止閱讀；或以文字或以口授從事宣傳者，立即停止舉行聖事，毫不寬容。又命在每一教區選擇數位神學有根底的司鐸，共同組織委員會，對於帶有「現代主義」色彩的神職班多加留意。此外無論會修與精修，無論任何職位，凡屬神職界人俱當宣誓反對「現代主義」。該通牒簡潔明瞭。當「現代派」在黑暗帳幔內正在思謀不軌方慶得意之時，嘎然一聲，有如晴天霹靂，震撼天地。其時連大部份神職班，未看透未來的隱患，也睡在夢中，經此強烈矩光的探照，稠雲中的隱微，一一暴露在人眼前。然則謂必約第十有撲滅「現代主義」之功，誰曰不宜？只此一端，已足使他同歷史上維持信德的偉大教宗，並留芳名。

遭此通牒打擊的人，大肆咆哮，稱之爲「腐敗」：不識「士林哲學」，「昧於理智，以情感用事」。他們的結論是：「必約第十是改革家」。——的確必約第十是改革家，不過，他改革的正是現代主義。同時，各種刊物，聚訟紛紜。有些公教報紙也以爲教宗的處置未免失之過嚴，與他素日的溫愛，柔和，大相逕庭。但是必約第十所以如此的緣故，自有充足的理由，原來他深知這「現代主義」的流毒，行將浸滲到教會的每個細胞中。當此之時，身爲

教宗，正當以快刀斬亂麻的決心，去割治，去預防流毒的內侵。否則一味容忍，豈不等於懦弱；若再以溫和仁愛去折衝，度之於理，也不大合宜。蓋一方面懲戒制止邪說左道，一方面不忍亡羊的喪失，而努力引他們歸於正路，這正是聖教會的嚴肅與慈愛的真精神，也是耶穌基多遺留下的模範。耶穌基多激於義怒，驅逐聖殿裏面的商賈，攻斥法利塞人，又何嘗介意旁觀者的誹言謗語？現在我們且聽呂松（LUCON）紅衣主教說些什麼：「予每次覲見必約第十，見他那信仰的精神，超性的眼光，言語間流露出的聖德，必感極度的欽佩。他事前設法推却教宗尊榮，不得已時，則以純正的目的，熱烈的心情，可奇的勞働，履行所接受的責任。他以萬分的注意力，保護信德的寄託。爲了陶成神職班，他常表示出慈父的心腸；但同時，他那種不屈不撓的意志，也活躍在人眼前。他愛慕聖教會，期望聖教會成一個「純潔無瑕的教會」。這個渴望是他苦心焦慮，朝夕籌謀改善的原動力。他深知他的工作必不免遭不滿意者的非難。然爲了聖教會的利益，勇往直前，本身的榮辱，完全置諸腦後。

公教進行會當時在意大利已樹立下光榮的歷史，但不幸也做了這「現在主義」的犧牲者。明爭暗鬥的惡魔，乘機侵入，反抗神長的事件，層出不窮。爲了謀求挽救的方法，真有刻

不容緩的必要。前教宗良十三世所詔諭的方策，可稱盡善盡美。——惜乎在短短期間業已被人束置高閣。比約第十根據當日情況的需要，侵加增減，做第二次的頒佈，嚴令遵守，絲毫不得違犯。痛斥「基多民主主義」之非。基多民主主義中偌多份子聲明自己不屬於任何權勢，而計劃着推翻歷次公教大會的議決案。迨一九零五年，又以通牒，肅清一切積弊，徹底改組意大利公教進行會：將它劃為三大組，即：「平民組」，「經濟組」，「選舉組」；又劃清每組活動的途徑。當「選舉組」成立時，對必約九世禁止教民參加立法的諭令，必約第十向意大利主教發表以下聲明：「可敬的弟兄：關於意大利信友不准參預立法的律例，蒙前任教宗比約第九指示在前，良十三世重伸於後，有着重要的理由，絕不容我人的妄加更改。不過，他方面亦有同樣重要的理由，使我人以社會的至高利益為出發點，在特殊情況下，能給予破格的寬容。可敬的弟兄；特是因爲你們爲了神靈的幸福和教區的福利，而做上項的請求，那末對以前律例，朕便不能不從權酌加更變」。由於這個，遂產生了一「公教代表」，然絕不是一「代表公教」。弦外的意義，便是只准公教信友參預國家的立法事體，爲的他們富有經驗，操守正直，使之參預立法，定能謀得公教及社會的利益。然既無教宗的委任，當然不能視

爲代表公教的政黨：原因教會絕不參加任何政黨，却超越一切政黨之上。關於此點，又引起很多的批評：以爲那是否與前教宗的政策有所衝突。實則教宗良十三世業已數次因更重要的理由，允准主教參加是項政治的活動。所不同者，良十三是在暗中，必約第十是公開的罷了。然則還根據什麼去加以評判呢？

必約第十在政治上的指導範圍，不只限於意大利，却真可說是「惠及普世」。他對法國教民的社會活動，加以認可和贊助。又以極誠懇的言詞，勸諭英吉利士民愛護公教學校。當俄屬波蘭革命的時候，勸令波蘭教民不可忽視自己的天責。德國工人協會，同政府機關發生了糾葛，教宗爲之居中調停。催迫西班牙信友，爲教會及祖國的更大福利，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派遣歐高乃（O'Connell）主教爲駐日宗座代表；歐主教雄才大略，曾在東京創設大學一座，托耶穌會神父管理之。此外教宗更喚醒奧國主教對於「脫離羅馬的叛教運動」多加注意。關於波蘭修院的學習語言歷史以及文藝等，又同俄政府成立一種協定。

這些不過是必約十世保障信德工作的撮要。實在他認識時代的需要，曉得該如何採取應付的妥善方策。至論他的工作效果，則上至神職班，下至普通教友，無一人不看重信仰，無

一人不積極從事公教活動。「在基多上建造一切」的口號，得以圓滿實現。

十五 提高神職班的水準

神職班是信仰的水源：民衆該從這水泉上汲取信仰和倫理的清水；神職班是光明：光照世人；神職班是鹹鹽，保存社會不朽不腐。假若這源泉裏的水污濁不堪，光明微弱昏暗，鹹鹽淡漠寡味，社會更該如何朽腐難聞？勢必在謬誤，昏曠的黑暗中，摸東索西，踟躕於墮落淪亡的歧途。

必約十世在制止「現代主義」，改組公教進行會的時候，神職班在他的心田中也佔着特殊的位置。他第一步苦心焦慮而做到了的是將教區託給有心火，頭腦清楚，饒毅力，肯負責，屏棄私利，不惜爲羊捨命的主教去管理。他認爲司鐸的熱切與聖德，對於整頓教區的工作上，有着切膚的關係。他先打破狹隘的地方觀念和傳統的偏見：在必要時，往往調任非本區甚或懸隔很遠的教區中的司鐸充任主教：藉此顯示聖教會沒有軫域的區別，「一個羊棧屬於一個牧童——教宗」。因此自動撤消了專司遴選意大利主教的「樞機委員會」，而以聖職部（

S. Office) 管理其事，俾對各主教的候補人員，有更親切的認識。

當時在意大利和其他各處，流行着一種創立新修會，（特別是女修會）的熱狂。這些新修會的宗旨與人經成立的修會完全相同。創立這些修會的人，固然都是很熱心的人，目的也很純正，然以缺少其他的緊要條件，未免率爾從事；抑且良莠不分，招收大批新會友，這樣往往陷於不能維持生活的窘迫狀態，因之會風也往往呈現鬆弛的現象，而失掉原來的宗旨，連舊有的修會也受着不少的影響。必約十世警告各處主教對於此項問題，特別注意；非得宗座同意，各地主教不得擅自批准這類修會的成立。同時又通令主教認真巡視修院：對應當改革的，當加以改革。在很多區域中，成立了許多新修院：關於修院的課程與管理方面，指示了確切的原則。勸諭主教對於一般青年，除非確知他具有聖善司鐸的條件——聖召及足用的天資，不可收入修院；尤其不可率爾祝聖。青年修士，守紀律固然很好，但這還不夠，必需還有足以善盡厥職的學識。又指明文藝，學術與一些新的趨向，均當以迎合時代的潮流為第一要務。又命意大利的修院都遵守一律的規章。在修院中該注意「神修講話」一科：這種講話當以討論神職班的責任為對象，以啓發青年修士修德救靈的熱火為目的。課程方面，必約

第十與良十三抱了同樣的意見，諄諄訓告各地修院當一律攻讀「天神聖師」的神哲學；爲的那是紊亂時代的救世良藥；同時對前任大教宗良十三世所創立的「聖多馬斯學院」也與以贊助。聖經一科是教宗必約十世提倡學術的特別對象；他創設了聖經學院，托耶穌會神父主持。又召集飽學的本篤會修士組織「校閱聖經譯本委員會」，又允准授給「聖經學位」。致書與葡萄牙主教，命他們注重神職班的教育。致書與法國主教，命他們監視公教大學，對違反公教的教育嚴加取締。

教宗既是一「永城」的主教，他的視線也特別集中在「永城」；寄居在此的青年修士司鐸何止千萬？因此他擬定了特殊規律，以資促進他們的學業，使他們遠離喪失司鐸精神的危機。無論會修與精修的神職班，必須考試及格，才允晉陞鐸品而授與聽告解講道理之權。一九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將此規則，推廣到全意大利。又諭令主教嚴厲禁止神職班加入不屬於教權的組織；凡加入「國家共和聯合會」的人，不許領受神品；若已爲司鐸者，則不許行聖事。原因是那「聯合會」的宗旨和章程，與聖教會的傳統習慣大相背拗。必約十世所關切的對象，除修道院與學術問題外，還有整頓教區和整頓修會紀律兩問題，因此遂有宗座視察員的產

生。教宗在他的第一道通牒裏曾說過以下的幾句話：「我人將絕對引導司鐸度起聖善的生活，他以純潔的道理和思想；以使民衆生長於基多。」這是何等精妙的言詞，真可十足表現出他那「在基多上建造一切」的大綱。他說：司鐸必須使基多生活於信友，但欲使基多生活於信友，若不先使基多生活於司鐸，此事談何容易？是的；惟有聖德出衆的司鐸，才可使教友成聖；惡劣或中庸的司鐸，對於旁人非特不會發生影響，而且還是他人向善的障礙，終必喪失自己，喪失他人的靈魂。必約十世在任主教或總主教的時期，已用盡了全副的力量，提高神職班的聖德水準。今任教宗，更該怎樣堅決澈底貫徹他的主張？因在一九零八年八月四日，藉記念晉鐸五十週年的機會公佈了「對神職班的訓話」一篇，其言詞的懇摯動人，簡潔無飾，大有聖良，聖額我略時代之遺風；無疑地是歷代教宗眷愛，關懷神職班最優美的文體之一。在他的訓話中，有如慈父般的懸念他可愛子女的幸福，諄諄勸告司鐸們，「熱切恒心祈禱，每日默想永久的真理，閱讀聖書——尤其是念聖經，省察自己的良心，操守宜端謹，尊敬主教，尊敬教宗，博愛衆人，訓練青年，勿爲邪說敗俗所蠱惑，忠實於和平的使命。講解聖經，每年每月行避靜神工，加入司鐸善會」。最末結論說：「司鐸果能如此做去，實是

你們在朕晉鐸五十週年紀念中，供獻給我人的最大贈禮」。對於講道和教授要理一項，更有詳細的規定。抑且自己以身做則，在可能的時期內，每主日在華帝岡殿中爲羅瑪教友講解聖經一次。

教宗必約又提示本堂司鐸給民衆灌輸宗教真理的責任：本堂司鐸，當於每主日，每瞻禮，給男女兒童講解要理一小時，預備他們辦告解，領堅振，開聖體。又囑令在各個本堂區，成立教理研究會；在較大的城市中設立學校，教授宗教課。對成年人也不可等閒視之：除講解聖經並爲兒童講要理外，當爲成年人講解「特利騰公議會的要理」。最後，並堅囑本堂司鐸，切切遵行。又令依照兒童智力的水準編纂新要理，以資講解劃一，易於瞭解。就在那時，他親自審閱了意國北部採用的要理課本。

可敬教宗又恢復了司鐸集中討論神職班各項責任的美好古俗。他既理會許多三等會實在不能令人滿意：會友受「現代主義」的餘毒，互相傾軋，於是乃推廣他的改革工作，卒能剷除積弊，走向和平統一的正路。

可敬教宗也關注意大利國外僑民的靈魂，鼓吹司鐸追隨教友同渡大西洋，設立小組委員

會專司其事。此項事業日漸發展，後來竟創設修院一座，專為栽培一枝特殊的司鐸，派往外方，管理意籍教友，使不受誓反教宣傳的搖動；且派主教一位，監管一切。

教宗的全部努力，不久即大著成效。修院中的風紀，司鐸的精神，逾時未久，重新復生；研究神學的志趣，可謂達於沸點。更於些司鐸，仰符教宗的期望，隨着科學的演進，捍衛信德，撲滅仇敵們無理的攻擊。本堂神父不憚犧牲；指導與組織公教及社會等團體，以免教友同流合污。許多教友也真應聲加入這些團體，遺留下大無畏的熱心，潔白的舉止，絕對服從神長和勤領聖事等善表。

十六 聖體與教宗

聖體是公教敬禮和整個教友生活的中心，是天上聖寵神恩取不盡用不竭的源泉：信友可從此汲取懾伏內部叛亂，賠補每日細過，躲避重大愆尤的必需神力。簡言之，實乃消除人性軟弱的一付良劑。吾主耶穌也正為此立了聖體聖事，同時也願作衆門徒和衆信友的神糧。在最後晚餐時他向宗徒們說過：「我久欲同你們吃這巴斯卦」。就是這樣映照出他那渴欲同人

親密的渴望。古代的教父和聖教的史乘告訴我們，聖教初興的教友如何體貼耶穌的這片心情，每天必領他的聖體。惜乎這勤領聖體的美風，未能常常保存：最初教友由宗徒們那裏接受的精神，日漸消散。及至最後，又受楊申派（Jansenisme）的恫嚇，信友們簡直同吾主的聖體斷絕關係。這些異端人過分苛求領聖體的條件，大多數的教友不得不敬而遠之。按這些異端人的意見，聖體不是救靈的妙藥，乃是一種聖德的酬報，如此他們把一位溫良慈善的天主，變作一位酷厲怕人的判官。舉凡頭腦不清的人，都不敢再臨近這聖寵的源泉，而頭腦清醒的人也懷着猶疑的神情，望而生畏。聖味增爵給揚申異端下斷語說：「我敢說這異端較比已往擾亂聖教會的一切異端尤為陰險」。必約十世有見於此，乃於一九零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頒發通牒：勸諭一切開了明悟的信友勤領聖體，若能天天去領聖體尤為美事。又為結束一切紛爭起見，對特利騰公議會的條文，加以正確的解釋；依照教理和聖教自古相沿的習慣，領聖體前當如何的準備，絲毫不苟的宣告明白。今將該通牒原文摘要錄下，以資參照：「特利騰公議會關於此點（聖體）的條文，業已言明，聖教會切望教友每日赴天上的神宴，以便吸取更美滿的成聖效力……吾主耶穌和聖教會既熱切期望信友勤領聖體，日日領聖體，因此

不拘何等地位的人，只要靈魂享有寵愛，目的純正，都能前去領此聖事。所說的純正目的即在冀望悅樂天主，同天主密切聯合，加增自己的神力，戰勝罪惡。勤領或日日領聖體的人，沒有小罪——至少不完全故意的小罪，且無心再犯，固然再好沒有；但若領聖體的當時只無大罪，且矢志不犯，那便夠了。此外教宗又說明如何預備領聖體與感謝聖體，全按各人的能力，環境，工作而定。此外更堅請本堂神父和聽告解與講道的司鐸，要諄諄導引教友們奉行這敬主而有益的善工，尤其在男女修會和修院中，更當切實遵行。教宗的這番苦心，果真得到美滿的收穫：神長們羣起提倡，信友們爭先響應。聖體的敬禮，從此各處復興。教宗比約私心的歡樂，不言可知。但有很多病人，不能守聖教會規定的大齋，因此不能同沾聖體神惠，他以為這是美中的不足，乃思補救的方策：不久便允准病人在服用液體食物之後，每主日內限定若干日，仍能領聖體，如有特別寬免，且能天天領。

當教宗比約第十任司鐸主教的時期，便不停的提倡了兒童們在可能範圍內早開聖體：所根據的理由是兒童們在天真爛漫的年齡，同耶穌結合，必能得更豐富的聖寵。却後榮贖教宗，驚覺到各處都在過分遲緩着這樣偉大而有益的善行，因此詳加解釋，而以百般的撫愛，召

請兒童們來到聖體櫃前，尋求戰勝私欲抵制世俗誘惑及保存貞潔的助力。除少數的例外，規定初領聖體普通的年齡爲七歲。凡是負有管理兒童之責的人，都該勸導兒童勤領聖體。並且每年又當舉行數次大規模的兒童領聖體。反對的人苟有詰難，則可答以聖經上耶穌的話：「不要制止兒童到我跟前！」耶穌既然鍾愛兒童，那末引領兒童來到耶穌跟前，豈不恰合耶穌的胸懷？他方面，這些天真誠樸的兒童真如范拉忒（Ferrata）樞機所說：「接受這具有天主啓示的召喚，萬分踴躍，充滿熱情，同聖體密切結合」。更有一些兒童喜不自禁，給這位聖體教宗寫了一些感激的信札；必約第十親手作答：在寫給兒童們的信中，他的謙虛，他的摯愛，令人驚奇稱道不止。此外教宗還喜歡延見這些初領聖體，純潔得一塵不染的兒童；這些兒童賴他的獎勵，使得他們心靈上最初的躍動便是爲了愛天主。教宗喜歡同他們一齊，大有救世主的遺風：乘機爲之講解聖體神恩的重大；勸導他們終身作好教友，至死不可失掉初領聖體的熱心。華帝岡裏的宮殿屢屢擠滿了身穿白衣，頭頂玫瑰花圈的男女兒童，向教宗致謝准許他們早領天神神糧的大恩，同聲歡呼教宗萬歲。而教宗口邊含着微笑，俯身下視，從他們面前慢慢踱過；最末舉手降福這羣小天使。看啊這是何等一幕動人的情景！

必約第十熱愛聖體，希望由聖體中建設新社會：因之他贊助聖體大會不遺餘力：曾親筆致書與大會主席；派遣紅衣主教前往主持大禮；對於所有歷屆大會的經過，都願得到一個詳細的報告。若遇聖體大會當在羅馬舉行，則必躬身參與，在伯多祿大堂中親為舉行各種禮儀，此外更竭力提倡各種「敬禮聖體」善會：頒賜了很多大赦與特恩。一次，在某善會覲見時，發表談話說：「聖體是登天門最捷近最穩妥的途徑。當然，此外還有別的道路：比如：「純潔無罪」，「補贖」與忍耐等，然而「純潔無罪」是嬰兒的美德。補贖呢，令人望而生畏。至論在患難中大無畏的忍耐，固然該有，但是患難一到，我們立刻痛哭呼救。極可愛的子女，容我再說一次：「登天門最捷近，最穩妥的道路，便是聖體：跪在祭台前飽嘗天堂的神味，這是再容易沒有的了」。提倡獎勵之外，他更以身做則，雖在病魔纏繞中也無一天不領聖體。各種敬禮聖體善會（如「聖體小侍衛」，「聖大爾西斯會」，「聖體軍」等）之創設發展，「聖時」，「聖體日」之迅速推廣；教區，全國與國際聖體大會的漸次惹人注意；以及其他關於聖體事業的推進，大部份都須歸功於必約十世對聖體的熱心。尤以聖體大會進展的速率，更值得驚奇稱道：會中所討論的題目之重要性，典禮的隆壯，參加大會的踴躍，一次

勝過一次。耶穌在千百萬司鐸和熱心教友簇擁中，冉冉遊行，誠乃至尊君王勝利的凱旋。

一九二二年羅馬舉行國際聖體大會，一九二三年在日內瓦舉行全國聖體大會，更有空前的盛況：主教，司鐸，教友從世界每一角落裏齊來聖京，大會末日，蟻集於哀斯歸林（Assisi）山頂。莊嚴的遊行從此展開。各種善會會友，青年修士，司鐸，主教，總主教，紅衣主教，依次魚貫前進，一望無涯。飛機凌空翱翔，擲散頌揚耶穌的標語。街巷兩旁，窗櫺和陽台上，旗幟飄蕩，鮮花飛舞。五位樞機主教輪流擎捧聖體光。傍晚，全城各處，遍燃燈火，明如白晝。

至論日內瓦舉行的聖體大會，更有政府人員參加典禮。聖體乘船游行海上，另有一番情景，參禮者無異置身天堂。耶穌在宗徒等左右圍繞之下乘船渡提伯里湖的往事，實又重現於目前。教宗代表自龍船高處，舉起聖體光，降福天，地，城，海。衆人屈膝跪倒，雙眼含着熱淚，低頭不敢仰視。同時萬船的汽笛齊響，炮台鳴炮致敬。多情的金鐘自遠處致送叮嚀的音波，與熱烈的歡呼合成一片，衝破雲霄。歌經者引吭高歌：「江溪河海讚頌主，魚鱉及一切棲居水中之受造物讚頌主」云云。

十七 禮節與教宗

「額我略經歌」及「宗教音樂」最能引人心向神往，提起祈禱的精神。必約第十深知此中奧蘊。在一八九五年的總主教任內，曾在公函上這樣寫過：「聖堂內，歌經作樂的目的是誘掖信友舉心向主，使他們更容易奉領天主的恩寵。音樂和禮節既同經文有密切的關係，故當同經文切實合諧，具有一切優長，尤宜神聖化，藝術化，大衆化」。是以在本區各堂中，凡帶有輕佻或舞台風味的音譜，以及有傷聖堂的神聖，和禮儀尊嚴的歌聲，均一律禁止。聖教會自古以來，習用「大聖額我略歌譜」，聞者爲之神怡心曠，大有置身塵外之概，即真正的藝術家，對之也會俯首稱道。闕後漸漸採用「合聲樂」，此樂在十六世紀經帕勒特里（Palestrina）和當時的幾位優秀音樂家的精心努力，可謂達於全盛時代。

惜乎爲時不久，前面所叙的兩種音樂，大有一落千文之勢。在聖堂中，庸俗的歌曲，大走紅運，優美的雅樂反而見棄。即或還有保存額我略音譜者，除少數的例外，大都也喪失了本來面目。聖堂被視爲普通的集會場所，敬主的心情，蕩然無存。前任教宗對於此點深致

不滿。而實際上却均未能有所改革。必約十世，甫升教宗，即將此點懸為改革對象之一。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日頒發詔書，敕令如下：「保持天主聖殿的尊嚴，實乃司牧主要的職責。爲的在聖殿中，我們慶祝聖教的各種奧蹟，招集教衆，參與彌撒大祭，欽崇耶穌至聖聖身，領受各件聖事，異口同聲，共同祈禱；爲此凡與教友熱心能有不良影響，褻瀆神聖禮儀，有傷聖殿莊嚴者，均當一律禁絕」。原則既定之後，進而具體的提出音樂問題：將破除「額我略歌經」之特殊風味及採用俗樂的不當，嚴加痛責。着令各處主教，各會會長共同協力，除此惡弊。並擬定方策，以資進行。一九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適逢大聖額我略第十三個百週年紀念日，伯多祿大殿中舉行大禮彌撒：教宗親臨主祭。自始至終，所唱無非額我略歌譜。一千二百位修士齊唱「天神調」彌撒。全堂教友爲之悸動不已。

教宗又組織特別委員會，專司整理聖歌工作。創立高等音樂學校，培養大批專門人才，學成之後，各回本區，在聖歌整頓上，有莫大的貢獻。

有人說：必約十世在齠齡時期，在利塞村看見磨尼高紅衣主教念大日課，看他那種心純意專的神情，大爲感動，高聲喊說：「紅衣主教常念的歷史，多麼有趣？」他無意識中說了

這一句很真實的話。日後本人也念大日課，心領神會，方知所言之不虛。大日課是古新經的歷史；教父聖師註疏的寶庫，頌揚天主忠僕的讚文；聖教會的大事錄。經文部份，包括達味聖詠。舊時日課分配適當，每一主日將全部聖詠通念一遍，堪稱聖教禮節中最優美的一分。吾人果能心口如一，熱切會神的誦念，的確能啓發熱情，引人向善，有如智慧道德的寶藏，賜與心靈上以無量數的聖善而有益的智識。達味聖詠乃是稱頌廣大全能，全善，仁慈，公義無比的天主的聖詩，諷誦此詩，誰能不感動於心。在此謙卑、熱切、感恩、求恩的祈禱和悔改之心靈的沉痛呼聲下，誰能不感覺着愛主熱情，油然勃發。舊時歌經司鐸或隱修士每主日在堂內歌唱全部聖詠，這該是一幕多麼動人的情節！撒爾刀晉鐸後，常從這包羅萬象的經本中，採取默想的題材。日積月累，獲得充分的認識：他發覺的是以年代久遠，日課中不免染上一些缺點，迷糊了原來的面目。此外若干新聖人列入日課，每一主日常誦念極少數同樣聖咏，其他各篇，則無人問津。甚至主日與平日無甚差別，也做敬禮聖人的彌撒，念敬禮聖人的日課經文。撒爾刀既升教宗，雖然透視不無相當的困難，但決意加以審查與改革。遂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一日的公函中概敘改革的必要。逾時不久，便宣告成功：新彌撒，新日課

兩經本，同日公佈。就經文的長度說，較前者縮短。聖人瞻禮亦不致防礙誦聖咏；各個主日亦不再受聖人瞻禮的限制。教宗必約為求劃一起見，又命主教，各會會長改革本區，或本修會日課：凡與本區本會無甚關係的聖人瞻禮，盡當取消。主保瞻禮，若逢非罷工日，則當移後至最近主日內慶祝。又令審查一切地方特殊瞻禮單，務求切合普通規律。

天朝諸聖在天主面前，為我們盡中保的責任，與我們有很密切的聯繫：我們求他們以得要緊的恩寵，向他們致我們的敬意，又可奉為聖德模範。必約十世對諸聖人的熱心，非比尋常，在患難中時求他們的助佑；以慶祝聖人瞻禮引為莫大的幸福。今既身為無上領袖，乃催促各負責機關多多努力進行，以期將天主的忠僕，聖教會的勇兵，信德的干城，早日列入聖品。例如：若翰納大爾克（*Jeanne D'arc*）啊爾斯本堂魏亞乃（*Vianney*），青年的加俾厄爾亞刀拉大（*Gabriel dell' Addolorata*）都經他手列入真福品。亞立山掃黎（*Santi*）熱肋馬日拉（*Gerard Majella*）也由他手列入聖品。除上述的大聖額我略十二百週年紀念外，又慶祝了金口聖若望逝世千五百週年紀念，典禮的壯麗較前亦不多讓。惟是這次的特點，是希臘禮節的彌撒。教宗偕同全體樞機駕臨參與。希臘拉丁，兩教會的統一性，於此表現無遺。

此外更慶祝聖安瑟爾莫，聖嘉祿包勞梅，聖女德肋撒和其他聖人聖女的百週。必約十世利用這些良好機會，前後頒佈數道通牒，叮囑神職班，衆教友，勉力步武這些信德的健將。

他的熱情之主要歸宿，除聖體外，即是童貞聖母瑪利亞：選任教宗不久，親編敬禮聖母經文一篇，情意之濃摯，異乎尋常。該經文的真跡，至今尙完整保存，今將經文抄錄於后。

「至聖童貞，你見悅於天主，被選爲天主母；你的肉軀、你的神靈、你的信仰、你的愛情，率皆潔白無瑕。當茲公佈始孕母胎無染原罪的盛大紀念日，虔切求爾，眷顧吾儕依恃爾大能護佑之罪人。首遭天主啊叱之毒蛇，至今不斷襲擊厄娃禍患之子孫：百般誘惑，設法推入陷阱。吁！可敬者母，吾儕之皇后，吾儕之中保，你自始孕母胎初刻已踏破此仇蛇之頭頂，望你俯允我儕之祈禱，並將我儕之祈禱聯合於爾之祈禱，呈獻於天主座前；勿使我儕墮入四面環攻之陷阱，庶能同達救贖之彼岸。又望拯救聖教會於諸危害之中，同聲歌頌勝利和平之凱歌。啊們」。及至頒佈「聖母始孕母胎無染原罪」信條之伍十週年紀念日，必約第十更得到特別的愛聖母並期待新恩寵的好機會：一九零四年二月二日的通牒，無異一篇頌揚聖母功德的詩歌。又勸天下信友，熱心敬禮聖母，時刻托承他的保護，並放一全大赦。菲帝岡大

堂中懸掛聖母像一幅，像上圍繞一個大花冠，乃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八日教宗必約第九任內製成者；必約十世則命易以普世信友所奉獻的更有價值的峨冕，以做此次慶祝的永遠紀念：天下信友，無不興高彩烈，響應教宗的呼喚，羣起慶祝這五十週年紀念。國際聖母大會及拉特郎大殿之展覽會，尤其是此次慶祝的特別點綴。

四年以後，又慶祝聖母顯現於露德五十週紀念，適值教宗普鐸金慶紀念，雙重的喜慶，同時到來。一九一三年又慶祝君士坦丁大帝允准信教自由之詔諭的十六百週紀念。此外還有其他的宗教慶祝，不勝枚舉，每次舉行慶祝的主動人，常是必約教宗；教宗非喜好外面的熱鬧，實欲藉以增加教友的神益。故每次慶祝，必打開聖教寶庫，施放許多大赦神恩。最著名的是十一月二日「追思已亡」和「耶穌聖心瞻禮」的全大赦。此外在禮節上改革之點尚多：限於篇幅，不便贅叙。要言之：凡遇有與公教精神不合的趨向，必嚴加取締：嘉惠後世人靈，實非淺鮮。論者將謂比約十世乃有功於禮節的教宗之一，誠非虛語。

十八 必約十世與聖律

歷代教宗的宗旨莫不相同。然往往因時代的需要，環境的差別，有些教宗在某些事件上特別致力，有些教宗在別種事件上特別効勞。這位必約十世大教宗的最吃力的工作，便是修正「聖教法典」。當時的「聖教法典」由各種敕令集合而成，既無次序可尋，又太蕪雜零亂；求其能熟習其全部內容者實屬寥寥。且其中有若干條例已經廢棄或刪除，即「聖律專家」也不能確定何者有效，何者廢除。稱之爲一場糊塗，誠非過甚。教宗西斯德第六改革了羅馬全部制度，對法典之改革則未敢問津。特利騰大公會議和以後諸教宗的努力，仍不能達到根本的修正。華帝岡公議會業已從事準備是項改革，但政治空氣的陰霾使會議先期閉幕，此種準備遂成泡影。良十三世很有相當的貢獻，然終不失爲片斷的改革：困難的癥結依然存在。

必約十世自登基伊始，即以此項工作爲當務之急，着手改革，刻不容緩。乃於一九零四年頒發改革方案；成立「樞機法典編纂委員會」，自任主席。新法典經樞機主教審定之後，再遍示天下主教，修會神長，嚴密審查，准予自由發表意見，以收集思廣益之效。第三卷業已竣事，第四卷亦行將告成，而大教宗必約十世遽爾逝世，去領工作的報酬。聖教法典之頒佈經天主上智的安排，委托給他的繼位人。但必約十世傾全部的心血，力謀此事的完成，厥

功之偉，絕不因此而稍有減損。然則謂聖教法典爲「必約十世的法典」，誰曰不宜。

教宗本篤第十五世對教宗必約十世有以下的讚語：「上主實欲將此功績和榮光加於朕之前任教宗。諸位可敬弟兄，你們深知他自即位伊始，即以果敢的決心，着手此項煩難的工作，並以何等沉着的意志，再接再厲，直至死而後已；最末完成的片刻，他雖業已不在人間，然當視爲聖教法典的惟一編纂者。他的芳名將並此法典而永垂不朽。與法典史上赫赫有名的依諾增爵第三，哦奧利第三（Honorius）額我略第九等大教宗先後媲美」。

新法典編纂竣事，進呈御覽的時候，本篤第十五又說：「朕所引爲遺憾的，是我人的前任教宗，未能親手完成此項工作。」他人播種，你們收割」（若望八，三八。）聖經上的說話，在這裏驗證了。惟願他自彼蒼天，共同祝賀他肇始了的事業的成功，並爲代禱，期得美滿的效果。這是我人所切望的」。

當時的罷工瞻禮，大都不在主日舉行，因此缺少彌撒，犯罷工的教友比比皆是。必約第十青年時代即有見於此，見此惡劣習慣日漸普遍，妨害罷工瞻禮的尊嚴，莫此爲甚。及至身爲教宗，遂毅然決然，取消一部份罷工瞻禮，而把別的移到主日慶祝。爲便利教友遵行教規

起見，經長期的縝密攷慮之後，又減了許多的大小齋。

公教家庭受各種陋俗之侵襲，有時未免陷入混亂的狀態中。教宗在一九零七年八月二日宣示定婚與結婚的各種規定。但是這種改革並非一成不變；却是往往根據經驗的啓示，變更他的步驟。爲此在新法典內，有時改變他的規律，這並非是在原則上與他有所違背。

關於羅馬郊外六位協理紅衣主教治下的教區，比約教宗尤具特別的關懷。那六位紅衣主教，因兼任教宗顧問的關係，該長期駐蹕羅馬教廷，不能專心致力牧守屬下教衆。教宗必約乃特准他們另設副主教一位，署理教區；該六位樞機又不能彼此任意更換位置：奧斯替（*Ostie*）的主教常任樞機長。此外又令將各區所有每年收入匯集一齊，平分七分，二分歸樞機長，其他每位則各取一分。關於主教朝覲教宗，有完善的規定。大教宗非只修正法典，且改組教廷內部各行政機關的機構：各聖部只有行政權；一切關於公義糾紛悉歸羅馬教廷最高審判所審理。又劃清各部工作的範圍：相同的歸併之，或撤消之；缺少的則加添之。美國，英吉利，加拿大，愛爾蘭，愛高斯（*H. Ecosse*），荷蘭，不再隸屬於傳信部，而列入教會行政普通區域。此番改革給予各部行政上以莫大的便利。

此外尙有一重要的貢獻，即創辦「宗座大事錄」，爲宗座發表正式文件的惟一公報。其法律方便改革之處尙多，垂諸永久，作這位法典大教宗智慧與勤勞的不可磨滅的鐵證。

十九 羅馬主教

必約十世雖致全力於改革聖教會的大局，然亦未嘗忽略他的本教區羅馬。在此區內，一位樞機主教在教宗指導之下，代爲署理一切。教宗理想的目標，欲使羅馬教區，成爲其他一切教區的模範，因此擴大主教視察的範圍：任何堂口，公所，與會院均可依時視察；外埠司鐸，無充足理由，一概不准在羅馬逗留，亦不得隨意在羅馬舉行彌撒。

聖亞波里納修院舊有校舍不甚適宜，教宗乃在聖若望大堂左側另爲建設新校舍一所。地址廣闊雅靜，空氣鮮潔，光線充足，可以容納必約，良，龍巴底三大修院的修生。異日在道德，學術上突飛猛進，將與世界最著名的學校相頡頏。新校舍在一九一四年五月三日舉行肅穆的落成禮。

那時羅馬本教區興辦的事業日見增多，教區公署地勢狹隘，不敷應用：在行政上不免有

混雜遲誤之憾。教宗乃購得馬爾司高底 (Marescotti) 公府，充作教區公署。「署理主教」以下，另設典禮，立法，司法，行政四科。每科設主任一人，以名譽主教充任。

神職班以下，必約十世耿耿不忘的便是民衆。其時鄉民有增無減地大批向羅馬京城流入。上至政府公務人員，下至勞動工人無不麇聚羅馬。因此京城人口數字最短期間增加三倍而有餘。政府衙署，銀行，軍營，學校等均蒼萃於舊羅馬中心區。機關多，房屋小，雖已侵佔所有的較大修院，仍不敷應用，勢不得不拆除民房，添設公共的辦公場所。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多數的民衆，不得不在中心區外的地點卜居。不過原有的聖堂大皆林立於中心區，新興街市中，則寥若晨星。因而年幼兒童，對於要理無從學習；成年教友對於公教，由涼而冷，日漸疎遠。更有甚者，每日在反公教，反道德的氛圍中度生活；喧鬧酒肆，櫛比皆是。耳鬢撕磨，鮮有不受惡劣環境之害的。抑且住戶蠅集一團，人口混雜，無異於淫穢鬥爭等罪惡的淵藪。這樣延長下去，將來道德水準的低落，不知流於胡底？必約十世憂心如焚，排除一切困難，急謀挽救之方：將原有聖堂中破舊不堪的，點綴修理，使之渙然一新。在無堂口處，則先後籌建聖堂十六座。共費意幣一千二百萬之譜。又創立孤兒院，中等和初等學校，以便

附近居民得受公教教育。只可惜他正擬創辦藝術職業等學校的時候，不幸一病歸天，經過了繼承教宗的努力纔得繼續完成。又於羅馬西郊，乘地價低落，預先置買地皮，以備將來人口增多，城市擴充之後，建造聖堂和其他房舍之用。又在羅馬各區興辦職業學校，孤兒院，養老院；業餘俱樂部，男女工人習藝所，施診所等慈善機關。最值得注意的有「聖蚌克來（St. Pancrace）育嬰堂」和「聖母無原罪孤兒院」：聖蚌克來育嬰堂專收養他院不肯收留的殘廢貧苦兒童。

教宗對於傳教事業更不遺餘力的設法策進：從各反公教團體中奪回百千萬兒童，使受公教教育。全部的經濟完全出於他自己的養廉。至若暗中所行哀矜，更不待言；假各本堂神父的手，調濟窮困，金銀流出的數目，何止千萬。他的愛德，非只羅馬教衆，沐其恩澤，即普世的信友也莫不浴其恩惠。遇有經費拮据的修會，或本堂神父等，則必慷慨解囊資助。甚至遇有遭羅暴風，洪水，地震等天災的區域，亦必當仁不讓，竭力救拔，毫無吝色。舉一實例，以爲左證：一九零八年，西西利（Sicily）嗟拉布里亞（Calabre）兩地方氾濫成災，教宗立派救濟團攜帶應用物品，前去救護；爲難民架設木棚，做臨時安身之所；倒塌或朽毀

不堪的聖堂，重加修理，或徹底翻修；又將「聖瑪爾大孤兒院」改爲「難民收容所」；對喪失父母的嬰兒更撫愛如父；女嬰安置孟德維帶 (Monteverde)「羅馬大修院」別墅，男嬰安置羅馬各公教機關，妥覓安身處所。他的救靈熱火在強迫他，使他甚致在華帝岡內部也創設完備的民衆學校數座。凡此種種設施，均足以表示他捨己爲人，嘉惠羣生的慈愛。在這以外，我們且將他對藝術文化的貢獻附帶介紹一二。今日的「華帝岡印字館」，便爲必約十世一手所創設。內中設備概求新穎，當時堪稱首屈一指。又建築新街巷，在教廷服役的人員都得有安適的住所。在教皇宮庭北部亞納堂前，另闢一門，以便利工人往來，且免去許多不便。庭內各宮的穹頂，本身的重量已足夠支持，又覆以其他物品，重上加重，各該宮殿頗有倒塌的危險，尤其在側近伯多祿大堂的部份，更岌岌可危。必約十世乃命令輕減它們的重量，將舊有木板，一律改易鐵筋，表面彩畫一仍舊觀，直至今日，猶復安然保存。宮殿外部脊頂；年久失修，大致亦破舊不堪，教宗又命徹底修補，改用德國某工廠出品的鐵骨做支柱，以收一勞永逸之效。工程經年累月，所費不貲，直至教宗末年方能竣事。又將舊國務卿公署，改爲教皇住宿室，另讓「伯爾日亞」宮爲國務卿辦公室。但此宮滿藏珍貴藝術畫品；必約十世爲使

愛好藝術者盡能參觀起見，遂又將此宮開放，任人游覽；而另修西斯都第五殿第二層以充該署辦公室。在修理時無意中又發現了若干富有藝術價值的壁畫。

當教宗良十三時代，醫生業已屢勸教宗赴花園時，不當穿行博物院；但因限於地勢，不能做到這一層。直到必約第十方才想起另建走廊一條，直通花園。不過教宗不肯爲個人的便利，糜費公款。幸而國務卿樞機，找到一位輕財好施的慈善家，甘願擔負全部花費。而教宗必約又不以爲然：經該樞機五次三番的解釋，以爲那項工程遺垂永久，後世教宗，同沾利益，教宗才心回意轉，不再阻擋。又將美術圖畫展覽室，由樓上移至樓下，同博物館聯成一片，以便衆人參觀。

至論必約第十在聖京所興辦的慈善與改革等事業，不久即大見成效。經大教宗登高一呼，會修與精修的神職班，應聲而起。尤以本堂司鐸救靈的熱火值得特別稱譽：他們想出種種方法圖謀本堂事業的發展，使四郊居民的信德與熱心，如死灰之復燃，蒸蒸日上。進堂參與聖祭，聽道理，領聖事之踴躍，打破已往的記錄。予共產主義，反神職派等一個莫大的打擊。

二十 教宗逝世

那時比利亞，巴爾幹諸國，在少數政治家的野心支配之下，戰事爆發。必約十世透視着未來的慘劇，五內憂傷。啓覺之前，屢向多人隱約談到這將來的戰禍。尤其向國務卿說得更加詳盡，甚致明言「一九一四年，必有大戰爆發」。同年五月美國駐教廷大使，被召回國，拜辭教宗，教宗向他說：「閣下看不見行將爆發的戰事，真是幸福」。未過幾日（五月十五日）教宗在御前會議席上，發表了同樣的事件。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預料的不幸事件，畢竟實現。奧國皇儲斐迭南及后霍亨堡在塞拉約佛突被暗殺。由是掀起了空前的世界大戰。教皇見自己的子女——信友，以最新穎的科學利器，互相屠殺，怎能不悲傷蝟集。且目觀自己的祖國，捲入戰團，狂呼撕殺：成千累萬的司鐸與修士也被驅至前線，冒槍林，犯彈雨。百萬教民如無牧之羊，拋棄於荒野。教宗悲不自禁，淚流滿面，高聲哀號說：「我可憐的子女，這是天主最末試探我，我情願犧牲我的性命，阻止這幕慘劇」。在接見被徵入伍的修道生時，倍增煩惱說：「我可憐的兒童，被剝奪了你們在聖堂中的歡樂和友愛；不能再恬靜

求學。將荷槍執戈，自相殘殺」。一九一四年八月向普世的教友發出沉痛的呼聲，諭告祈禱和平，將內心的憂歎，表現無遺。不想那竟成了同他極可愛子女的最末一次的訣別。

教宗玉體豐饒非常；偶染氣管枝炎，便日形消弱；尤以戰爭的慘禍愈演愈烈，憂慮日增，遂致臥床不起。百方調治，醫藥罔效，而病已日入膏肓。但教宗本人仍在日夜哭泣，祈禱和平。逾時不久，教宗病篤的驚人消息，傳遍普世。紅衣主教，你來我往，片刻不離左右。而教宗却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完全翕合天主聖意。凡前來探病的人必一一降福之。且盡力之所能，自己在額上劃十字，向耶穌，聖母，聖人念熱心短誦。將自己的生命，痛苦，完全奉獻給天主：無憂無慮，靜候被召升天，永享榮光。各級主教，外交人員等重要人物爭赴華蒂岡探聽病況，表示極深的關懷與愁思，而熱切希望教宗早日恢復健康。一般教民更踴躍不安，蟻集「伯多祿廣場」，哀禱天主，「允延德壽」。然而教宗的病勢一天沉重一天。最末經一位主教給教宗付臨終聖事：教宗那種熱心愛主的神情，使見者無不墜淚。教宗的口舌業經停止工作，不能發聲談話，而明悟清醒，不減平常；與前來親權求降福的人，一一握手；嘴唇上浮出一種笑痕，似在說：「我行將升天，在那裏爲你們祈禱」。得參與必約第十最後

片刻的幾位教廷高級職員，每一念及當時情況，則肝腸寸斷，感動非常。教宗緊握着國務卿麥利的手，凝目注視，意欲藉此做最後的訣別，而立此忠信的助手爲他傳教精神的寄託。霎時間在場人員忽的咽哽起來，幾位司鐸誦經不止，經聲與嗚咽聲打成一片，衝破屋中極度的沉靜：原來地下的「慈善基多」，和平之王，已榮召升天矣！時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晨一點一刻。惡耗傳出，聞者莫不悲切哀悼。「教宗是這戰爭的第一位犧牲者，他將生命，奉獻給天主，以挽救那無人道的屠殺」。到處可以聽到這樣的啜泣聲。

試看教宗的遺囑，更資證明他聖德的超凡。今節錄於下：教宗在遺囑的起始先呼求天主聖三，仰望天主的慈善。接着便說：「朕生於貧窮，活於貧窮，更願死於貧窮。予請求聖座每月贈給我的兩位妹妹亞納和瑪利亞三百佛郎的生活費，我的隨身侍僕，每月六十佛郎」。教宗爲自己的幾個姪子則一共遺贈一萬佛郎；還附有以下條件，即必須經繼任教宗的批准。此外還有十萬佛郎是一位慷慨富翁，贈給教皇本家的，教宗也完全委托給繼位的教宗，聽其自由支配。囑令葬於華帝岡「伯多祿墓」側，殯儀越簡單越好，塗抹屍身之禮，一概免除。當時無論屬於那一派的新聞報紙莫不交相讚許。曾有某自由主義的報紙，這樣評論語：「此

項遺囑乃一最有價值的文件，在教宗史上，若論簡樸的精神，出其右者絕無僅有。如願找到類似的行爲必須回到基多教會初興世紀。實則，從來最嚴厲最質樸的教宗也不致阻止他人與自己親友的賄贈。教宗必約第十則爲自己的妹妹規定了僅足餬口的養廉，絕無半點富裕。即此些須款項也必須有繼位教宗的同意，否則仍歸無效。聖教宗深知一切財產均爲教會所有，本人不能自由支配。即直接贈與他親屬的財產，也委諸宗座定奪，一似同樣沒有動用的權利。的確，教宗的家屬在教宗死後，仍是同樣的貧苦：沒有得到宮殿或金銀，也對有得到榮耀的頭銜或任何寶貴的紀念品。

必約第十的遺體穿着教宗禮服，停放在「寶座宮」中任憑信友瞻仰。那是多麼動人的情緒！他們對已亡教宗的熱情和敬仰從此略窺一二。「聖達馬斯庭院和華帝岡中所有的一切宮殿和階梯，頃刻之間，萬頭鑽動，擠得水洩不通。當知來者並非爲觀看熱鬧，都完全由於愛情的驅使。他們心意不是來爲亡者祈禱，却是爲呼求這位纔死的聖人。大家都願吻他拯救過千萬災黎的手，到處尋覓罪人的足。若能得到屬於他的一點物品，則如獲珍寶，敬如聖髑。最末不得不派遣警察，阻止信友撞屍摸身。遇有教友願將念珠聖牌等物挨近屍身的則另有兩

位紅衣司鐸，往返不停，專司其事。此後將屍身移往聖伯多祿大殿，聖體祭台前，圍城的居民又蜂擁而至。便有維持秩序者，使民衆前排退後，後排向前，以便大家輪流瞻仰。但不移時，負責維持秩序的人已累得的舌敝唇焦，汗流浹背。其動人的情節，已可概見。上至智識階級，下至婦孺兒童，莫不確信眼前躺着的是一位聖人。總主教克勞塞利 (Crasselli) 熱淚盈眶的大聲呼喊說：「死去了一位聖人」。此後定於八月二十三日安葬。安葬之前，一般信友，湖湧般的趕來，與聖教宗作最後的訣別。所有各級主教，外交團，羅馬貴族，齊集聖心小堂，參與典禮。禮成，將屍身裝入三層棺中——這原是聖教律法的規定。爲教會爲世界之福利，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聖教宗，那時便從衆人的視線上漸漸消失了去。每人的心靈深處，籠罩上一層暗淡的愁雲；悽慘的歌聲突破絕對的靜默。靈柩冉冉沈到「伯多祿祭台」下面，穿過加諾瓦 (Canova) 雕刻的必約第六石像，鑽入華帝岡地穴。埋鋼在一座簡單無飾的磚墳窟中，與他生前的清貧，先後照映。

若講必約第十的聖德，固無美不備，而最惹人注目的是他的謙遜。自幼以謙遜爲須臾不離的伴侶，一生在謙遜中度生活，直至死後，一同葬埋在墳墓中。「善始善終」，必約第十

誠足以當之而無愧。羅馬有名雕刻家的石塚他不願要，他只願永久安息於不見天日的地穴中。與聖教初興殉教的教宗，結爲隣舍。誠如加肖利主教（Cascoli）說：「他長眠於此地，天神看守着他的遺骸。到世界末日，將使他復活，賜給他一個新生命，義人復活起來的生命。他的骨骸將喜悅的跳躍。原因是他自幽暗的土塚中注視第一位教宗的墳墓，而確信左右同眠的宗徒之長伯多祿，以及歷代爲主流血的英俊教宗，定要把他領到吾主耶穌面前。死於聖人之林，息於聖人之地，在世界最大聖堂伯多祿墳墓之側，期待着瞻仰天主的聖容：若必約第十者，可謂真福人也。」

二十一 聖德芬芳

教宗必約怎樣蒙天主的愛護，上面業已提及；他自幼受聖寵源源的滋潤，結出各樣聖德的美果，到處佈散着耶穌的馨香。在兒童時期，即能以他的溫和，熱心，端肅，諸事盡心，忍饑受凍，惹起利塞村人的讚許。年歲稍長，踏進修道院，不久便被視爲修道生的典型：聽命敬長，絕對擁護上峯的權威；專心致力攻讀神哲各學，不圖提高自己的聲譽，只求異日成

一位名實相符的善牧。及至擢升本堂，更奮不顧身，謀求民衆的福利：瘟疫盛行之際看顧病人照常殷勤，將生死置之度外；又親自服侍湯藥，卽最卑下的工作，亦所不辭。只知有人，不知有己。這些聖德具體的表現，在上面幾章裏業已記述得很詳盡。

我們若非健忘，定能回憶起他當修院神師，秘書，參議會主席 (Vicaire Capitulaire) 時的成績。及至穿上紫衣，先後於孟都亞，威尼斯克盡善牧爲羊捨命的職守：埋頭苦幹，視榮譽財帛如敝履；處事果斷沉毅，頗得官紳各界的推重；私人的性格潔白無染，更受教民的愛戴；待人接物，不尊不卑，適合身分；所至政績斐然，有口皆碑；每遇喬遷，教友均戀戀不捨。及陞教宗，捍衛教會的權利，維護教律與倫理；整頓風化，革新一切。他的積極而有效的工作，他的超凡聖德，博得「聖人」的徽號。稱之爲「聖父」，誠名實相符。在父前冠以「聖」字，不特因他是基多在世的代表，且因爲他的行爲是聖人化的行爲。有位名叫羅麥約 (Romeo) 的主教，在就職之後，來羅馬覲見教皇必約十世。後來他表示當時的印象：確信當時是同一位聖人在談話。又在他的公函和一切筆墨中常稱之爲聖人。其他百千萬億的主教朝見教宗之後，莫不有同樣的印象。回到本教區，對屬下教友，讚揚稱頌不已。即使不免有

人訾議他的設施，而心目中鮮有不視之爲聖人的。他的聖名，由近及遠，日漸擴張。及至駕崩，都以聖人之禮敬拜他。必約的遺骸安葬在華帝岡地穴之後，加肖利主教寫說：「必約第十肉體雖死，精神猶生：除常常生活於聖教史乘外，在我們每人腦海中深深留下一幅慈祥聖善的印象，在我們記憶中永不消失的存在。相信這部份地穴不久將變成千萬教民朝謁的目的地。聖教會的宗旨即在產生聖人：至上主將於衆人面前顯耀這位戴着神貧，謙遜，溫和三重峨冠的教宗」。仔細玩味這幾句話，裏面頗含着預言的風味。果真不久，必約十世的墳墓變成朝謁者的目的地：前來朝聖者自意大利及其他各國接踵而至。有時竟壓肩疊踵，後至者有不得其門而入之慨。教庭爲了滿足教友的切望，遂在堂內石板上層，正對墳墓樹立了一銅十字架，使不得進入內部的教友，瞻仰十字架，聊表景仰教宗的熱忱。教友們成羣結隊，跪倒十字架左右，以口親吻，那種熱愛莊嚴的舉止，實非筆墨所能形容。請求必約生前用過的衣服，或像片等件的信札，自天下各方如雪片飛來。每日清晨許多國籍不同的司鐸在這簡陋不堪的墳墓上獻祭，爲敬禮「聖體教宗」的教衆分領聖體。墓前陳列着鮮花，芬芳撲鼻。燃燒着蠟燭，燦爛閃爍。教友呈請至高神權正式承認必約教宗的傑出聖德者更不可以計。然欲

使聖教會批准某人享受祭台上的榮耀，只民衆的同情是不夠的，必須天主親自担保，以各樣的聖跡，証實他的聖德方可有望。天主爲証實他的忠僕必約十世的聖德，所顯的聖跡，所賜的恩惠，據我們所知道的業已不在少數。其中大部份附有證明書，經醫生簽字蓋章。今限於篇幅，僅提出數件，以資參照。

必約第十生前所顯聖跡

法國領事杜拔 (Dubois) 多年以來患一疔毒症，週身疼痛難當：遍延醫生診治，均無絲毫成效。且病勢日漸轉劇，岌岌可危。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杜拔太太以人事方面無可能爲，滿懷信心，進謁必約第十，懇爲病人代禱。教宗舉目向天，略爲祈禱，遂向杜拔太太說：「你的祈禱已蒙允准。依恃！常常依恃天主吧！」然後降福她，遣之回家。當時她心中頓覺前途光明，願再竭力，調理丈夫。孰料踏進家門，病人已霍然痊愈了。

必約十世每喜在廣大廳中一齊會見許多教友。一次，在會見的教友中，有一個臂膊完全麻木的人，失去動作能力，經過若干良醫的調治，不見好轉。曾去露德朝聖，也未如願以償。

。最後心中竊想「必約教宗定能治好我病」。覲見的時節，教宗從衆教友羣中步行穿過。來到他跟前，他便露出臂膊，懇求教宗說：「求聖父治療我」！教宗嘴唇上發出微笑，帶着憐愛的神情，撫摩這不能動轉的臂膊，重復三次說：「是，是，是」。病人霎時感覺一縷生氣，衝進手臂；彎折伸縮，無不運用自如。麻痺病症杳無踪跡。

尼末（Nimes）教區有一十一歲的姑娘，自落生以來，即全身麻木，缺少知覺。她的父母將她帶到羅馬，覲見教宗。邁進宮門，望見教宗，便開口求教宗治她的病。教宗答說：「天主允你所求的一切」。她立時感覺生氣在全身肢體內蠕蠕鑽動。起來行走，如同常人一般。

真福來刀納會的一位修女自十五年來，患胃癱症。嚥喉也被堵住，堅硬食物，不能下咽，醫生均稱無可救藥。有人拿來必約第十帶過的白領，放在病人患處，又喝了幾口經布絲露過的水。說也奇怪，不數日竟霍然痊愈。

聖心會修女瑪利亞佛倫杜烏（Tronito）偶染肺病：右肺葉病勢尤劇。氣喘不已，呼吸困難，且又開始潰爛咯血。自然界的方法，完全絕望，乃求助於教宗必約十世，於朝覲時申

明此意。教宗只舉手輕輕地撫摸一下，簡單的答應一聲「是」。當日晚間經本院大夫波勞里（Poli），聖若望加利比大醫院的院長檢驗，百病毫無，立告痊癒。

必約十世死後所顯聖跡

桑來孟（San Remo）地方有位加爾莫羅會修女名善牧必約（Pie du bon Pasteur），當必約十世在世時業已受過必約爲她顯聖跡的恩惠。及至教宗崩逝的訃聞傳來，立染腦膜炎病症。急請大夫調治，均以臨終在邇，不可救藥相告。本會院院長以科學界的方法宣告無能，乃將教宗必約十世曾經帶過的白領，放在病人頭上，托其助佑。白領剛剛放在頭上，病勞立見好轉。不移時，垂死之人，竟能不藉藥石，起死回生，此真出乎醫生意料之外。

有某鐵道工人瓦籃地尼（Valentini）同妻子刀尼尼（Donini）住在羅馬亞利腰街二十四號。膝下有一小女名小若瑟。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五日忽染腦膜炎，堪堪待斃。醫生告其母曰：我已盡了力之所能善爲調理，無奈病入膏肓，已絕望了。其母心痛欲碎，束手無策，乃托賴必約第十的轉求，並許願獻祭一台，且去往謁墳墓。許願之後，立即轉佳，三日之後

已能自由起床，完好如初。

史密德氏 (Smith) 住在羅馬高利塞街六十二號，年六十九歲，肝臟頗覺不適。經醫生檢驗，結果，異同同聲，俱認為所患是一種無法救藥的癌衝性瘤症 (Tumeur Phlogistique)，老人亦自覺山窮水盡，束手待死。適有耶穌會司鐸依撒勞呢 (Isolani) 為付臨終聖事。司鐸勸其仰賴教宗必約十世。並贈以必約遺物一小塊，囑令置放患處。史密德如命作去。自此病勢銳減，絕非人力所能辦到。又過數小時，完好一如常人。上述種種均有醫師簽字作証。

法藉武官哈孟 (Hanon) 年五十八歲，一九一九年以腦溢血 (Hémorragie) 而患半身不遂症。舌齒遲鈍，不能談話。聖高哈爾 (Gohara) 本堂克來陌神父 (Crépel) 付以臨終聖事；並為他舉行九日敬禮：贈以必約的遺物一件，九日敬禮舉行之第二日，病人漸覺輕爽，及至第八日，麻木不仁的半片身體，已能運用靈活；遂告痊癒。

仁愛會修女納大利 (Euphrasie Natali) 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患痲痛和腹膜炎。病人晝夜昏睡，死期在邇。醫生以無法可施，乃孤注一擲，決定以手術治療，不過他已預料行術的效果十居八九不能令人滿意。

手術定於八月二十四日施行。當日早晨院長來到病人床前，囑令祈求必約第十的助佑，並將必約的遺物放在病人身上。垂死的病人默然念經幾句，遂朦朧走進睡鄉。及醒轉過來，覺得一種特別的輕鬆，喜悅洋洋地喊說：「我好了。必約第十爲我顯了聖跡」。及至午後三點，醫生前來施術，目視病人前後的情形，瞠目結舌，不知所云。不得不簽字承認那是不受時間限制的痊癒。

一九一五年有弱女瑪利亞匝迫奧（Nappino）從汽車墮下，車輪從上身軋過。全部脫臼，以頭部受傷尤重。據大夫的檢驗，面部及腦蓋皮致傷多處；顎骨離開原位，許多牙齒撞壞。甚致腦骨也破碎不堪。所請醫生俱各束手無策。弱女的母親悲痛之餘，將自己的小女托靠與天主的忠僕——必約第十。又將他的遺物安放在小女耳旁。數日之後，不靠藥石，所有傷痕均告平復。人之智力有限，而天主因必約第十的代禱所顯之能力無窮。

廿二 呈請列品的案件

羅瑪聖京衆樞機主教以必約十世聖德傑出，滿渥主寵，生前死後，靈跡多多，又見信友

前來朝謁墳墓者絡繹不絕，渴望早將這位聖善教宗早日列入聖品者，更大有人在；於是行文各處，提議將必約十世列入真福品。其文如下：「因主名，亞孟。先教宗必約十世聖德超凡，德聲日廣；信衆遠來朝禮者源源而至；因教宗之轉求，所得奇恩異寵，更罄竹難書。凡屬信友咸喁喁切望教宗至高神權早日承認必約十世之傑出聖德。同人等對先教宗之熱情，五內沸騰。爲使早日進行列品事宜，並避免有關證據散佚起見，爰遵照聖教法典第二十二條規例，共委瓦勞朋（Vallombrens）地方本篤會士「聖柏拉塞（Praxede）院」院長畢辣彌（Pierami）爲「請求人」。付以全權，並可自行委任「請求人」以利進行。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四日發於羅馬。樞機主教窪奴代利（Vanutelli）邁里代瓦（Merry del Val）加斯巴利（Gasparri）嘉單（Gaetan）克拉尼刀（Cranito di Belmonte）王勞松（Van Rossum）拉奴吉（Ranuzzi de' Bianchi）沙萊堤（Sparretti）加斯該（Gasquet）勞籃弟（Laurenti）加利耶勞（Cagliari）維高（Vico）萊加（Lega）庇右（Billot）衣耳肋（Ehrle）斯加比（Scapinelli）西利（Sili）必斯萊弟（Bisletti）加吉亞奧（Cagiano de Azevedo）包匝納（Bonzano）交爾吉（Giorgi）包加尼（Boggiani）茂利（Mori）拉高納西（Ragonesi）

大齊 (Tacci) 馬利尼 (Marini) 西班牙部爾高 (Burgos) 的紅衣總主教勞翅 (Benloch) 等簽押。」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羅馬代收樞機主教，召開預備會議。亞力山宗主教德五內 (Pauli de Fuyn) 尼塞總主教費斯大 (Festa) 安抵約基總主教吳而必 (Volpi) 當選為審察委員。共推甘地刀利 (Candidori) 主教作信仰維護人，(Promoteur de la Foi) 奧而治 (Orzi) 主教為秘書。巴蘭弟 (Palanti) 任速記。同年十一月初五日開始搜集證人的報告。逾時不久比撒樞機總主教馬弗非 (Maffi) 以及匈國斯特高尼 (Strigonia) 的總主教亦曾有必約十世列品的提議。上面業已提過，萊因總主教呂松和必約第十在伯多祿大堂親手祝聖的十位法籍主教，也有同樣的請求書，此處不再贅述。耶穌嬰孩德肋撒列真福日，此十位主教又同來羅馬做同樣的呼聲。

西班牙，北美合衆國，荷蘭，羅馬諾 (Ranagne) 威內托 (Venetie) 安布立亞 (Ombrie) 馬徹斯 (Marches) 伊彌利亞 (Emilie) 西西里，嗟拉布里亞，坎佩尼亞 (Campanie) 等處的主教同斯甘地那維亞的代收亦莫不雀躍表示贊成。總而言之：一呼百應。各地紅衣主教

，總主教，主教，或以個人或以參議會，或以神職班的名義，均出而呈請必約十世早日列品。此外各處宗座代表，會院，修道院，各等善會，司鐸，教友等，對天主忠僕必約十世，早享祭台上的榮光，莫不同心表示熱烈的切望。

滿望天主垂允教民的切望，恩賜這大德不凡的教宗，得以早列真福聖品，享受人間的天上榮光，並作世人身靈雙方的恩保!!!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Vie du Serviteur de Dieu

PIE X

Par l' Abbé B. Pierami

traduite par l' Abbé Paul Chow

1a. Editio 1940.

COMMISSIO SYNODALIS IN SINIS

1-A, Kwantungten Hutung, Peking.

教宗比約第十

原著者 畢 辣 彌

譯者 周 連 墀

出版者 公教教育聯合會

北京關東店甲一號

印刷者

電話五局四五六六號
北京協和印書局
北京東昌同胡十七號

24

605001

